

集舞

THE COLLECTED POEMS
BY ZHANG XIU



源氏



BAD EGGS PUBLICATION PLAN

THE FALLS

THE COLLECTED POEMS BY ZHANG XIU

献给我的妈妈和每一个我认识的疯子
TO MY MAMA & EVERY LUNATIC I KNOW

序：废话的高度

我深知，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是一个完全自觉的废话写作者。

这个杨黎建设并倡导的废话理论，事实上和情感上，我都不会对它有任何质疑。我理解它是正确的，这套先进的诗学理论，它站在诗歌的高处，一直是我写作的信心保证。废话——超越语言的语言——它直接指向诗歌的本质：言之无物。多屌，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是，每当具体到一首诗的写作，我就开始怀疑，这世上真的有超越语言的语言么？还是所有的语言，无一例外，都充满了意义？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相信，语言本来就没有意义。在诗里，它们的作用只是被用来完成这个奇怪的诗歌游戏。

我当然是错的。语言即世界，而这世界又是如此真实。

2002年，夏天的出租房，一个清晨。我停下手，起身走去窗台，慢慢喝完还剩半瓶的隔夜酒。窗外没有云，天空全部是青色的，是一块绝对安静的天空。我琢磨着，我大概碰到了一生中最酷的时刻。因为就在几分钟前，在键盘上敲出的那十几行句子，让我感觉到，它们很可能就是诗。因为它和我以前写的所有诗都不同，因为它竟然是亮的，还因为鸡巴我无法说出它为什么是亮的。你的运气不错，我这么安慰自己。

时光走得很快，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七、八年了。

一个诗人，自认为一个以写诗为本分的诗人，这些年来，我告诉自己，你要做的就是，在写作上最大程度地浪费掉全部的诗歌才华。于是就有了这本编辑稍显粗糙的诗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它的呈现是全面的、完整的，而不是过于精致、无缺。我知道，在这350多首诗里，有我正确的才华，比如老实地去写一场大雨。也有错误的才华，比如无端表达某种不好的情绪。还有无聊的才华，它就像我的一个同胞兄弟，不离不弃。混乱的才华，这个诗歌的第一号敌人。我什么时候才能不再那么任性？当然也有叛逆的，它的大部分表现就是对一首诗进行反复破坏，甚至还有反动的。这已不是诗歌道德的问题了，它成了人的道德问题。可即便有这么多的不好，我终究还是原谅了自己。这多少符合我的某些信念。比如不要把自个儿太当回事。2、不要把一件事做得太好，但要多做。

比如写诗。

张 羞

2009.12.18

1

3近况
一生所爱，给你们.....
我们的茱蒂是一条鲸鱼的名字.....
鸟和稳定性.....
致老爹：我想往你的右臂输入一些力气，可 在逻辑上它不能成立。.....
7卧底.....
瀑布.....
雨和朋友.....
竖没有，张小静也没有准备好
13防风通圣丸.....
不在线上.....
汉语新闻.....
BBC全球新闻.....
而戈，北京太大。这不是主要的理由.....
17秋后祝杨黎新诗集出版.....

- 18乡村公路.....
和家具F出门散步，谈到资产移民，怎么赚钱，
 克服飞机带来的高空恐惧症、对已逝爱情的美好的
 再次回忆、城市绿化、交通堵塞、以及一桩飞车撞
 人事件。一个不错的傍晚，我这么觉得，生活还没
 18 进入倒计时。走过天桥，她买了一个玉米.....
超薄.....
大玫瑰路上的夜女人.....
对《搏击会》台词“你的银行账号不代表
 你”的补充.....
- 21QQ对话，致特德·贝里根.....
等待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
修辞学的问题.....
不要想太多.....
困兽山.....
- 25爆开心灵，让它用适合的音量播放.....
直觉.....
Happiness Is A Warm Gun.....
那么大，此诗献给丰琳.....
茄子.....
- 28坏人和他的黑帮季节.....
白虎山.....
绵羊捕快.....
北极熊不是鲸鱼.....
朝阳公园.....
- 45禁止掉头.....
大晴天.....
开怀.....
城市走狗.....
他们应该没有军长了.....
- 51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致读客图书吴总.....

52大象.....
代售火车.....
杜鹃.....
Blue845.....
中国式暴力.....
56与此同时.....
烂阳光.....
绿杭州.....
送给一对无聊情人.....
坏蛋晚餐.....
60武汉的西湖，在东湖旁边.....
四月，去北京晃.....
我喜欢欧健儿这样的女人.....
远方饭店.....
不能怪风太小，风不敏感.....
65散装麻雀.....
回忆十九行，此诗献给肉.....
黑木头.....
喝酒.....
我的诗歌写作信条.....
71这辈子而已.....
百鸟无踏.....
死去的一天.....

两听百事可乐.....
96农村往事之前门山.....

2

97想起一个能倒背《水浒传》的农民.....
2003年，我不是一只奇怪的鸟，但记忆色彩斑斓.....
在凯宾斯基对面车站.....
睡觉就是对一切进行自动恢复.....
109刘若英是个孤单的女人.....
农村往事之姐儿头上带着杜鹃花.....
就在下落板掉下的一刹那前，牧师匆匆跳回到绞刑台上.....
无聊得一逼.....
113我们很抒情，异形也是.....
百合.....
DiabloII v1.10.....
迎接免费到来的太阳风暴.....
Windows Live!.....
116熟悉.....
午后作业.....
杨黎，此诗献给杨黎.....
从逢中穿过.....
重感冒.....
1203月20日，奥巴马夫人在白宫种菜.....
花生.....
天生混蛋.....
左边.....
红梅.....
124过一会儿，你可能问我从哪来。我可能会免费告诉你，维持难过需要的一些天赋，或者怎么辛酸得像一头妓女.....
空当接龙.....
吊环.....
126都宝日记.....

130 一个点，它是黑的.....
 银杏.....
 落雨.....
 钻石海，23分17秒.....
 开两枪有限公司.....
136 刚果.....
 电子.....
 日出，致宋静茹.....
 隔夜诗.....
 划一根.....
141 坏道检测.....
 死忠浪漫主义.....
 在山里住下.....
 秋分.....
 此诗献给1979年的张羞.....
148 水草.....
 烧烤.....
 信从弟.....
 它.....
 脱线巨星.....
152 600毫升.....
 等了一个月的雨已经连续下了两天.....
 傍晚，也可能是深夜.....
 越南.....
 温啤酒.....
156 此诗献给1998年的乌青.....
 在非洲有一种会飞的蛇.....
 致两杆站街士兵.....
 10,000年.....
 北辰路.....
159 一个图形.....

161我得到一些衰弱神经在我体内.....
1.....
海南大厦.....
苍蝇馆子.....
蚊子.....
164大牌.....
抚摸一条黑狗，天亮了，去厕所洗手.....
向子弹报告我在武汉的生活.....
古荡.....
杨家东湾.....
168饭是米做的.....
气氛.....
疑似西藏爱情故事.....
Blue78976.....
深夜，有来自南宁的电话.....
172我担心我的孤独，它不是一个女人 的脾气.....
意思不大.....
乔布斯·甘地.....
谢谢你的爱，2004。.....
174雪花.....
QQ接到一张照片.....
陌生猫.....
农村往事之农忙.....
五月之光.....
180街上的动物.....
当地福音.....
元宵.....
一只乌鸦口渴了.....
北方遭遇严重干旱.....
186在柔软到来的时候.....

- 186风调雨顺.....
当阳光照耀进窗户，我们就开始说话.....
炸药.....

3

-你想不想给我5,000,000?
那个恶人.....
- 194躺成一个迷人的农民.....
Blue4985
璞玉路6号.....
我不想看到废墟下的
 三个红孩儿，这太残酷.....
- 198用砖头比喻我们的爱情.....
去世界的反面：一个暗号.....
节约纸张，致小虚.....
写作是一个人的事.....
关于樱花开放的诗，献给日渐衰老的张努.....
- 203我也没观察过大海，致诗人表扬卖肉的.....
雨落在院子里的时候，烂人不器.....
致麦田：在去饭馆的路上，一
 个个把烂人全部救活.....
有人想要一台强力空调.....
- 206在一本书的第十八章，也是第151页处
致一个讨厌的读者.....
回笼觉.....
剽窃.....
爱国主义.....
- 208对于写作，像和不像有天壤之别.....

208灯芯做的神仙.....
困惑.....
日渐著名的PK14，致他们的主唱杨海松.....
扔给老李。注：不是唱“去外头走走”的那个老李.....
211野心.....
苍蝇飞来停下，在大野洋子的裸体上.....
杜甫，致杜工部.....
一场诗歌朗诵会正在酒吧举行.....
托雷斯.....
217走在街上，想起一支龙.....
爱情十四行.....
农村往事之蜂鸟牌烟缸.....
乘大巴去南京.....
卡拉OK、以及失去母亲的感觉如何？.....
221太空垃圾.....
推土机.....
赌场.....
一个比明亮稍暗的艰难派轧钢工.....
纽约穷人.....
225语言现象.....
牢骚.....
祖国的早晨，比我的早餐实惠.....
一个字头的诞生.....
安排，致G.....
228看见一个散步中的诗人.....
明亮的伤感的那些.....
暴力抗干扰.....
海滩女孩.....
雨和雨声是两种不同事物.....
231纪念一点炮灰.....

- 232灵魂是种组合，致竖.....
叨逼.....
倒霉的先锋派，致非亚.....
献给吴又女儿的诗.....
梭边鱼餐厅——致小虚.....
- 235关于水的常识.....
猪。致三儿.....
走下一个斜坡.....
冒烟.....
老实人的想法.....
- 239手抄本.....
粮食和花朵.....
送给04年邓兴的诗需要躺在阳光下写.....
 四根旗杆.....
一只意大利烟斗.....
- 243分行.....
写作者.....
有人快递了一本于小韦的《火车》.....
那应该是一种介于嚎叫与呼喊的声音.....
肺痛和对她说.....
- 248雪地上站着两个人.....
掏.....
2.....
不许呐喊，也不许轻声呐喊.....
神也是人，只不过他叫耶稣，于是就成了神..
- 253巨鼠.....
甘地.....
被爱妄想症.....
习惯性地焕然一新，感
 谢行吟阁，金龙泉，东湖以及竖的黑痴朋友和静静
- 255 的南望山加上张3今年的诗.....

2562008-11-4, 挖下去, 依然是 美国。致曹寇.....根号3.....英雄无敌3之泰坦的冬天.....Windows更新.....
260这个人.....用“绝望”造句, to Lou Lee.....魔鬼.....朋克和黑帮: 致一位钓鱼爱好者.....7分12秒.....
263莴苣人.....火车路过平原.....飞镖和梨.....blue0897.....孔雀翎.....
267软骨头.....鸟报告.....最后的诗.....一顿黄金.....新浪.....
271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吹牛.....致Alain Robbe-Grillet, 你来过中国.....
276好的托钵僧.....碘.....

4

276关于维特根斯坦“曾经我以为可以写出一部杰作，但后来发现写它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的一顿晚饭.....
渐变.....
自言自语，灯管.....
280回车.....
曼城 1 : 2 切尔西.....
穿过植物茂盛的街道.....
猫有问题.....
对于我来说，信神有多难.....
284难过也需要技术.....
月亮在天上.....
未来.....
农村往事之陀思妥耶夫斯基.....
搞定它！.....
288Nobody Can do No Harm to Me.....
没有火.....
风扇.....
光电鼠标.....
为了几块钱，和更多的几块钱.....
292我的理想是让每个中国人，每天喝上一斤牛奶.....
敲开朋友的门.....
在发誓永不喝酒的那一刻.....
无关键词.....
296把照子放亮点.....
李灿森和吴镇宇，献给我的偶像张小静....
挂掉派.....
Vip.....
诗人.....
299悲惨世界，致肉.....

- 299以白痴方式进入夜晚，致三儿.....
为扫把写首诗，是因为地球没绕着谁在转.....
Blue98.....
Blue693.....
Blue652387.....
- 301Blue934.....
Blue25.....
Blue5.....
Blue之扯淡.....
Blue之诗歌恐怖分子.....
- 304 ...每天死一次，又活过来一次.....
翻版大象.....
这个夏天你究竟想过什么？.....
补哀.....
在客厅，或部分人的雷管.....
- 308离别钩.....
高斯模糊.....
怪物.....
恭喜你成为傻逼人类中的一员.....
按时清理垃圾邮件.....
- 311房子.....
Beatles.....
Blue之张3R.....
惯性.....
植物.....
- 314现阶段，诗歌的主要敌人是诗人.....
爱.....
凑活.....
城乡接合部往事之狗咬狗.....
没事.....
- 317农村往事之不好的事.....

318	正在保存.....
师长.....
Blue876907.....
在银河的星空下.....
登月计划.....
323	怪物2.....
谈谈地震.....
时代的穷人.....
帅车，致“一辆帅气汽车”的作者.....
了不起的坏蛋.....
327	Blue之玛丽.....
海马，致埃塞俄比亚.....
路过工地，天下起了雨.....
终极问题.....
8月结束.....
331	想像一头倒塌狮.....
通货膨胀的秘密.....
东方之猪.....
态度决定一切和态度.....
怎么理解它不是真的，但它肯定也不是假的.....
336	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
酷儿.....
blue薄露.....
两件事：下过一场雨；没说话.....
339	为了脑袋外翻.....
93年，我曾经认识一位少年屌毛.....
雷诺兹夫人在星期二.....
好人都死哪去了.....
中国是“0”的发源地.....
343	魁圣德餐厅，致张紧上房.....

- 3432009.7.19.....
台风“莫拉菲”.....
奇点背后的第一推动力.....
99%完成.....
8个骄傲的朝鲜女人.....
- 349 ...热刺 V S 西汉姆.....
学习诗歌.....
思想斗争.....
潘老师，祝你健康长寿.....
农村往事之前门山2.....
- 352玛丽在下棋.....
饮水——To Johnny Sean...
 ...下楼买烟.....
乌青赠诗，羞改之.....
 ...雾是无限的.....
- 357伊朗？有多晴朗——己丑年岁末答表扬卖
 肉的即黑帮诗人张军之追问.....
Happy New Year 2010.....
如何失忆，以及拥有失忆术。给H.....
竖说，这首诗叫：喜欢社会主义的，还有
- 360 喜欢资本主义的把手放下.....
在南北面馆心写一首，回到家中，把句子
 敲进电脑——致最佳诗伉俪张紧上与发小寻.....
那个背着编织袋的人，像我大
 姨夫，之后，更像我大表哥.....
- 362没事翻一翻天空.....
西班牙.....



近况

你把鞋

穿在手上，倒立。

1、你的想法不重要。2、你的最以为
深陷泥潭的人格，目前看来还是不重要。

农民，就是一块庄稼地的事儿

3、用不了多久

你还会把脑袋摘下

扔上树杈，同一头小鸟对话。

最近的状况不外乎此：

下了一场雨

过后天晴。

一生所爱，给你们

如果不是倒着过

前 30 年已完

接下来要做的：

下午起床
在房间打转
抽些烟
写作
玩 10 万盘军旗
每隔 2 星期往家打电话
直到他们死去

睡回笼觉
不出门
和朋友一起
喝到老。看最新黑帮片
做梦（偶尔干点活）
想念一些好的动物
哭
经常走到窗前

忘记一些事
刷牙
听音乐
想几个笑话
Wish you were here.
看切尔西足球新闻

吃完晚饭
和 F 去散步
发誓再也不养狗
慢慢学习画画和抒情
接受恐惧
在深夜，一个人
叹气

回到床上
拉开窗帘
推开窗
月光洁白
到迷雾里去
88。

我们的茱蒂是一条鲸鱼的名字

夜色中，我们的茱蒂走进一家酒吧
要一瓶嘉士伯。她忘了
自己是一条鲸鱼的名字
她要了一瓶啤酒，坐下来
等待一个男人向她走过来说：
走，出去走走，怎么样。是吗
我们的茱蒂已经忘了自己是一条鲸鱼
我们的茱蒂说，好的，好吧。
我们的茱蒂说，我们出去走走。
是吗，她已忘了自己为什么来这儿
两个人，走进夜色中，越走越远
她已经忘了。是吗，我们的茱蒂
她已经忘了自己，从来都是一条鲸鱼的名字
她已经忘了。他们越走越远
在夜色中。出去走走，好吗
一个男人对我们的茱蒂说。是吗
茱蒂说，没有问题。她说，好吧。我们的茱蒂说：
没有问题。她已经忘了。她说，好的，没有问题
她说，走吧。是吗，我们的茱蒂已经忘了

她忘了自己为什么来到这儿，她什么都不想
记得了，是吗。我们的茱蒂说：
没有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
她站起来，跟着男人出了酒吧
很快走进夜色中，没有问题
越走越远。不是吗，一点儿问题
也没有。我们的茱蒂忘了，一点儿
问题也没有。是吗，她已经忘了
她说，好的。我们的茱蒂说，好的。
她没有想到自己从来都是
一头鲸鱼的名字。她不记得了
不是吗，我们的茱蒂不记得了
她放下手中的啤酒，走出酒吧。夜色中
越走越远。好的，我们的茱蒂回答
我们这就走吧茱蒂说。她拉起男人的手
走出酒吧，完全忘了自己是海洋里的动物
她总是这样：她说，出去走走好吗。
她总是这样。我们的茱蒂，她已不记得
自己来酒吧的原因——她不愿意想起
她说，走吧此刻。于是放下
手中的啤酒。是吗，我们的茱蒂
总是没有两样。夜色中，她走进酒吧
要一瓶嘉士伯，她已经忘了
我们的茱蒂是一条鲸鱼的名字。好吧
我们的茱蒂回答

鸟和稳定性

我要怎样说一只鸟的飞行，才能说清它飞得很稳？
——鸟在空中。回到纸上，我写下鸟的叫声
它飞行的轨迹，以及收缩在腹部的爪子
(我看不见)，和它那身羽毛在阳光下
应有的色彩(我依然看不见)。当然
还有它的秘密(它已不是看不清
说不清。而是我，根本无法去说)
那么，我只能写下两个事实：1、
我喜欢一首诗特有的速度，和它那些
分行与标点所构成的形状。2、
还在视线内的这只鸟：它飞得很高
也很远。但还不够高，还不够远
它在往高处飞，也在往远处飞：
我拉开窗帘的剩余部分，并
尽可能长久地看着它：隐约中
——也许是我的失算——
它已不能用稳定去描述
去形容。现在
它大概成了一只稳定鸟

**致老爹：我想往你的右臂输入一些力气，
可在逻辑上它不能成立。**

有时，我在一辆短途汽车上
我所看见的那山背后
应该也是一座完整的山

因为这座完整的山
我可以反过面说：
我所看见的那山背后
应该还是一座
完整的山——这
没任何的不同
一如我看见的那
山背后（能看见的地方
像任何一座山的
某一部分）
就是一座
完整的山
但我
还是认为，山
与山的背后
总会有许多的
可能
就像有时
我不在什么
像乡间汽车
那样的交通工具上
但还是会想起那
山
以及山的背后

卧底

是谁有一颗愤怒的宝石？紧紧藏在胸口
但那点光亮色的东西已经穿过朴素的背心
来到身体周围——最满意的是表现在脸上的那部分
——不愿意离开吗？又或者是一个矮个子姑娘
回家太晚，以至于因为房间的过分阴暗
而闪失了忧伤（多好的词
完全可以向一个喝醉酒的烂人致敬）
大概如此：转身离开，180度转身
漂亮的附加动作使花布裙子也在空气中动起来
房间内剩下两个人，两个人，重新返回院子
分别坐好，各自点燃手上的香烟
其中一人说：如果感到沮丧
我就会想到山谷，那里静静的
没有关于人群消失的游戏。
于是我们就知道了
即便是赞美，也会显得一无所获

瀑布

有人在深夜走路回家，夜很深
街上，只有他一个路人
他是坏的，不着急回到家中
也许他正在忘掉一些往事，他不懂的那些
他也不去想。不远处，有一柱路灯
他觉着那些灯光是轻的，这样他就能
缓慢地走近它们，在这么冷的天，周围

还这么安静，他从没有在夜晚走过这么长距离的路。这时的夜，不但深也足够的黑。他想过度紧张是没有必要的更何况是在回家的街上。他也没感觉到寒冷疲倦已在身体内大量散开，想必是酒精起了一定作用。他不饿。步行还可以保持平衡要是再快一点，他知道，便能更快走去那片光亮里。他想了想，然后就不再想了他朝空气吹出一团气。是啊，他琢磨着让一个姑娘（他以为他们是可以在一起长久的）放弃抽烟的习惯，这事儿太不靠谱除非有神迹出现，并且能反复降临到她的眼前。他又吹了一口气，这次他只想让气体升高一些。他继续往前走三两步，四下安静异常。安静地有些过了，他觉着。要是太安静了就会影响到走路的心情。他就是这么想的在白天，这里是一条拥挤的街道，他有几个不错的朋友，经常在这街上出没。他突然想起要暂时忘掉他们，也并不是那么的容易。他们不是谁的娱乐，又或者他们也正在往家赶的路上。不忙着去活的人又会有什么急事呢？他这么想时，这夜晚好像是温暖的。他把酒罐放在路边另一只手撑住腰杆。他怀疑方才听到了什么声音，可周遭实在太安静，只有路灯淡淡地亮着，他于是想起曾在诗里提过的那个带来光亮，自己也是光亮的人。他说过：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值得为之奋斗。应该是过了很多年之后的某个早晨，他用一把普通的猎枪轰掉了脖子上的脑袋（他大致上不觉得它

只是用来合适一顶帽子吧)。在他还不是非常苍老的年纪，这个人喜欢去非洲草原打猎喜欢讲几个关于斗牛士和拳击手的故事，他喜欢讲述一个人死了，要不一个人快要死了他还喜欢不停地讲虚无缥缈，虚无缥缈中的虚无缥缈，就像他喜欢说：他走得太久他太累了，走不动了。他说：这个奇怪的老人（这人没说奇怪，奇怪是他特意加上去的他向来觉着奇怪这个字眼特别的奇怪）一直坐在桥头。他肯定也喜欢雨中的猫因为他写过一篇小说就叫《雨中的猫》他有时候也会写印地安女人接生的故事他还写了《世上的光》，《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我躺下》。他一边走，一边这么想着，全部乱套了。他不愿再去闪过这些念头，但也没抬头。这时的夜，不但黑而且更黑了。他快步走到灯柱下，停住。整条街上只有他一个路人，他估摸着就是这块了稍作休息的好位置，他想。在路边坐下，或者索性躺在路面上，他也不知道。一个人为何会如此的小心？他并不是经常的，这样的这时他是一个走着回家的人，天儿有点晚了出门时，他并没想到这个。这一趟，他觉着实在太远。在路上，他甚至碰到两个等车的年轻人，他走开，车还没到达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他想。也许再来上一罐，情况会好许多。这时的夜很黑，他没抬头，他知道

这会儿，有一个人正在光亮里
他需要这些。他想
这是一条安静的街道，正在安静之中

雨和朋友

昨晚下了一场雨，一场很长的雨
这场雨有长，很难计算。它有多好
我也不太清楚。它来得有多及时
我更不知道。城市里，并没有庄稼
我能观测到的绿色植物，它们
都已发育健全（希望是这样的）
第二天，需要朋友的人走了
他走时，带了一只老猫
一个一起生活了5年的女人
别的似乎都没带走，别的
似乎也都没留下——就像他
无法带走光熙门北里的
任何一场雨水：无法留下
就像不需要雨水的朋友
这个世界上没有：也无法留下

竖没有，张小静也没有准备好

又一次谈到美国。美国
它有什么好？它那么讨厌
至少它令那么多中国人讨厌
但我还是要赞美它
就像我毫无保留地希望你们
能结婚在一起，变成兔子
在彼此相互拥抱时
吃到一些好的胡萝卜

防风通圣丸

房间里最像森林的
要数插到不能再插的烟灰缸
然而白天总归太亮，你想
关掉一些东西，快些

四个人
有三个不在家
最后，狗
悄悄走进房间

你还想怎样？你就是你
最好的解释。
吃苹果

不在线上

烟雾中，一根危险
很细的线上，一个亮点
——那不是我。我不在那儿
直到你说出“它是落日和大海
的交相辉映”，我才承认
其实我一直在那儿
瞎鸡巴闲逛

汉语新闻

1月16日，2007年，东8时区
南方冬天已至，长江两岸
普降大雪，有人在风雪中等待
另一个消失已久的人。消息及时、
可靠。有人与赤道沿线，某个岛国
的主人会面，在红地毯上，代表自己
也代表别人。他们一起发表了一份
关于番茄如何培植，附加如何在海洋
捞起一条热带观赏鱼的联合声明。
昨晚，有大批抹香鲸在我梦中显现
这会儿就有报道：一个具有宗教
信仰的人，他弟弟的脖子上
多了一个好看的圈套^①。一座坟墓
埋藏了500吨珍宝。坟墓附近
草皮有着良好的长势，不利挖掘
(从今天起，应该保持对古人的敬畏)

顺便提醒上路的摩托车手，你的玩具
将被一个出示证件的朋友扣留。
不过不必过分担心，这仅仅
是发生在南方的事。南方有多南
就有多少人在摩托车上喝酒、胡扯
度过一个又一个白天。而贸易顺差过大
当下使用的货币要不要升值 4%
或者 5%。这只是少部分人
关心的数字问题。有人规定了
关于猪肉谣言的短信，最多
可判刑 5 年，条例暂且没有涉及
空中的食物，同样的。关于一个人的
财产（如诗集、土地等等），和
如何保护一个人的财产，这些事
稍显复杂。谈判正在进行中——
关键问题仿佛只有一个，谁跟谁？
这年头，病毒和海洋风暴
都有着好听的名字。一种叫诺如的
病毒，它对健康起了反面作用，结果在
一个零纬度国家的大人物身上^②。据说
状况严重，状况非常严重。我想，我在
照片上见过他的帽子，他的杂乱的
胡须也不错，这些都不是意外。意外的是
这天，有人单独中了大型奖金，有多大？
告诉你答案：很大的那种。他离家
出走，一来是它太大了，另外也是为了
防止再次意外。这个下午，他肯定没
近距离观测 2500 公里外，还要往北
的某幢居民楼，它正散装麻雀般
爆炸开，在无法停留的半空中

-
- ①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兄弟：巴尔赞·易卜拉欣·哈桑·提克里提。
- ② 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领导人。

BBC 全球新闻

她失去了一些东西
悲伤正由此而来

直播意味着：这个女人
不是在表演什么儿童节目
她的身后是一大群
忙碌的消防队员

那应该是一个
接近傍晚的时间
而我这儿，才开始
一天之中的早晨
因为大酒过后，有些脱水
正滋润地舔着一支冰棍

而戈，北京太大 这不是主要的理由

独步七圣夜风袭
侧首望空月已高
不见故人又一载
酒少梦稀皆穷寒

秋后祝杨黎新诗集出版

一个诗人站在海边
对着大海说：虽然你
滚滚汹涌，可是我看见了什么？
说完，他就走了。

秋日午后
走在回去的路上
感到身后一阵冰凉
于是他又返回海边
仔细看了一遍
眼前的大海

乡村公路

它要不跳起，并且翻过那片树叶，像别的也是草绿色的小东西那样。要不绕开去做回一条不起眼的爬行类动物，被干净地涂炭在乡村公路上。我可以保证最好的归宿，它们大多发生在黄昏我的汽车来了，车轮还没停稳我跳上车，和那个一望无际之人站在一块。俗话说：两者你总归要挑选一样。

**和家具^① F 出门散步
谈到资产移民
怎么赚钱，克服
飞机带来的高空恐惧症、
对已逝爱情的美好的再次回忆
城市绿化、交通堵塞、以及
一桩飞车撞人事件。
一个不错的傍晚，我这么觉得，生活
还没进入倒计时。
走过天桥，她买了一个玉米**

但起先，她只是想去附近理个头发

① “家具”指的是女朋友。

超薄

内心微弱
还在控制情绪
太容易，它就不叫伤感了。
你坐在房间里，看着天上的明月
它很高，如果你愿意，它也可以很远
真不知道这个时候，家乡的桃花
开了没有。想到了
就很想回去看看
倒也不是没有时间
只是你觉得，这一切
都他娘的是艰难

大玫瑰路上的夜女人

在白天，它是大玫瑰路
到了晚上，这里应该是个
五颜六色的地方。
在大玫瑰路，并没有玫瑰树
长在草皮上，也没看见大玫瑰
(它是怎么样的一种植物?)
如果是想像中，它似乎
只和夜女人有关：一个夜女人
和一群夜晚下的女人们
陆续走过一盏
又一盏晃眼的路灯

对《搏击会》台词 “你的银行账号不代表你”的补充

你的虚荣不代表你
抽的烟不代表你
你的父亲，一位好好先生
也不代表你
你一天看两场电影，不代表你
你的口味不代表你
你能让最好的
阳光照耀在你的锁骨上，它还是
不代表你，你的手表不代表你
你会打字，还会写诗
可惜，这不代表你
诗人是时光剪切师不代表你
你的叹气不代表你，欢乐也是
欢乐代表痛苦的反面，你的痛苦
从来没代表你，但会让你感受到那么一点儿真实
你的别墅，和你的思想一样需要人工照料，不代表你
天空不代表你。你吸入进肺的空气，不代表你
你一个人醉酒回家，不代表你，当然你也没有让自己
在风中傻笑，你的风，不代表你但能稀释你的脚气
你还有许多东西，比如你拥有信仰，很遗憾
它不代表你，你的国家不代表你
你的人民也不代表你，也许你有一个好愿望
但它不代表你，它只代表你的感情
你的感情不代表你
你的慷慨、无聊也不代表你
你的纯棉花浴巾和无知都不代表你，你
也不代表你，你有时只是一只超大型号的饭桶
用来存储过滤完营养的大便，你的大便不代表你

你的睫毛不代表你，你还有许多朋友，等着你送去温暖
这不代表你，所以你嗜好呕吐。
你一个人不代表你，所以你结婚了
可惜你的家庭，代表不了你
你在 1979 年出生，在 2 千年学会伤感这不代表你
你出门散步不代表你，去动物园看动物不代表你
你有一支 Nokia8810，黑色的，不代表你
你太奢侈了，不代表你，你太落后，不代表你
你是个穷光蛋、流浪汉加混蛋 100 级，不代表你
你从 0 开始，到无穷大结束，不代表你，你知道的
镜子中的你不代表你，那么“我是谁？”
能回答这个问题不代表你，你什么都不是，你说
可惜它还是不能代表你，你不是什么
你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概率事件。
另外，你刚度过的一分钟不代表你

QQ 对话，致特德·贝里根

A: 你好! B: 好。
A: 在忙吗? B: 没什么。
A: 你哪里热吗? 我这里好热, 真想去游泳。B: 嗯。
A: 哦, 你常运动吗? 2008 年奥运就要于明年八月
在北京揭幕了, 你期待吗? B: 啊?
A: 你在做什么啊? B: 喔。A: 什么呀?
B: 没事, 您是民主派来的?”
——这是你
死后二十五年的诗
用汉语
中国

等待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

半个月来，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消息
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不好
当然它的好与不好只和我有关
从早上起床，到凌晨躺回到床上
我能做的就是点着一根烟
坐在椅子上，尽量
表现得温和一些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在等待。做这样的事
我总是悄悄地

修辞学的问题

——致非亚

一首诗的全部意义仅在它的题目中被
看见和发现。诗通过对一些事实
(也许真，也许假)的排列
——就是所写下的语句
引起我们思想的变化：它不是幻觉
也不是脑袋突然的升华腾空。它的用处是
使我们逃离语言(这里暂不考虑
它作为符号)所具有的意义。
你知道的，我喜欢“在这个
凉凉的早晨，你走得太快
你捏着一把老式手枪
去做什么呢？”这里面的

两个事实一并出现（大多数的时候
我只能凭直觉去把握它们）
假设就是这样的。
“我们缺少自以为无知的精神，
你的勇气何在？”——它在《炸弹》中
成为诗的内容。而你对其中
过分的修辞颇有想法：我理解为
这是一个自觉的诗人
对写作的合理要求。
另外也是我们写作的目的：
如果没法发明一种完备的语言
那么就尽量去补充、完善它，不仅如此
我的哲学是你，要首先相信我
然后才能理解我说的
并不一定是对的

不要想太多

吃完早餐、散步
在一张我的心肝 KUKU 失踪了的
《寻狗启事》前使用读心术，正等待结果。
一边看旁边更大一张《关于北京市
公共场所禁止抽烟的若干规定》

困兽山

一直是下午，两个形容词：慵懒和恍若隔世
靠近夕阳但还是下午的阳光，那是另外的两个：
散装的、泛滥的。我在墙上看到自个脑袋的剪影
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头发的影子就是一个鸟巢
鸟巢就是鸟巢：附近有烟气飘冒而上
它来自半截夹在手头上的香烟。7年前
我在黄昏的厕所等待黄昏一点点接近
我为什么一定要知道黄昏？这种特定时刻的感觉
我用打火机点着火，接着是声音
我用打火机点着火的声音
它是我用打火机点着火瞬间的声音
不是旋律。节奏也没有出现
所以音乐没有到来——我一定要知道音乐吗？
（拍打胸脯就能发现，世上最最没用的东西
是男人的奶头，它不比出入光熙门地铁站的人群
真实，却更近些。我打开玻璃窗户）
在打开和完全打开之间“灵感正通向预知之门”
这句鬼话的造谣者已经不在，就在这时
我险些把造谣者敲成照耀者在微软的写字板上
（拒绝分行，并重新点着火苗用来接上
另一根香烟）造谣者和照耀者
都在路上、《没有方向的家》、二十一世纪
这里到处是穿着拖鞋就餐的超现实主义者。
拼贴和对话已经成为诗歌写作的时髦技巧
——痛苦丢失了，愤怒可以代替信仰
也突然与内心没了关系——如果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解构一只鸟
的快感将会显露无遗。来点儿形容词
使之成为好鸟，或者它的反面

就像往菜里加盐那么容易。动词呢？
好处是能让它飞起来，停下，飞起来
又停下，又飞起来，又停下
也可以掉落——幸好我未曾见识过
鸟儿掉落的情况——还有什么来着？
直至下午的一切结束，傍晚来临
那样我就能在傍晚来临之前
下午的一切结束之际
在诗中结束它所包含的意义：
它首先是一座山，然后才是困兽山。

爆开心灵，让它用适合的音量播放

我拎着一桶纯净水、两罐可乐和烟，走上斜坡
一个人跟在后头，推着一辆绿色邮递自行车
中午，夏天的植物叶子摇晃着阳光
这说明附近有一定的风

直觉

暴雪中，有只黑猫
从围墙
跳回地面
一个灰尘中的
骑车少年

他热爱游泳，而
不是跳水
直觉
让我知道
它们是两件
不同的
事。午餐后
我又开始
吃
那根被阳光
晒热的
香蕉

Happiness Is A Warm Gun

—— 2004 年冬天，我正在成为一个抒情老手

我喜欢的一把牙刷放在电视机上
它是，它看着，好像还是新的
电视不新了：它放在地上

房间里，有一块毛巾，蓝色
挂在门背后。它是我的毛巾
因为它，我成为一个习惯在脖子上挂毛巾的人
玻璃窗户在墙上，随便的一个方向
那样朝着。房间里
还有些东西

灯亮着，出现一种叫

飞的姿势，伴随另一种叫
喊的动作，然后，在再也不能
往上飞的地方，掉下来
好大一块

那么大，此诗献给丰琳

很多说过的话，是不是错了？
也许是很想说的——
对一个姑娘——如果是这样
我会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幸福：
就像刚洗完澡的猫
看上去
像一只老鼠
那么大。

不满意，还可以换一首
《结婚》：

在没有干净衣服的日子里
我走在马路上，可以是
一只麻雀，同样
也可以是麻雀
这个名字

茄子

她坐在我旁边，她在
看电影。她不是我的 A
我的 A 在武汉（20 岁
发育正常，体态丰满）
我想她没有 B。她的 B
应该离这儿挺远（至少
比杭州远）她看上去像 C
越看越像 C（有时候，特别
是从背后看）她又像 D
但她不 C，也不 D
而 E 和 F
没有发生关系
也就没有什么关系

这一切都在说明
一个事实：在夏天
会有越来越多的茄子

坏人和他的黑帮季节

1、《大牌》
到了 5 月份
北半球夏天的季节
于是关于一张大牌的故事
便有了两种说法：
一个无所事事之人

低着头走到丁字路口
(稍作休息)然后原路折回。
而另一个人是外国人约翰
他手上捏着不止一张大牌
他喜欢并且习惯说
“和女人保持距离
除非你的想法
是让她们变得不知羞耻。”
——这可以作为 2006 年
第一首诗的结尾

2、《写第二首之前》

张小静走去窗台拉开一块七彩窗帘布
窗户已经打开，他把窗帘拉开一半
上午时间，光线暗淡
他没看出
一丁点儿阳光
但不能说这
不是一个好上午
至少它有着
张小静需要的安静

3、《第二首：这是一块色彩丰富的窗帘布》

还是拉开右边的一半，左边那一半
从挂上去到现在一直没动
其实只过了一个黄昏
一个夜晚和一个
未过完的早晨
昨天下午的黄昏
张努从市场卖回两米棉布
她还买了一盆叶子

不大的绿色植物
这两样东西
被挂在窗户上
是两个不同的窗户

4、《我坐在椅子上喝一口苦丁茶》

茶水没想像中那么苦
这让我停了停（点燃半截
已熄灭的香烟）接着再喝一口
不好确定比上一口苦
还是多了一种甜
我没觉出任何一样
要怎么说呢？
如果是一个很慢的人
她走起路来即使她挂一块窗帘
也会是很慢的那种样子
有时，我会离开椅子
站到窗前喝上一口
这种海南来的小叶苦丁
而刚跳下窗户的张努
她又要去客厅
把那盆植物也挂上

5、《坏人推开门

迎着灯光走进屋子》
客厅空空荡荡
房间也是空空荡荡
唯一剩下的那点儿人气
也在搬家结束后的空荡中
慢慢消失了
本来应该这样的

本来是应该
空荡荡的
可不是
当坏人推开半掩着的门
他看到一个衬衣下
只穿了一条短裤的女人
站在客厅中央

五分钟后
张小静乘电梯下了楼
顺便取走扔在桌上的快递

6、《坏人和他的黑帮季节》

接连三天没有下雨
阴沉的天空上
并没有落雨的迹象
一个看上去像是已坏掉的人
背靠阳台——从背后看——
他有一头鸟巢似的头发
等他转过身（探出脑袋）
往院子下张望时
我看到他正在吃
一只西红柿
从院子的椅子上
看 11 楼的高处
很难判断那是否是
一只熟透了的西红柿
就这个季节
一只成熟的西红柿
一件发旧的毛衣
都应该是被放弃的东西

我感到一丝寒冷
便起身紧了紧毛衣
慢慢散步到附近的河边

7、《5月的一个黄昏》

张小静乘电梯下了11楼
他和张努一起走出
光熙门的小区
两个人要去市场
买一块窗帘
此时马路两边的树木
已发育完全：树叶
在没有风吹过的情况下
显得特别像黄昏中的树叶
一路上
他们完全没碰到
穿裙子的女人

8、《天空依然阴沉》

不像五月的天空
在一株柳树下
我划下一根火柴
把香烟点燃
如果不是五月的天空
那它又是哪里天空？
跳跃使人疲倦
但我还是从栏杆
跳回人行道
(这个时候，张努走出市场大门
手上提着一块2米宽
1米5高的窗帘)

“挂到窗户上
就完美了，”张努说
“我们再去买盆花。”

9、《有碎草，君子兰》

还有大叶万年青
唯独没有开放的花朵
在华联超市门口
十来盆植物
长势良好
静静地也是无法
想像地
堆在一起
好比一场小雨
来临之前的场面
我在背后喊了
不止一次、两次
她才不情愿地
走开了

10、《跳下窗户

张努走回客厅》
她不再说话
她先是把椅子
挪到张小静跟前
接着坐下点燃
一支香烟
接着才用遥控器
按开电视
她用夹着烟的手
指了指叠满书本的

半个窗户
告诉他：挂在上面
你比花更合适。

是这样的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
再来一张黑桃 J 就成了同花顺
这是电视里的画面：一把黑色手枪
紧挨着约翰带金戒的手指。

11、《有时候，我是说
也会有那样的时候》
张小静突然离开椅子
走到 11 楼的窗户前叹一口气
所以在他对张努说完：
与绿色植物比
我是不是更接近黑帮？之后
他端起桌上的苦丁茶
走向卧室。
一块崭新的窗帘
也是一块刚挂上的窗帘
张小静拉开右边的那一半
好好地叹了两口气

12、《还是在 5 月的一个黄昏》
我把脑袋探出窗户
从 12 楼的高处往下看
一个身着毛衣的年轻人
坐在一条橘黄色的长凳上
院子里，植物茂盛
我看不出他

是在休息还是在等人
不过从我的角度看过去
他实在太像我的
一位老朋友

13、《我深吸一口气》
正准备吐到足够高的半空中
他却从长凳站了起来
然后走开去。
他走开去
很可能去了河边
还有他或许是饿了
我来不及去多想
有风吹进房间
我赶紧关上窗户
回身躺在柔软的沙发床上

14、《在一个容易感叹的时刻》
我不是站着而是水平地躺在床上
吊灯在天花板下本来就挂着
带大玻璃镜子的梳妆台
从墙角移到了窗户边
剩下的
就是正在抵消我
重量的沙发
一年前的下午
我们搬进光熙门北里
26 号楼 1205 室
首先要做的
便是拉开这座沙发床
它伤感到足以占据

半个大的房间

15、《黄昏之后是黄昏后》

就在天空变暗的那一刻
对面有人亮起了灯
泛黄的光线被玻璃窗户
截成长方形的一块
又或许是灯亮了
天空才显得突然暗淡
当越多的灯被打开
或者点亮
外面就越显暗淡
终于不再是黄昏的模样
张小静离开窗户
走向客厅

16、《一个干净明亮的客厅》

就像一个干净明亮的饭馆
重要的在于干净，还有必须的明亮
眼下的客厅：少了些明亮
多了些干净。
但这不会妨碍
坐在椅子上的张努
吃一碗安静的西红柿
——她很可能不知道
此时，天已经黑了

17、《在黄昏和天黑之间》

外国人约翰一直在想像一张黑桃J的到来
他已想了足足五分钟，但还是没决定
要不要跟下这一把。桌上

堆满了五颜六色的筹码
五个来路不明的人
全部穿着黑西装（不系领带）
只有约翰手上夹着一支大雪茄
枪，则依然没有道理地
摆在原来的位置。
一个骗局，张努冷不丁地
说了一句：你要吃西红柿么？

18、《太甜的，它们太甜了》
而会苦的，比如苦丁茶
又是一种难以琢磨的南方草木
在五月份这样的季节
所有事物都不应过分像
一只营养丰富的西红柿还像
半杯喝了两度的
苦丁茶

19、《有雨从天上落下》
不大但很及时
适合地上的人散步
以及散步时
走得更慢一些
五月的雨就是这样
它首先接触到的
是飘荡在空中的灰尘
然后才是张小静
穿拖鞋的脚
不断有雨
从天上落下
张小静抬头

看到 26 号楼
12 层的窗户
灯灭了
他点着一根烟

20、《有些事无法说出》
它们在 12 楼高的梦中
我常年习惯于看到奇怪的动物
和洪水泛滥的季节
这次也不例外
5 分钟后
我让两眼睁开
天花板下的吊灯
比方才明亮了许多
再看窗外：天已黑到尽头
我起身
离开沙发床。关上灯
但没把窗户也关上

特别空荡的它们
难以描述

21、《在另一个干净明亮的客厅》
——更多的是明亮
一个女人坐在沙发上
手握遥控器
另一只手
认真地托住下巴
在明亮的灯光下
她不但安稳
还有茶水般的干净

表现得足以让我无法打扰
于是便随手取走桌上的快件
乘 12 楼电梯
下楼来

22、《下过一场雨
但目前这场还没结束》
我敢肯定
这是进入夏天之前
下的最后一场雨
它不大，可是非常及时
我一走出 26 号楼
便是一条橘黄色的
长凳上坐下
这一切是不是
来得太快了？

23、《一条橘黄色的长凳》
我坐在靠右手的位置上
在路灯下
它更像
是为某些闲散路人
而固定在花园里的摆设
四下安静异常
只能听到雨
落在地上的声音
除此之外，一个路灯下的坏人
他正一声不响走过另外一柱路灯

24、《又有谁想去知道？也许
就是他需要的那一刻》

一个女人，一个健康
祈求平安的女人
和她的一套
粉刷过墙壁的房间
一个像五月
那样的好季节
随便下一
或者两场小雨
都可以增加气氛
一个人坐落在
自己的花园
空气潮湿
还是带着灰尘
已无所谓
因为他拥有
一件编制精良的
手工毛衣
一叠人民币
已对折好
安静地躺在裤袋那一块
他随时可以从里面
取出一盒香烟
一支塑料打火机
一张蓝颜色的纸牌
正面朝下
背面是一条
路灯下的花斑鱼
它不会是一张黑桃 J
更不会是一个国王
谁在乎。也许这就是他
最好的一刻

一个安分守己的
小女人，一碗
只属于她自己的西红柿
和一台在进步时代
才会被制造的电视机
全天 24 小时
都有他不需要的产品广告
但只需轻轻拔掉插头
这一切就会和他毫无关系
他要做的就是重新点燃
一根香烟
拉开窗帘
把玻璃窗户推开一半
在明显带着情绪的空气中
结束白天的前半部分
而不必在乎
衬衣上是否有一块
镶着红边的樱桃图案

我也不知道，在 5 月的
一个傍晚
我走在河岸边
看到一个瘦人
他和我以往见过的
任何一张牌都不一样

白虎山

我约李滨
到朋来先敬喝茶
他还没来，我
先点上一份龙井。
茶，是今年的新茶
看它的颜色，很容易
联想起它的味道
下午，三环上
的阳光
特别的亮
很白，很新的样子
在来的路上
我打电话回家
父亲说，母亲
她独自一人
出门采茶了

绵羊捕快

——离开武汉

看上去好像不是她
是我想到绵羊
这种动物
它
不是她
(她穿着牛仔裤)

它是绵羊
它没什么可能
有理由出现在站台
绵羊是一种喜欢吃草的动物

我是说她站着很久了
为什么还会出现在这儿？
她应该消失
她又不是绵羊

假如说是她
的确是她
和别的姑娘比
还是有点不一样
也许是乳房
的不同

这时候还是她
那个穿蓝条衫的姑娘已经走了
之前是一群绵羊
在等待火车
(火车还没来，火车开往北方)

之后她肯定已经走了
黑头发、帆布鞋
走起路来没什么特别
于是我把烟头
扔到铁轨上
绵羊们开始上车

那么捕快呢？

他当然也在上车
他慢慢的，有点像身后
那个自称绵羊捕快的人

北极熊不是鲸鱼

爱斯基摩人已经够远了
他们的房子似乎更远
更远的，还有北极熊的脚印。
——我当然不可能站在
北极熊去过的地方
去想像一头鲸鱼：
海洋是巨大的
那种感觉
厕所很小，也不够远。

朝阳公园

无聊的日子，我们去公园参加一个欢乐盛宴
门票正等着出售，你可以在摩天轮下射击彩色气球
穿纱织裙子的女人免费躺在草皮上
他的新郎靠着松树打着呵欠
你可看到涂满脂肪的醉汉
刚被一辆白车带走？

让我们的孩子得到一些廉价的幸福
方便他们使用在以后的痛苦中
一直活到死

每一匹旋转木马都有七种颜色
你可听说喷水鲨鱼是最完美的海洋杀手？
而一具木头霸王龙无法穿越冰河
来到人群中？你可知道
一切都会在阳光
落幕后消失？
忧郁，温暖
少女是指甲上的女皇
她的归宿随时可能在一束棉花糖里被喂饱？你可看到
情人们挽手散步在水气充足的湖边？
游船上两只阿飞少年
吐着烟圈？

当夜晚降临
我们将逐一散去。最后
这儿将属于一辆红色过山车的乐园

禁止掉头

尽管你有能力每秒挥动 70 次手臂飞去半空
但也不要扔掉你的脑袋。带上它
你才能俯视街上那群只被用来改变的东西

大晴天

照片中的女人是一个正在水坑边洗头的女人
一辆模糊的自行车从她身边经过
我看到的时候，空气干净新鲜。大雨
在清晨刚刚结束

2年后
我站在桥下
头顶有火车快速开过
一个没希望的男人侧身
沿墙躺着：身旁的绿色玩具女人
像一种装饰，摆放在
靠墙的地方
不远处
那个水坑
一眼就能看到

大晴天
又是在同一条街上
不远的记忆
让我觉得他们
很可能是一对失散已久的夫妻

开怀

“6点，老地方见。”
这意思是我得准备去痛饮一番

我确定这样的心情
并留下几根香烟备在桌上
以防明早醒来满地找烟屁
这岁数，积累好的经验
比妈妈还能照顾自己
“什么是诗？”关电脑时
一中年、不熟、也没见过的
大概在网络上做调查问卷
我告诉他什么是诗
才出门扬长而去

城市走狗

由于在城市里走得太久
我睡着了（在一条石凳上
坐下，等待一首诗的降临）
这会儿是星期四，3月21号
是两个靠近很久的人经过
并挡住我观察垃圾桶的视线
（也许是睡得太多，看上去
像是在等一个人）

作为城市的一部分
我没有选择站起来继续走走
除非，有那么一瞬间，我
正从地铁口走上来

他们应该没有军长了

第二天早晨，来自肠胃的恶气
使你想起一支 500 年喷火龙
“尼古丁微量中毒”
你琢磨这件怪事
点燃半截烟
“医生不错，但你很难说，能够接受
那些翻在肚子外头的热肠子。”
你很快发誓，一辈子
都不愿看到这些
——这是另外的一件事。

他们在灯光充足的舞台
充当摇滚明星，几个 30 岁小伙。
我们，我和小虚，在台下摸黑
喝着 20 块头的嘉士伯
小平在走廊
智正也去了走廊。透气什么的
太多的姑娘们都太珍贵
我们都这么觉得。后来我们
去了其中一个姑娘家
又喝了几瓶
聊人生，还是家常
离开时很有礼貌

我没吐
在拐角处遇到一条黑狗
我们相互停住，聊了几句废话
很严肃，它也很严肃
天上，初夏的星空

不是太明显
笼罩

回到家

吃 F 备好的晚饭、洗澡

上床，在网上聊几句

“最近绝望，拼命写诗。”

一个叫边小可的跳出 QQ

“你还活着？”我很稳地

回复了一句。他说：“是的

但是活得越来越不正常啦。”

但是怎么才算正常呢？

“我想自杀，前几天

自杀过一次，又失败了。”

“我就这样子了，我被酒给害了。”

他自说自话的，心情好像不错。我应该认识

“你的 QQ 号码这会儿应该值点钱了。”我说

“前年就有人出 500，没想卖。”

“以后会升值的。”我说，“你是谁？”

他打了点粉红色的字过来，“我是 4。”

“那边小可又他娘是谁？”我问。

就有这么些脑子糊涂的人

做任何事都是他那一套

“也是我。”他说，

“我爱我自己。”

——逻辑还挺清楚。

只是扯什么，都白费劲。

“张羞，我可以跟你这么说

我的一半是 4，另一半是边小可

4 爱上了边小可，小可也爱上了 4

你明白了吗？”

我不明白

操你的狗屁人生
也顺便操一操自己的

扯到半夜过 3 点，他才熄火
中间插播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孩
让我带她出去逛逛
我懂点这里头的意思
但到了这把年纪，我得学会收敛
我的勇气。“你知道，我无时无刻
不被国安局监控着——政治上的
——所以不方便给你留电话。”
她留了她的电话

听到 F 说梦话
可能是下棋的事
这两天，从小兵升到副排
没见过她如此骄傲过
她的工兵
用得还不错

7、简简单单
抽完最后一支烟。

应该再也没别的事了
除了睡觉。你的新哲学是
哪怕，这是强人所难的一天
它也即将过去
而为了某种必须的效果
你得来上一句：早安，

无意中发现无处
不在的：中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致读客图书吴总

狂犬疫苗已打三针（半月未喝）
二场欧冠淘汰赛（一胜一平，晋级。）
“妈的，写了一晚上相对论”小虚的 QQ 窗口冒到桌面
我回他：哈哈。但没告诉他，昨晚我也在写“如何证明
地球是方的？”
这得从三个月前的故事开始：这是个很长很长的
悲惨故事，从地球走到仙女座也就那么些时间
那时——我想，我还是不说了——我说，三月之光
泛滥在街上，弱智少女就走在窗户外的天桥上
过膝长裙、塑料耳环、汽车烤漆往空气中
发散着成吨成吨的香气，让人心醉神往
想起臭氧层和旧金山。关于臭氧层
可说的并不多，这种拥有对紫外线吸收功能的
氧分子结构我一直没搞明白。指不定分裂后
还能构成一座微型真皮沙发，客厅正缺少
这样舒服的座位，我可以躺着数硬币
想想最近流行家电下乡的事，在星期一
翻开手掌朝上，这些日常生活中
不够劲爆的小把戏，也可以拉一拉
伟大金亮亮发光时代交响曲
时代在进步啊，兄弟
恭喜发财

大象

在没有大象出没的地方，在街上
我们经常讨论
河马和犀牛

与姑娘去动物园
我不知道在
什么样的时候
正确地说到大象
而不是犀牛，而不是
去考虑她
是否真的疯了
她指着一堵墙的颜色说
这有多漂亮啊

当我们走到阳光下
阳光便全部照耀在她身上

代售火车

我想在还年轻的时候写出一部粗糙的诗集
让每首诗都暴露一段柔弱的情感，可以吗？
我知道，诚实
也是才华的一种
这会儿是夏天
他也是某个母亲的儿子
早就习惯夏天的孩子，他皮肤的色彩

同时也是衣服的颜色
相比于脖子下的广告牌
——我知道
这会儿是夏天
我不知如何去把握
这个马路对面的画面
或者仅仅理解
写在牌子上的文字——就像
这会儿是夏天
一种全新的假设：
他还有梦想——
和我想的一样——盘算着
让驾驶火车去上班的人
驾驶火车
奔向一点未来

杜鹃

杜鹃是一种森林里才有的鸟
一个喜欢洗澡的女人，她的样子
很难和一只鸟联系在一起
她叫杜鹃

找橡皮筋
是她洗完澡后
要做的运动（房间很乱）
但至少很干净
没什么鸟

会有这样的住处
夜晚降临，它们躲在树上休息
它们应该是安静地躲在树上

——所以杜鹃
她怎么会叫杜鹃
这种只有怪鸟
才有的名字

Blue845

是的我说，我知道
那就是一个钝角
很多椅子都是
这个形状
我也是
120度
靠在上面
是一种说不清楚的稳定
彩虹桥是不是？
弯弯的，发出一闪
一闪的光，在不远处
另外一座桥上被我们看到
我们坐在公交车上
如果有转弯的可能性，那将也许
还会是一个钝角
提前下车的，我不希望

是别人
也不是你

下一次
我就知道了
在回去的小路上
黑漆八糟的
你还会不会碰到
一个像模像样的农民工
饶过去
又是一个钝角的形状

中国式暴力

你在光标停留处打上几个字：
一个鞠躬尽瘁的大佬。

跟着盯住屏幕空白
迷信地以为
这招能静止时间
你很冷静，想一些
没什么可想的事
比如师长
后面是师长
后面跟两颗炸弹。
不久，天亮了。
进入房间的阳光
表明：你可以是

一名优秀午夜飞行员
你的驾驶、迎接全新一天
的风格，都没问题

对你来说
这天已经结束

与此同时

你现在在烘干一支受潮的香烟
2名涉嫌打死犯人的哈尔滨被告正在法庭上
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与此同时——汽油价格在上调。
“藏青会”拟定19人暗杀名单，谋划新暴力活动
称要搞“自杀式爆炸”——与此同时，有人
在研究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恩怨情仇
OR，保护森林和湿地（鸟怎么飞走了？）
与此同时——北半球变暖南半球变凉
与此同时——一群少女在摄像头前示范
韩国超人气流行服饰——与此同时
浙江嵊州市人大常委拳打代表
被罚500元（哦，我的故乡）
——与此同时，火箭86:99
完败爵士，阿富汗发生
公车炸弹爆炸事件
（7死、8伤）鱼吃同时
那支烟还在烘干
鱼翅同时，你
站起又坐下

与此同时，风雪连天
“晚上7点，老汤锅。”你说。

烂阳光

起床
在阳光下
我看到一个字：灿
可是有什么可灿的？东西
在这个快要烂掉的下午，我出门
以为会走到一个地方。充满阳光
除此之外，还是阳光
全部都是灿烂

绿杭州

——5月5日，在母校遇阿牛等兄弟

本来是两人
杭州开始下起小雨
再来两个，成了四人一排
散步在熟悉的学校，穿过桥，等待
还有一个人从某个角落赶来
为什么不鸡巴再来一些？好让我
把烟一根根发给他们
坐满整个操场

看上去就会真的
像久别重逢的兄弟
说起早已变绿的杭州

送给一对无聊情人

两个打算靠近的人，是他的想法？还是她的想法
公园里，有足够数量的长凳坐下，接着从一种
连自己也搞球不清的情绪
开始撕咬，到高潮处
才想起
操，尽快把对面的人忘掉
——这也不错

好在
某一天
突然想起的，由记忆
带来的，那些本就齜齜的鸟事，在他们
又一次变成兔子后，可以有理由
又一次彼此拥抱
吃点胡萝卜

坏蛋晚餐

尽管抽
喝酒、说大话
谈论女人、女人们谈论男人。
反之也是。反之不喝酒容易使人变坏
这是这时代还活着的年轻人的常识
要多说废话，但不要过多地谈论死亡、
一些伤心事、透露秘密（无法承受的那些）
或在酒桌上，突然暴露那根脆弱神经，仿佛 60 年前
神风敢死队最后之表演。
我们都在美好地过时
所以拼命说到写作
“天才的事业。”
带卡西欧电子表的天才
对着我侃。我认同
因为我也是。
我要去上趟厕所，斯文的
管这个叫尿遁。“活明白了，再说。”
但这事得先解决

房间最开始
是空的，我们最大的本事
就是在里头制造海洋
动静不小，都是些
了不起的坏蛋

武汉的西湖，在东湖旁边

很多人都说：你这么走
走到不了东湖，也不是去西湖的路
可我，还是安慰自己就快靠近西湖了
我了解它。它离东湖很近
只要我走到东湖
也就到了西湖
这点，还是我说了算
而实际上，我想去的
是杭州的西湖。千里之外
它离武昌的东湖
还不至一千里
独在异乡为异客
路上，我鸡毛没发现
需要思念的玩意儿
于是半路折回，登上
江边的黄鹤楼

四月，去北京晃。

四月的第一天、1号的早晨，我干了什么？2号
星期三，我们还住杨庄的平房里。有阳光的
下午，我提着酒瓶，摇晃着走出村子
而6号那天，我在院子独自洗澡
5号、4号、3号
我能想起唯一的事

是有朋友离开，和更多的朋友来到住处，7号
7号，三儿、张肆、子弹和我坐在台球房
8号球最后入洞。8号是星期六
接着9号，早晨，我发现
朋友们都超级沮丧，不说话，无话
10号晚上，和竖在路边吃点烧烤
说到张楚，说到于小韦
11号继续说到张楚
说到于小韦：那晚，抛弃枪的子弹提前回家。
12号，星期六，12号，我们什么事儿也没发生
各自躺在床上叹气。等13号搬去新的地方
其实是11号，我们住到了附近的
葛布店南里2单元
接着马上就到了14号
14号到这个月底
每天黄昏，准时去菜市场
太阳还没下山，月亮
超级大
15号，月中
随便忘掉杨庄的一切
在接下去的一星期，渐渐熟悉新数字
门牌号201，电话87554568，外地文青
需加拨区号010。19号，19号肯定是开天辟地的星期一
每个星期一，我们的飞机头子弹，会在凌晨
我们刚睡下那会儿，起床，乘快386
赶去摩天大楼上班，养活我们
20号，没什么可说的
星期二。21号。21号让我想起12号
那天，在院子摔了跟头，所以可以倒着
看完一大片蓝天。23号
下过一场大雨

一直下到 24 号的早晨，路面干净极了
穿过楼下的草地买酒时，我看到雨
把草洗得出奇抒情，我很淡定
腾出手点燃一支香烟
25 号和 26 号
27 号、或者 28 号
喝醉，开严肃玩笑，29 号
四月快要结束，五月
还没到来，30 号是星期五
我们吃海鲜火锅。

我喜欢欧健儿这样的女人

半坐床头，喝可乐，早上 9 点半
F 出门上班，一只脚是跛的
过几天，她要飞去瑞士
然后米兰，然后去
埃及，去出差。
一件黑色皮夹克
为了配合当地气候，她
特地在网上淘了一件。
十年前，她很希望有
这么一件皮夹克
一件张曼玉穿过的
黑色皮夹克。现在她越来
越老，我觉得这不应该
我不是在说
张曼玉

喝第二罐，新款百事
“就像我
完全不知道
就像一块滚动的石头。”
重复听上 5 万遍
不麻木都难。
打呵欠，是不是要睡个回笼？

3 点不到
醒来，下午。
看完一部港片
下 50 盘四国军旗，想
下午去李滨家需最后
确定的封面设计稿。5 点半
看另一部港片，不是欧健儿编剧
Google 到她的 Facebook 账号
加为好友，等着被她拒绝的消息

远方饭店

——给竖

我没有去过，我想去
更远更远的地方
它会在哪儿？比
很远还远——除了说明远
我看不见之外，它能说明什么？
另外，我又不能去想像
这个很近很近的地方

——它就在眼前
一只蚊子定在墙上
那么小的一块
我用手指就可以划出一个圈
表示很远、很远的荒漠，那里会有人
会有一辆汽车
停在公路上
抛锚了

不能怪风太小 风不敏感

一种可能是因为晚上
天很黑，一种可能是没有月亮
所以天很黑。一个人站在七楼高的窗台
向外张望，外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除了远处电视塔上的灯，能知道的
就是有危险过来，而且仅仅是
不想知道的一种危险
所以这哥们的泪腺
就奇迹般发挥了作用

KMnO₄ ①

除非在跳着破裂舞蹈的泡沫上嗅到新的真理
否则怎么大面积刺痛你，老大？

欢迎进入崭新一天
尼古丁时刻
酒精补充时间
并以合法体验派身份
使劲插入这趟豪华反时光旅程

① “ KMnO_4 ”系化学物质高锰酸钾分子式。

散装麻雀

——纪念一张内部著名的照片，摄影：恶鸟。

他们是三个人，照片中
主要是他们这三人。三个睡着的人
两个脑袋扬起，一个有低头，嘴上流着口水
在一节快速行驶的地铁车厢，在梦中
与一头上帝谈判晚饭吃点什么
当时整个情况是，他们
可能正处于一生中
机会难得的青春
洗脑期



回忆十九行 此诗献给肉

谁都知道
那样的碰头
就叫命中注定
两位自我感觉像亲戚的软人
早餐也得喝上一点
还算好的软人么？

我的疑惑是我
实在太热爱
你的鼻涕

“伙计！
来两碗面条。”
你打响一个手指
寂静四座的意义被你重新定义
我没什么好客气的
都是 Oldschool

2008 年
7 点以上的清晨、成都小巷
我抽的是万宝路
你抽的不是万宝路

黑木头

——致敬我的诗老大杨黎

写一根木头，一根黑、黑色的木头
下午4点，我用钢笔在纸上写下
“剥掉树皮，之后变成一块木头。”黑色木头
我把它想像成半夜夹在手上的烟头，忽明忽暗
金色的，向四周散发着光芒
木头。这块黑，黑的木头
二十多年来，它一直保持着特有的姿势
没有倒下，从来不象今天这样，笔直、漆黑
当阳光从窗户照耀进来，木头
依然还是一块木头

然而，木头
一块渐渐发亮的木头，秋天来了
树叶掉落，周围是一大群黑的木头
以毫无防备的速度，扩散、远离
同时保持着应有的距离
不远，也不应该太近

我想到，木头
请暂时忘掉这是一块木头
一块黑色的木头
在需要休息时，我穿过人群
走到马路对面，想到什么
就写下什么：我坐下
又很快起身返回。
这是块黑、黑的木头，在一趟
短暂的路途过后
剩下的只是

一种颜色

一种黑的颜色
一块黑糊糊的木头
一头粗，一头细，像是快要倒下
又像是永远不会倒下
风吹过，它没动
雨从天上落下
它还是不动
但在风吹过的地方
却发着树叶的沙沙声

我想到这块木头
也很慢地写下这块木头，木头
它不说话，二十年过去了
它还是一块木头，这块黑、黑的
木头，是不是还学不会说话？
或者烂掉，或者倒下
孤独的木头，去年夏天
我看到一块木头，竖在自家门口
像是要开口，学着说话
但是没有。木头
这时，它是一块木头
一块黑、黑的、常年
发亮的木头
它安静的样子
在我的想像之外
却在一首诗歌之中

喝酒

一哥们想喝酒。电话里，他说，“怎样？喝点儿？”
“什么事？”我问。下午5点，我正在椅子上
边喝着，边设计一本SB图书的字体。
“就是喝点。”他不在上班么？我想
“找个地方，”他说，“就这会儿。”
“这样的，”我立刻说，“好像没空。”
——我不打算去喝。“我在干活。”
我说，“在家，你知道的。”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还愿意活着，是因为
我们喜欢生活在恐惧之中。)挂掉电话
我就知道，我会这么想：为了几个钱，必须干点事。
“你觉得这有趣吗？”我问冲向我怀抱的狗，“去喝酒
还是在你的客厅干白痴活？”它不回答。但它的
眼神，毫无疑问在告诉这个眼前的傻逼：
你已经没救了。这真是件恐怖的事
它让我立马翻开电话，问对方：
“那是在哪儿呢？”

我的诗歌写作信条

诗不是效果，诗也不是不存在。
诗，以诗的方式存在——任何对诗的描述都是不准确的
而对诗的定义，我还没看到。有的，也是错的
抒情、表达、赞美、恶心等个人写作目的
诗都不会拒绝，诗也不拒绝任何事物
但终究不对它们负责

诗只对诗的结果负责：诗的结果
就是诗本身。诗不好玩。
完成一首诗
是诗歌写作的
唯一目的，而如何完成
这就成了一份工作。诗歌写作
应从语言的思考开始
诗首先是艺术的
其次才是艺术以后的思考
诗不是艺术。有时，写一首诗
仅仅是为了解释它的题目
诗，必须以逻辑的语言
尽可能地完成对已有语意的逃离
而不是对语言的超越。语言
无法超越语言自身
对语言在逻辑上的补充和完善
是诗人的责任——不要偷懒。
分行是可靠的
诗歌写作传统，也许也是
诗歌写作的唯一方法。
一句话，它不会是一首诗
因为单句话不存在
对语意的逃离
这一条为空。
最好为具体的事物写，而不要
在社会、世界、人类上泛泛而谈
简单永远受诗的欢迎，但简单
不等于简短，也不等于干净
不等于精致
不等于腾空而起
更不等于语言的混乱

语言的极致
就是语言的暴力
语言的混乱无须逃避
——它是写作的必经之路，
控制它。但不要
去控制语言（诗人
不应该是河床，而语言却是水）
一切看到、听到、想到、甚至梦到的
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是假象。
可一旦写到纸上，它们就成了
诗歌的事实。
只有以诗的角度去看
诗才是诗（诗不存在诗意）
美好和生活无关，死亡
是人的终结，不要抱有幻想
尽可能地使用了解其意义的词语
最后，不要相信任何信条
和 2 的倍数

这辈子而已

我所见到的生命都太古老
我无法确定，是否真的
要去热爱她们
——如果爱
我也不愿选择
成为一把激烈红火
与一成不变的疯狂相比

我的生命烧得过于缓慢
而我的爱，不是意外
它同样是一种可被理解的腐朽

百鸟无踏

1、快 11 列火车时速 130 公里，追赶火车的那个人不知为何——他的方向反了。快 11 列火车玻璃窗外是一大片摸不着的阳光：这让我觉着在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见过面的。2、我们是碳头和我。碳头说，那只住在通风口的老鼠，也许是麻雀也许是别的动物（但可能性很小）只有很小的动物才能住在那儿：要会飞，至少要有灵活的动作从一楼爬到四楼，还要和厨房里的客人搞好关系，要在不应发出声音时保持安静。这些都是一种舒服动物必须要做的，碳头说。3、三个人，分别出门，去面对这奇怪的一天。留下碳头一个人睡觉，也许真的就是几只麻雀——我不想表扬你，碳头，毕竟晚餐也很重要。4、但最重要的，是鱼缸的位置摆在什么地方。鱼，只有不大的两条。一群顾客在等待他们的午餐（营养丰盛的食物这是厨师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我忘了把钥匙和一只打火机，留在白颜色的桌上此时，一个人必须返回去——他不是碳头他穿过马路，和一条鱼一起（在鱼缸里鱼是长不大，也不会是最早被吃掉的东西它们，其中有一条非常特别：不在水中，就

飘到了天上)。5、04年的下午，我看见一道彩虹
在一辆出租车上，我又看见一只喜鹊很好地飞过街道
另一辆出租，则停在路边。如同类似于我能想到的那样
和碳头的重逢，也不应该有什么意外。6、那么作为一个游客，他必须知道的又是什么？——不见得大海就在附近，或许有少量的风吹到脖子上
才会更加真实。一个人在树下喝着
刚买来的啤酒。但走到海滩上去
毕竟不是件太容易的事。丝丝凉的啤酒
让他觉得，这已是夏天到来前最好的礼物了
但他不是碳头。7、也不是早上的光：早上的光
也不是早晨的光：这是一个农民和一只麻雀的区别
在我的家乡，人们习惯于天不亮就出门去（干什么？）
此刻，我感受到的那些光亮，就是很久以前的我
和我的母亲（在路上）。8、那是一个平常的下午
在另一个平常的下午，它会是一辆宽敞的汽车
缓慢开在马路中央，同时，周围的一些事物
正以同样速度往后移动（哪些是你已经忘记了的？
它们，不是能看见的小东西，不像长在脑袋上的念头
——轻得要命，更没在饭馆叫上一个水煮鱼——
来得那么可靠）。9、就像有一个关于朱丽叶
和梁山泊的故事，它讲的是我的外婆
她活到八十一岁。九年后，外公也去了
那一年，他八十五岁，母亲常说：人生
不得意，十有八九。我不知道，我不是碳头
那年我才十六岁，我清楚记得埋葬外公的那下午
天空晴朗，周围人们感情丰富，不像现在
——大家都知道了：朱丽叶是个美丽的女人
而梁山泊，他是一个老实书生。10、老实书生
不一定老实。比如，如果你不知道凯鲁亚克
这个美国人，那就应该去看看他的小说，等你看完

你就会了解克鲁亚克这个书生，他既不老实也不美国。但他足够瘦弱，不说话时，有点像碳头。

11、当我敲出上面这句时，碳头已下班了她沿着回家的路，抽一根手指那么长的香烟傍晚时间是她，回家的时间。她喜欢说：整个夏天的天空，都是为那些烟气所准备的（抽着烟的碳头，正沿着熟悉的路回家）

房间里只有一个人，他当然不是碳头他的眼前，有一只白色烟缸，里头二十来颗烟头插在香蕉皮上，他穿着她稍大些的衣服——就要出门，厨房里水已烧开。12、有个人挺像碳头

他走到河岸时，天已开始暗淡他看到对面也有人走过来，走过去怎么说呢，他不是碳头。他看到河的对岸也有东西在晃动，但它们都很小，小小的像一条鱼儿的内心世界。要怎么说呢在夜光下，河上并没有鱼，也不会因为谁突然迷失了路，而想起那些坏掉的人我所知道的碳头，从不迷路。13、而有时我也走在河岸上，手指夹住香烟，苹果藏在口袋中。可是谁在周围走动？这突来的问题让我回忆起一种白的颜色，它稍带着一点黑像走在路上的云彩，也像离开大海后最近梦里的物事：除了香蕉、奇异果、我还梦到一些别的果实。比如花生、玉米——多么像好姑娘的名字，还有南方来的芒果：吃下一个就可以不再考虑，要不要原地流浪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不是碳头，在河岸走动，也不像在沙漠里散步。有人走在路上，黄昏静静的一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半空中，他伸出

那只夹烟的手，把它接住。14、那是某个夏天的傍晚，到了晚上，我与朋友在熟悉的餐馆喝酒喝完酒的那个人，抽身离开桌子，往外头走去他挥手，一边低头走路：从他摇晃的姿势看他还没喝到高处，而且他，总是这样，一喝完就想回去睡觉，从来不叫留下的兄弟替他再喝上一杯，也有一些时候，他可能是真的忘了自己已经喝醉，而那些时候，我很想他就是碳头，可惜不是。15、碳头醒来便又睡着了一辆火车以同样的颜色、速度，以及四周的空气快速驶过向南。他（或者她）低下头，听歌（似乎好像坏了）手、声音、北上的火车有些抖（这时的碳头在火车上）。16、关于一条鱼，碳头的想法是：鱼死了一条去掉鳞片的鱼，它没有理由，在进入油锅之前提前活过来。而关于一条鳊鱼的想法则不同。17、《鳊鱼和彩虹少年》：少年走在山上，山下是一条依着青山的小溪，方才刚下了一场雨，彩虹出现在空中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要不是他走累了，他——碳头、少年、或者彩虹少年、或者仅仅是一条鳊鱼是不会坐到木头上抽烟，并开始一种熟练的怀念

18、碳头的无聊游戏：两张报纸，一张打开，对折随空气顺势落下回到原处，然后躺在第二张的上面距离刚好，整个面积压住双脚、小雨、轻音乐、出租房

19、终于写锄头了。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把锄头？太阳幸福照耀大地，晚上我做梦，梦见巨大无比的锄头在月亮下闪闪发光，清晰得可看到粘在铁片上的断草这是父亲的锄头，一年暑假，我看见父亲正是握着这把锄头，在自留地转来转去，这锄头离碳头很近特别是在梦中。20、事物之一：在一掌拍下去之后被使劲搓成一个小圆团的东西，原来是个蚊子这一结果使我不需要起床，走下楼梯，趁着天黑

在赶着去超级市场高底不平的路上，经过公司
大门口上的标语牌：发展是硬道理。21、事物之二
它们就这么面向蓝天，在高高水塔边上，两只高音喇叭
在杭州指挥学校操场的两株香樟树上（不到两米高）
你从二楼看过去，偶尔会有小鸟从旁边飞过
一只面向东方，另一只和一只成十五度夹角。

22、事物之三：妈，我是你的儿子。我现在坐在
椅子上休息。刚才，我想唱歌，就啊啊地
在房间里唱起来，还没唱到一半，就累球了
喝几口啤酒，坐回椅子上。这是一把有沙发垫的椅子
和凳子不一样，椅子是有靠背的。23、事不过三
事物一、事物二、甚至事物三——这把靠背椅子
碳头都觉得熟悉，熟悉是因为它们被看到时
显得眼熟，但想起时又有些模糊。

24、能介绍一下里见红吗？介绍里见红说的是一个人
他做的是一锅菜也好，一锅饭也好，这么一件事
而我要说的，也就是李剑鸿这么一个人的事
这两者多多少少发生了点关系，还有
其实我要说的，也许就是土豆、白菜、胡萝卜
和胃出血之间的事。当然，这些和碳头
都没有关系。25、但拉瓦格不同
我们曾聊起过它。在杭州，我有很多朋友
他们住的地方也可以在我隔壁，离我一点也不远
在地图上，我看到广州，武汉，济南，还有成都。它们
离杭州不近也不远，不远也不近，而这个叫拉瓦格
在赤道和北回归线中间的小地方，实在离杭州太远了
每每说起拉瓦格，碳头总会抬头，看一眼天空。26、
抄录碳头写的三首诗之一：《61》那天 / 母亲煮了
两只鸡蛋 / 一只大的给我姐 / 一只小的给我 /
今天是六月一号 / 我去超市买了两只牙刷 /
我把蓝色的留给自己 / 另一把也是蓝的。27、诗之二：

《母亲睡着之后》推门进去 / 母亲正躺在床上
睡觉的姿势 / 让我想到去世的外婆 / 这不好
28、诗之三 : 《忘了, 我要告诉你》
那天雨很大 / 我很累 / 所以我骑得更快了 /
啊啊大叫 / 用自行车撞击 / 各种物体 /
这样做是为了 / 让雨下得更大。29、注: 忘了
是一个人的名字, 一个女人, 这个人我在雨中见过一次
30、只有一次, 后来就再也没有。碳头说过这人
有一点特别之处。“这是什么意思?” 我问。
碳头没有说, 碳头说: 不会告诉你, 也不会告诉你就是
不会告诉你, 就是也不会告诉你。31、这说明碳头
是个容易失控的人, 并不是你, 首先就像到的
汽车失去控制, 而是那次, 他真的失控了。32、
24岁, 那个时候, 太阳很大, 村子很小。从远处
走来的是吃饱了草的羊, 不会是一群喜欢走马路的
骆驼。我24岁那年, 碳头比我大一岁, 只有一岁
碳头就认为骆驼, 不是一种值得怀念的动物。有毛病。
33、这会儿是夏秋交接的时间, 也是很深的夜晚
我要写的, 其实就两句话, 一句是: 我有两个空瘪的口袋
另外一句, 在我想起来的那一刻, 我和碳头都注意到了:
那个走在铁轨上的傻瓜, 是时候, 他该回家了。
32、这会儿的夜, 不但深, 而且越来越深
我想起北京的路和风沙, 想起一个人, 他要走了
后头跟着另一个人, 还有一车行李,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搬家, 到不远处另一个住处, 那时, 风沙不大
穿红衣服的女人, 从厕所出来, 我坐在
她家的小杂货店前——只有一种可能
那时我还不认识碳头, 我可能也不在北京。33、我在
武汉的步行街上: 一条满满的街, 也是一条模糊的街
它的模糊之处, 在于阳光的照耀, 不够均匀, 好像
什么都有。我看到了步行街上的人(请步行)

——大概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妨这么解释：有部分在移动，另外部分站在天桥上往下看，因为没有办法站得更高，去等待一个人向他们走来所以只好意外地认为，下面那些急着走路的人，他们同样也需要一个很好的头。

34、在武汉，我是孤单的，但并不孤独我在街上发现行吟阁这种啤酒，怎么喝都不会觉得苦，我还发现这一代里的天才他们都有一副农民的打扮：无法复制，又随机出现我没有想过，在武汉，是否还有种啤酒叫金龙泉取之长江之水，当我再去换酒的时候，老板已不再做声，他随便递给我两瓶，还叫我一路走好在深夜回忆往事，我总会想起碳头，过往中的碳头。

35、碳头推开窗户，并没有将头伸向窗外从三楼，逐渐向下，依此经过二楼晾出不久的衣服不停渗漏出水，下落直到一楼阳台，阳台前，几株桃花开得正旺，再稍微移进，便能看到平地上一堆建筑废墟中跳跃着两三只麻雀，十点钟的阳光下，即使收破烂的人从旁边经过，它们也没散开。36、36从湘江开始流：那样的天气永远不会让你知道，在九楼高的地方做梦（三天）走到新的街道发现找不到回去的路，甚至还经过一条河从这么高的桥上把烟头弹下，系好鞋带以便继续上路一边吃一种可以随时让你跌到的东西（快来吧碳头，其实我早已把头搞好）。37、故事之一：那个时候小溪就在马路边，晚霞挺美，我总是先走过木桥再穿过田野。和现在不同，走大街，看广告牌地铁直通天安门，以及我是怎么摘下耳机——去听，他们是怎么回的家。继续故事。38、

就算我是在黄昏，在也能看得见快要落下去太阳的地方走，他们也不觉得，说自己出门散步，也是种正确的说法：庄家打出一对方块 J 后，接着又出了 6 张顺子，好像没有人叫牌，没有人注意到我一直看着他出牌：他站起来还剩下两张牌，不知道出哪一张我得离开，继续往前走，在学校和需要左拐的路口，我会选择一个更熟悉的地方。39、故事之三：住在沙漠里的人，他们的村子附近没有后门山四周到处是沙丘，沙丘的外面，依然没有后门山——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后门山并不重要他们连树也不去想，也不觉得绝望。40、还有那些往南走的：火车开多久了？我睡着了吗。除了碳头，有时，我也在火车上树有没有在原地前进？我看到它们：汽车、那些拉马车的人，都走在一条线上只有植物朝着天空生长（垂直于火车的方向）火车是什么方向？那么鸟呢？它们飞翔在空中（为我做了什么），还有那些电线，一路下来像极了一条蛇，漂浮、游动，一会儿又消失（云也是）它们把我累了，碳头。40、所以我的习惯是坐下来。我坐下来，我写一盆花、一辆火车，一个人走进厕所，四个人围着桌子打麻将：问题是走过我眼前的人，她开门出去了（有一年秋天碳头总是一回到家，又出门去），那么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五个人，而火车，从楼下开过，出门的人不像是去赶火车的人，我听到的是她重重的关门声一种答案，这是一个十月的下午，另一种答案这个下午发生的事（其实也没什么事）和这盆花有关，在我坐下来之前，它一直

放在阳台上阳光的地方，在我坐下来之后
我要你给我一种新的答案。40、所以我又往
西直门的方向走去：他们都告诉我别哭了
下班的时间是最应该快乐的时间，我掏出手枪
打死驾驶员，逃出地铁站，往西直门的方向走去
那个被打暴的脑袋，我理解，我热爱驾驶员
这个职业，当火车开始往后退，除了我
就是碳头，知道那种感觉。41、但我可能害怕
也可能喜欢一个人呆着：红黑相间、格子衬衣
左口袋，没右口袋，一包烟，一支火机，一个手机
衬衣里面是深绿色的T恤（现在春天还没过去）T恤上
红色的五角星下面一行字——大写的英文“全明星”
也是红色的，从上口袋，到下口袋，距离不算远
左边，两张卡，借书卡和饭卡，十二点五十分
从看不见的地方，传来听不懂的音乐。

42、碳头日记之一：我来不及躲闪（在这个冬天）
连续几天躺在床上，风把烟带出窗外
进来一些看不见的寒冷，房间里，音乐美好
故事简单，它们有着同样舒服的形容词，不用因为
还没完全进入冬天而变得麻烦起来，我想到
好多办法，在冬眠的时候，梦到一些人步行（衣服干净）
仿佛是要去赶火车，又仿佛是要去结婚，或者仅仅是
去看一场大雪——反正他们的方向是去，走在路上
慢慢地去，这使他们成为冬天街上显眼的一群。

43、日记之二：我难过，在买烟回来的路上
（想知道是什么把我搞成这样）我走得很快，很快
就能到住的地方：那里没有多少娱乐，会有更多难过
14月4号，晴转多云，总是这样的。我甚至开始
试着让自己更难受些，走上土坡，走在铁轨上
并试图回忆以前我怎么走过它们（但没有用
也没有因此而变高兴）。44、日记之三：

《早上好，啤酒瓶》，已经有人写出一首很好的诗
关于啤酒瓶，他写的是一只空碗，哥们
你也早上好。我很好，早晨出门买酒
或许，还会有人去写一只空碗，但不会有谁
写得比你更好，你是唯一的，关于这唯一的空碗
我也只能写，写一下眼前的红颜色啤酒瓶（看到它
我就想起了碳头，遥远的碳头）。45、写日记
不是我的习惯，但在某个 17 号的日子
我在黑皮本上写下一个
想起这个古代的人，想像他，怎么上街散步
出门看天，三月中旬，我还在武汉，连续几天
外面下着大雨，把远到而来的朋友送走后
我一直呆在屋子里写一些字（本来打算去江边转转
那里我也很熟悉）。46、那是多么的难受，而不是
难过的日子，它们来了（像一道半熟的菜
摆在桌子上）是先把电视打开，还是先去厕所
春天的季节，阳光花哨，满地遍野的花
满地遍野地开放了，可以脱掉鞋子（到处跑）
要不就倒过来，把头放在两腿中间，让花开在头上
顺便看看上面的上面（最上面就是天空了）我去了公元
20000 年。47、可惜我不是蝴蝶，要不我就直接
飞起，从大桥上垂直往江里掉下，像一幅标本
而不会让人觉得它是飘在空中的风筝，是吗
蝴蝶就应该像蝴蝶那样，飞在草丛中、飞到鲜花上
因为操蛋的不是蝴蝶，还因为我在说的，无非是
某个下午的情绪。碳头当然不是蝴蝶，也不会
无缘无故飞起。48、就是这样，对一袋巧克力豆
的关心是不够的，22 岁的姑娘，要关心房子
里的杂事，以及下班时回家的路线，就如同对
巧克力味道的偏爱，是不对的，穿漂亮衣服的姑娘
应该多关心窗户外面的天气（不要为此骄傲，外面

下雨了吗？)我没有在去买烟的路上，碰到她是因为一买完烟，我就回家了。她不是碳头她是谁？49、太远的事，容易想不起。我只能凭直觉，坐着，并着手画一幅画——他们说我只会画太阳，我就画了一幅宽银幕，上面太阳很大，很模糊，但它还是红色的——它把坐在地上的人照成了红色（小狗也是）骑来的自行车，在屏幕的外面。50、而那个小风琴手，在另一幅画里。那是7月的下午看到阳光时，那人已经在阳光下了（我在树下想一个人，写诗前会是什么样子）那人不是碳头（碳头很少在阳光下，也没有为拉手风琴而准备的手，不像有些人，他们的手是专门为拉风琴创造的）阳光下，她只顾着自己拉琴她拉得很慢，她是对的，把一首欢快的曲子拉长我庆幸，不是每一双手都能做到，在阳光下拉出一些声音。画中的小风琴手，让我想起一个人一个打水的孩子。51、他事先在沙地上挖坑，很大一个完全可以把人埋在里面，完了之后拍拍手，绕着它走了几圈，接着才走到江边。打水的孩子，他不是没有水桶在他手上（我很奇怪，他只是用木头不停地击打水面）。52、我们是见过面的，我和碳头我一直这样认为。我还记得风琴，这种乐器是用手拉的，电话里她说：她去了。去弹钢琴或者弹风琴。一个人弹钢琴或者弹风琴去了出门的人是一个红色的背影和十根长长的手指，我在电话的这头。我说最近，我的反应越来越慢，慢得快要抓不住自行车的手把挺远的，这一切，碳头说：很好。她觉得这样子非常的好，没什么，会见得不好（我不会拉风琴更不会拉钢琴，我只会几下吉他，那也只是几下子）

不过打鼓会稍微好一点，曾经我以为自己会是一个出色的鼓手，那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敢保证我们无法去想像它，就象断断续续的

那天的晚餐，和音乐无关，我们吃了一盘龙虾 一盘干菜刀豆、一盘鱼香肉丝，三盘菜，按照菜单上的顺序被摆到桌面上。我来推开窗户，到最后最后总是很远，但我们总是要在一起（全部）

但我们又是谁？ 53、我们都是真的，想喝多就需要放松 铁盒子藏着手枪，他说：梦见白色的铁盒子、一把枪 一朵还未开花的玫瑰（他是来真的么，他不是碳头） 这样的梦特别容易走火。他长头发大脸，坐在火锅店角落处，滴酒不碰，谁知道他有没有危险（神秘似黑颜色的保镖，碳头是神秘的）。

54、碳头的游戏之二：把你的手抓住，放在我的肩膀上，把以前的那些事想起来，不要忘掉开始想念 然后我们一起下车，换乘一辆普通的自行车 紧紧握住两个把手（用你的手，也可以用我的手）这样一来，我们的孤单（莫名其妙）它消失了（就在你发现它之前） 剩余的温暖，不在心里，就在那辆开出已久的出租车上。

54、碳头的游戏之三：挂在月亮上。走吧，如果有一把钥匙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你觉得，身体的周围迅速暗淡了下来，倒是远处更显得光亮些。那么回家呢，这根本，或许，就是你到街上走 这么一圈的理由，你想走到盲道上去，虽然那只是一个不小心合上两只眼睛（空荡荡的恐惧） 不能往后退，只能往前走，过去，树枝垂下 陌生、没有、碰撞、没有、你的脑袋、然后睁开眼睛

55、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可是我总是记不住 有一天已经是冬天了，我回到家发现鱼，不在鱼缸里，而附近，也没有猫（只有一片鱼鳞

漂在水面上)所以我马上找出笔记本和铅笔写下:
外面风很大,房间里暖气还没来。可是我,总
记不住,为何还要在后面写下“缘分”这两个字
有一天,已经是冬天了,我回到家,发现鱼
不在鱼缸里,而附近,也没有猫的出现——
好像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56、有什么东西
能被看到,但又是没有的。他很旧,回忆中
碳头也很旧,但他仍然不是碳头。我看不清他
是不是沮丧的表情,他把腿交叉在一起,手
分开在两头(杭州的冬天湿润,并且寒冷)。57、
因为湿润去得快,所以温暖也来得及,冬日里
他会出去街上散步,只抽烟,不说话。因为
湿润的天气,去得也快,所以在晴朗的日子里
他更多的是躺在床上,偶尔像碳头那样说话。58、他说
西湖到了,他说西湖不错,他说走过去吧他说这真的
是断桥么他说得对,但这不是断桥。如他所说
这里有少量的水鸟飞过(的确有少量水鸟飞在湖面上
但很快又消失在茫茫大雾中)。59、他不是碳头,不是
而我用力气剥开一节花生,放进嘴里,接着喝一口茶水
写字的时候,我没有忘记把窗帘拉开,就像夏天
过去,秋天很快到来,花儿开在空中却把果子
藏在地下,开花是对写字的比喻,对于写诗
我却没法把它比喻成地下的果子,当我把窗帘拉开
她就变成了一个黄昏中的女人,她在对面阳台上
晾湿漉漉的衣服。60、新年祝福:碳头,我说
一句话不会是一首诗,这当然有我自己的理由
打个比方:我拿下桌上的酒瓶放在地上之后
它成为地上的酒瓶(这是酒话)。在04年的
第一天早晨,我祝你新年不至于难过到家。62、
想像之一:我得到一张皮,穿过森林时,我披着它
过河时,我把它脱下,托在手上,小心翼翼地游过去

到了岸边，再披上坐下，看着河对面（并不是每次都成功）这是一张象皮，很小的大象，喜欢吃绿色植物，是他们的习惯。一路上皮有些破了它粗糙的样子，让我想起农民的皮肤（土色那种）紧跟后头有人说，快走，到前面去。他站在不远处的河对面，前面是一片阳光，更前面，是一条黑糊糊的河。

63、想像之二：风很大，我散步回家。九月，和风一起掉下的叶子，也很大，树变得光秃秃。树，它不再因为我的偶然一次经过，被人重新想到。秋天到了，那么是秋风很大，我打电话回家，打电话给远方的朋友

确认一个事实：一个青年，正在江边洗脚。64、

动作之一：打。从任何地方开始，在任何时候打手虫谁又会在乎，他最有发言权，他有自己一套见一个打一个，换一个，再打，再换一个地方（抬头三尺有神灵啊）他不知道，他还小。

如果神灵是个女的，他也照样打。像打街上的女人那样，狠狠地，往死里打，乐此不疲

过些日子，就是他的20岁生日，那时，碳头22岁。

65、动作之二：掉。一些头发在我眼前，晃动，下落到地上，在这个我必须走到阳光里去的时候

它们就这么掉了下来。也许是，先被风

吹到了空中。我走过去穿着一件绿色的毛衣

它们在上面稍作停留，又落到，正在走路的我的鞋上

稍作停留，最后落到地上，果然又被风吹起来，被吹起的

还有我头上的那些，它们不干净地盖在冬天我的脑袋上

不像是，人们经常说到的羽毛，下午时间

其实是我出门散步的时间，应该不再会有什么

掉下来，让想要走到街上的人，想起些什么。

66、到了一种感觉的时候，我便站起来，碳头用手

挡住吹来的风，为我点着香烟，那是中午的九棵树

屋里是种安静，有种动物在树上停留，让我听了

觉得不像是知了的声音，我也无所谓它，是不是夏天的一种精彩。我不关心，这时碳头喝多了他说有一年在海边，曾喝出过一把雨伞。67、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是碳头，从没在海边喝过啤酒，有时我仅仅是马路对面的那个售货员，闲暇时站在柜台观察马路上的情况：一个卷发青年，看上去好像是要开始走中午的太阳强烈得有那么点意思，大马路，朝天向着紧贴地面，上面根本就没有人，这里有一个问题青年穿着绿色上衣，为什么一种绿色在阳光下就变得不像是绿色，而是反过来的黄，甚至有点黑他的脚步有些怪，鞋好像紧了，这些都无法确定能肯定的，是他的袜子，很白，是新的——他刚从铁轨边上下来，鞋带上粘着草的叶子，那么他可能沿着铁路走好久了，掏出香烟的青年站着没有动，十分钟那么长的时间里他抽掉2棵烟，第三棵，被夹在嘴里，已经燃烧一半，厚厚的嘴唇，似乎，只有在非洲什么的国家的人才会有。等他移开脚步，离开他所站的砖头时，马路上已经有车出现，一点也不意外，因为这时候也起了风，还有人，越来越多的人，最后是人群出没在马路上，空荡荡的马路给人感觉，一下子变成沸腾的城市街道。碳头说是热闹街道，但我觉着没什么不同。68、我们走出小区，我和碳头，另外有一些人则正在往里走我回过头看，后面是杨树和墙夹成一条的道，有小女孩有两个妇女骑车经过我们，也经过我们并排走的样子一群乌色的鸟，它们大声地飞着。69、抒情之一：放下左手，右手，应该放在右手边，两只手捏在一起不要哭，不要骂人，听不懂，我就再说一遍——放下左手右手也放下，两只手，捏在一起，不要骂人，不要哭听母亲的话，今天，太阳不错，你要走，就走好了

你就像一支打不着火的打火机，当然，要是你走了就不要再回来，到哪里，都要勇敢（神经病）所以不要结婚，碰上姑娘，问她好，但不要和她结婚周游世界，把地球上所有葡萄吃个遍（注意保持食物新鲜卫生），或者，跑到森林打猎，隐居冬天用兽皮当衣服，夏天，烧青草，赶走蚊子：这两种情况都会使你变老。再见。70、抒情之二：走了又回来的老鼠：撬起瓶盖时，一小股白气上升更多的泡沫冒出瓶口，刚好，也就那么一些和标签齐平，蓝色的标签上标着酒的牌子它是一张好看的标签，但不肯定，是不是贴在一个很好的地方。在这两者之间，从一个更好的地方看过去，前面还有一只啤酒瓶，两只酒瓶，一只绿色一只棕色，它们在更前面的窗户对面，一前一后这么摆放着，多看几眼，就会有种冲动，要彼此调换它们的位置。71、我想春天的感觉是模糊的（窗户关着）窗户外，远处的房子，和更远处的空中，一些鸽子它们像我熟悉的麻雀那样在飞，仔细想，它又是清晰的有时是春季，我坐在房间里，窗帘已经拉开了，之后窗户也被拉开，我看到一些房子，每个房子顶上有一个红色的水塔，水塔上面是天空，远处天空上是一些鸟，太远了，我看不清是什么鸟，它们飞得很有形状，我刚抽完一包中南海，接着抽昨晚剩在碗里的红梅牌烟头。72、那时我一直用双飞燕牌鼠标我喜欢它的样子，并且经常为它擦洗。就是这样双飞燕牌，我写下了上面三句，而且刚好，就是这么三句因为碳头的一首诗，我有必要再写，下面的几句，表示我对这位老朋友的尊敬。73、如下：没有翅膀的飞机还算飞机么。那是火箭，或正在飞向伊拉克上空的导弹我打出三张 Q、三张 K 加方块 3、5。手头剩下两张牌红桃 10 和红司令。这局牌，没有炸弹，我赢定了

如同高高在上，轰炸机里的美国士兵，而武汉这边的整个下午，阳光灿烂。74、阳光一直灿烂，碳头在家没有出门，出门的是一个女人，她从床上坐起说：我要出门。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长得漂亮的女人（哪怕她没有漂亮的衣服）她要出门了。

除了带上手袋，她还应该带点别的

碳头说，那你去哪。但没问你要去干什么，她说不知道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他告诉她出了门最好往西走，那样的话，说不定还能看到晚霞。75、有一首很美的歌，不知道是怎么个唱法。我打电话问碳头你那边的天气如何？碳头说不清楚，他说下雨吧那就下雨吧，都说美国是个好地方，美国也下雨。

76、似乎有点冷，挂掉碳头的电话，我把窗户关上夜太深了，我想听首暖和点的歌，比如“一块滚来滚去的石头”。77、这样一首老歌，我在一个下雨的日子听过，在博大音像也听过。那是在武汉我等着一个人，从街上任何一辆车上走下来。这人不是碳头。也不是碳头的朋友

这人是谁？我忘了。可能是夜晚来得太快也可能是水果摊上的那盏灯，实在晃眼，仿佛暗示着我只有在博大音像才能等到这个人。78、我和碳头的故事：我们用铁锅煮水，热得快坏了。冬天来得真快碳头躲在被子里，像她自己说的田里的麻雀

这时，我们多么需要一只暖瓶，暖和身体，也暖和我们不常说到的爱情。79、故事二：我们一起养过兔子也有很多啤酒要喝。这个故事似乎太短了。80、碳头说要知道大人物，要知道先把马桶盖拉起来，然后才能坐下去，还要知道厕所很小，雨季还没来，傍晚就已经到了（要知道有些事是真的）上厕所前应检查有没有手纸，她还没下班，大人物也要知道讲究卫生，大人物必须知道不能在

马桶上大声叫喊，像个写大写的傻 B 一样，要知道这样不好这样会引起窗户外小鸟的惊慌，没有必要，要知道洗手之前要知道提裤子（天气还是有些凉）大概要知道对着镜子说点什么，把头发搞搞，转身进入厨房之后要知道右拐，才能走进房间途中经过客厅房间里有床，并且要知道爬上去，这已不是马桶了躺在上面，要知道把被子盖上。80、要知道抒情除了抒情，还是抒情，全部都是抒情。碳头说三月是抒情的，不说天气，就说古代的诗“烟花三月下扬州”代表季节美好，碳头说三月又是不抒情的，北方的人要去南方跨过长江就到了。住在南方的人，比如我，当然去更南的地方，比如忽忽查，比如埃及比如说 1P5——这些都是好地方，也有好风光，错过机会就需要继续等待。81、然而，碳头说三月在另外一首半成品的诗里不是这样写的，它说下午来到一个地方，除了阳光，还是阳光全部都是阳光，三月，不是说着玩。天空主要是蓝的，另外一部分是云的色彩。82、碳头喜欢阳光我也是，我站在在天桥上，有一个穿黑皮衣的青年我喜欢他，系在腰间的皮带，但他不是碳头，此时的碳头正在一辆火车上（冬天，我更需一件加厚的毛衣）我在等一个人，她还没来，她当然不是碳头。在有小风而且寒冷的空气中，我想，她也许会穿一套绿颜色的衣服——等待是必须的——我趴在栏杆上，不再去想那些熟悉的动物，它们都不是碳头，它们也不是生意生意就是生意。而对于这个不小的，但的确还年轻的人他是谁（他已抽掉夹在手指上的香烟）而我在等待的人还要继续等待，就像时间移动或者晃动——我不清楚它们实在都太暖和，这不是我的风格（在走下天桥之前，我愿意留下我的部分感情，在一个普通

但又有些疲劳的傍晚，月亮不大，看着也不便宜——
至此，我已焕然一新，并感到有些美好的东西等着表达）

死去的一天

又一天过去，它成了
死去的一天。
清晨，4点45分
脑子被几个梦清空（穿错
谁的拖鞋？
重新回到学校？）

点上一支烟，这时
最好拉开窗帘，一口气
喝掉整瓶鲜橙多，然后冲去厕所
推开窗户，放节奏缓慢的歌
恢复经验以判断自己并没在恐怖之地醒来，这儿，我们
先假设语言并不可靠，事实上
我并不完全
相信语言，只要
给钱

3、在马桶上看《符号学》

半小时后，第一次下楼
吸收地气。太早的早晨，下着细雨
非常顺利地避开人行道狗屎，这一片
绿草如茵，300路正常

开在三环上——已经
有人在上班路上了
他们透过
汽车玻璃看风景，我则
透过同一面玻璃
看到他们面无表情
知了在狂叫

(想起 01 年
夏天的李滨
他有个按时踹开门
以确保他没闷死在房间的好房东
想起同学阿牛，电信奇才
他上个月去阿富汗出差)

转弯时，我看到一个单衣少女
看到一样好看的东西
还看到一头不怕雨水的鸟
看到太老的东西，新开的花
看到从没见过，但确实有
我看到细的软的，在过天桥时
看到了无比巨大的东西
我横穿过它，路过
报亭，接着回家

在床上躺 5-6 个小时
外面下着雨
8 月

最近发生了不少事
这边股市让中产又要被抢劫一次

那边又来点爆炸，搞一下独立
这儿开火，那边消防演习
这儿天气热，那儿竟然
还在余震。如果我
还在看新浪新闻
看电视，看免费报纸
很有可能，我会
突然
成为厌世主义者
从而戒烟

如果比昨天更残酷
我可能会多躺**2**小时

只是没有

正式起床，第一次刷牙，穿好
牛仔裤。把头发弄乱，找一支齿轮打火机
钥匙，几块钱，拖上拖鞋
做个不成文的祈祷（对着镜子）
出门
从
七圣路
走到七圣南路
一路琢磨理由以用来思考如何
度过这琐碎无足挂齿一天的另一个理由
看见一条河。



两听百事可乐

选择厚的云层
几只鸟（吃饱了）扑腾在低空
它们没有停下，选择
快速飞开
这时，你已用了一听
在拉开另一听百事享受
宝贵分裂后
所带来的平静
（灰尘真美！你看到了）
而你还想赞美赞美落日的红
就像对一个女人
使用定量的花言巧语
有没有想过？伤害一个女人
应该从她的
少女时代开始着手
——你做得很好，结果
配得上一场胜利

农村往事之前门山

一个人回家，仿佛又回到了往事之中
我把窗户打开，前门山静静的
停在窗外，也像是摆在窗外
不远、不近
是我熟悉的一座山。
它那特有的颜色，是我
喜欢的颜色。它当然不动
我也不动。傍晚时分
我点上一支烟
楼下的母亲
在喊吃饭

一家人
真的无所谓吃点什么
尽量不要说话，让苍蝇
飞在饭桌上，飞来
或者飞去——这不会
是前门山的问题
但也不能确定，飞
是不是一个多余的动作

许多年之后，夏天
我再次回到家中
一推开窗户，外头就下起了大雨

想起一个能倒背《水浒传》的农民

想起一个人，想起他时
我正走在解放路，正要走进
路旁的中山公园
路的两边，有一些人
站在梯子上
修剪法国梧桐

2003年，我不是一只奇怪的鸟 但记忆色彩斑斓

1、《我大致能明白》

比如在对过往事物回忆的同时，有些东西
也在往前移动：我想起 03 年那个下午
一辆长途客车开往沙市，我不在
那辆车上。车从半坡走上引桥
那时，天是阴的。除此以外的一切
都在阴天之下。当然
03 年已经过去了

2、《我不在那辆客车上

一个月前，还是在冬天》
火车经过驻马店经过石家庄
它从武汉出发，最后抵达
北京西站。沿途的山丘和平原
分别在阳光下和夜晚的深处，不算陌生
而新鲜是另外一回事。新鲜也不陌生

熟悉一块地方并不困难，有没有人
主动去陌生一块熟悉的地方？有些是问题
有些则不是。可是一个人的一意孤行
又算什么？

3、《A 住在地下室》

AA 和 3 个 A 也住在地下室，A3

A4 如果他们也过来住下

房间就拥挤了

我住下，又多了一个人

有时大 A 也会来

他从 17 楼往下乘电梯

没走几步就到了

但他不会住下

03 年，我在此度过部分时光

另外两部分记忆模糊

4、《过夜就是 12 点后还留在房间里》

拉开窗帘往外看，一半是地下

一半是路灯照耀下的地面

11 月的夜晚，没有女人

在此过夜。AA 出门了

外面有风，有小雪

室内却暖和一片

5、《燕京牌啤酒没有清爽型》

它是 03 年最难喝的啤酒

配合 D 字母打头的过滤嘴香烟

头痛便成了第二天中午上佳的礼物

北方的 11 月，空气干爆

（其实干爆的又岂止是空气？）

A 对着窗户说，“有没有想去一个地方
又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过
去一个地方呢？”我想
没有人会对此做出回答，包括 A3
他翻开被子，坐到椅子上

6、《无论说起过什么，还是有些话其实并不想说》
该不说的，我们尽量回避。就好像我们
从没说起停在窗沿上的麻雀。雪停了
一群人走在街上，阳光自然是好的
只是色彩斑斓，绝对不会是为了
形容一只麻雀身上的羽毛

7、《11月7号，西红柿放在电视壳上》
准备送给赶回成都的3个A
他没有要。他太瘦了，也不够红
这只很红很红，太红的西红柿
就一直放在电视壳上
一进门就能看到
03年的3个A
喜欢烂，不喜欢红
他还小

8、《有一天，我梦见所有的A
去了更北方的四平》
它仿佛不是一个大城市
朋友鸟A在院子里晒太阳
他在附近商店配了
一副崭新的眼镜
就是在真实的那一天
我坐列车返回武汉

而3个A，他已经到了成都
也就在那一天
AA去了石家庄
而A和A3、A4继续
在地下室住下
它不算宽敞，不算明亮
并且A代表过去

9、《回到1月，开始跳这个动作》

它短暂而又幸福，一直是往下的方向，一直是一种瞬间的感受和一所城市一个冬天
和一个傍晚所特有的无聊：一点不稀奇
但存在古怪。于是有人跳上
一辆好的火车
1月

10、《到了2月，天便黑了》

我再也不需要去做一件
像散步时抬头这样的怪事情
在2月，天又黑了，街上（有时
仅仅在风中）能吹开的就让风吹开吧
衣服、头发、纸牌、还有街上夜女人的裙子
它们会飘散开来，成为只有在春天才有的景象
它来得是那么的快，比我走路还快，甚至还快过了
天空暗淡下来的速度

11、《03年的另一部分记忆在3月出现

它出现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叫棉花的姑娘》
我们在一段废弃的铁轨上碰面，有没有？
我们在一间咖啡店谈论当地的河鱼，有没有？
武汉的天气，在2月时好时坏，有时下雨

有时，只是看上去像要下雨。而站在河岸边的棉花是一个坏透了的姑娘。是，还是不是？

12、《答案是或者冬眠，或者去冒险》

三年以后，就有冬天和雪花
一块从窗户飘了进来
我躺在床上抽烟，休息
有人问我：你还在冬眠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03年的4月
有人建议我去冒险，而不是去坚持
世界是平的这样的想法
生命短暂啊，你补充说道
那么我给你的想法就是：回到冬眠
或者冒险去湖边一带转转
“三年以后，就有雪花和冬天
一块从窗户飘荡进来。”
这句话的意思，在于你
如何选择

13、《真诚的5月》

要是有一个女人对你说，你很坏，那就算了
没什么，Nothing。要是她说你，这个人真的很坏
那也许更没什么，仅仅是叫你快点离开
至少得离开这个不大的房间：房间
的确够小的，窗户朝西。她坐在沙发上
看一本武侠小说。没有人会不同意
她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
可是有些话，怎么能回头去想？
稍微远一些就是火车、河流、不同季节的城市

14、《6月，我为一个朋友的意外而感到惭愧》

知道这个消息是在无风的傍晚
一个朋友死了，是意外
我们很久没有见过面
他是个高个子青年
他死了，成为一个事实
事情就是这样

15、《游戏》

我闭上眼睛，看到一片红色
它离我那么近，同样也是那么的巨大
它的形状是这样的，或者是那样的
总之它在慢慢变成灰红，再由灰红变成
完全的灰色。直到最后，最后
它变成了黑色。它什么也不是了
我睁开眼睛

16、《看见灯笼》

我有过挂起灯笼的经验，但不是在夏天
如果是听一首歌，情况就好多了
但不是用手。我用手敲打键盘
在没事儿时插进裤袋，这两样都比
挂起一盏灯笼来得容易
那一刻，7月之夏
我在武汉7楼高的房间内打字
客厅里，一首音乐刚刚结束
另一首又响了起
我让双手离开键盘，走到窗户前
灯笼，就在这一刻被挂起，在对楼阳台上

17、《8月，8月》

好像是谁说过：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类似于梦的东西

我也有。在完成它的过程中，至少在 03 年的 8 月
我一直都在睡觉。偶尔也会醒来
可很快，我便又睡着了
这的确是一辆开往沙市的长途客车
梦里有车，有城市，有车
开往沙市的时发动机的声音
公路是直的，两边一大片树木
缺少另外一个夏季应该有的色彩
车上的乘客，有的不到沙市
他们在中途下车。我也在中途下了车
走去路边摊买一瓶冰镇汽水

18、《9 月，13 号》

那人点着枯草，把手放在火苗上取暖
之前，我已坐在草皮上
附近到处都是懒洋洋的烂阳光
我从铁轨的另一头
散步过来
03 年 9 月 13 号的日记末尾
宜：祭祀、栽种、余事勿取。
忌：诸事不宜。

19、《10 月利于写作》

一、所有发生在这个 10 月的事
包括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
以后继续发生的
都和这个 10 月有关
在 10 月，只要我打开房间的门
她都会出现在窗户前。阳光照耀
我好担心，那是一片什么样的阳光呢？
10 月的阳光单薄，泛白

摇晃着正在打毛衣她的身上
构成了10月里的又一件事
10月刚开始不久，我暂时还只能靠想像
来完成这个月份。它不会太长
有31天，但过程需要等待
二、温暖来自一件绿颜色的毛衣
也来自房间外的温度
我刚从外面回到家，天
已经全黑了。
编织这件毛衣的人
她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晚餐已准备好
三、到了深夜，我让自己变得小心
不再反复下楼，而是安静地呆在房内
外面风依旧很大。下雪还没到季节
这会儿，她已经睡下
一盒香烟摆在
离开她不远处的椅子上
我一伸手就能拿到
它让我想起，在寒冷的晚上
一个士兵拿着冲锋枪
活动在阵地周围
时不时地朝天空的方向
空开几枪，之后
又迅速回到
篝火旁

20、《11月，我为什么会想起蛇
同时又想起了骆驼？》
想起在不远的建筑工地上一些麻雀
它们在我曾经看到时上下跳跃

突然散开在城市上空
城市里怎么会有骆驼？蛇
在这个季节已经爬过
小时候的山坡。冬眠了
而我最习惯的老鼠
说不定正躲在农民的麦堆里
还有大象，这种喜欢群居的热带动物
在丛林里隐隐约约地就丢失了

21、《多么难受呢？而不是
难过的日子》它们就要到来
像一道半熟的菜
摆在桌子上
阳光花哨
满地遍野的花
满地遍野地开放
这些都不是用来描述 12 月的北方
有人脱掉鞋子，到处乱走
有人则把头倒放在两腿之间
顺便看看上面的上面：最上面
就是天空了。12 月
我去了北方。

22、《用游戏结束》
夹住香烟的手放在大腿上
黑裤子。也是一条脏的裤子
被手压着的那条大腿
压住另外一条大腿
交叉在一起，像 X 形
但又不是很像。两条腿之间
是另外一只手，是左手

右手指间的烟已经
燃烧了一半（还没灭）
两只手都不是我的手
我的手正夹着另外一根香烟
他坐在长凳上，而我
蹲在一块石头上
这是公园的一角
很多人走到一块儿
公园的另一头
几棵树下
一群人围着石桌打牌
有的看鸟，看完鸟后
摸出香烟把它点燃
他们都没说话（他也没有
我更没有，我在抽烟）
我蹲着抽这种叫红梅的香烟
（他已经站起来了，他一边抽烟
一边走出公园）

在凯宾斯基对面车站

相当疲惫
985 路车发生
交通事故，也可能那个司机
下车，走回家结婚去了
我们不熟
没见过

重要的是车站
就是一种用来等待
的东西。等什么
那是你的事。
我在等待
空气中的柳絮
落到地面，等待汽车开过
再次带起它们。
这很无聊
但为了省几个钱
用这种办法磨蹭时光
也算值得
一对坏母女，女儿
用手指点点我的肩膀
让我回头看着。意思是
“你得给我们2块。”
如果不给，她们会
叫么？她们会
不会伤心？
她们会让你见识
什么叫坚持就是胜利。
——我不能打她们
估计，也确实打不过

跑到对面
凯宾斯基饭店
需要跨过两道护栏
但在跨过去之前
得承担很高
被车撞飞的风险
听杨黎说，那里有

一种德国啤酒
是全北京最好的啤酒
这话，我听徐星也说过
最近喝得实在太多
去一只五星级宾馆
单单为了喝
一扎啤酒
想想
都觉得幸福

她们不管我站了大半个小时
为何还站着。

睡觉就是对一切进行自动恢复

好像只有一种理由
我才会去理发：那就是它
长得实在太长太过茂盛
现在的感觉是，看着比以前多
(实际还是很少)的胡子，感觉
需要搭配一款稍短的造型
说不出理由，所以说它
就是一种感觉
夏天快到了

太疲倦的身心
做任何事都慢吞吞
狗在晒太阳

在阳台上

这些是我唯一能做的：

喝维生素饮料

反复睡觉，做梦

在梦中出汗。

但我从没梦到抽烟

傍晚，我沿着田间小路

走回村口，老爹卧在

水渠里，嘴上吹大泡泡

他的后背有一大只老鹰纹身

我终于醒来，去厕所

洗头发

逃避烦恼

有人认为这个

也算睡觉的功效之一

刘若英是个孤单的女人

唱歌什么的就算了，还有喜欢

不喜欢这种事，谁又说得清

现在连我都知道了你是个

孤单的女人——刘若英

再呆会儿，我就要出门了

去散步，你唱的

那种孤单

我没有

农村往事之姐儿头上带着杜鹃花

山里的雨水还没退去
看水的人却早早来到岸边
大雨刚停，河水来得快，去得也快
我收起雨伞，带上草帽，和母亲一起站着
新出来的太阳，温暖极了。
河的对岸，一辆拖拉机
正被慢慢从水中捞起
这时，不止一人
往桥上跑过去
母亲也跟着大喊起来
我不知道，刚刚还在身边
指手画脚的姐姐
这会儿，不知
去了哪儿

就在下落板掉下的一刹那前 牧师匆匆跳回到绞刑台上^①

你担心每一个深夜打来的电话
你睡着了，然后醒来
这不需要任何技巧
没有比铃声
更有效的命令
同时，你也不知道
周围已经发生了什么
可你知道这一点

你觉得，你
大概在想
一种奇怪动物
准备迎接一个秘密前
会做出的怎样
的一个动作。
朋友说的，都是真的

包括他想说
但你说，没必要说的
那些。又或者是
活成一个饱满生命
它的来之不易

结果，你
也没能继续
睡下，你
去厕所
看你喜欢的
海明威的《大双心河》
他也是你，喜欢的
其中一个
装逼犯。

① 题目出自海明威短篇小说。

无聊得一逼

你往烟灰缸弹入两粒烟灰
然后去厨房煮面条，这个月
你赚到的钞票是0分
你觉得天突然变热了
4月份

你在喝啤酒
吃青岛海龙食品有限公司
出品的海龙鱿鱼丝，这个时间
城市大部分有工作的人
都在办公室打瞌睡
没有酒喝，但，也许
会想着怎么偷情
才算100%天衣无缝
狗日的，你骂人
只有神仙才能听到
无聊得一逼

地球的一半永远是夜晚
一般来说，这没问题
估计也会有意外
房间内竟然有大风
门和窗户
都关着

屏幕左下角一亮
http登录QQ：他姓游
有时，他的QQ名叫ptth
许多好友都有成为疯子的潜力

狗在吃你煮的面条

听歌

“几百头麻雀、几百头麻雀”

下一首是唱发生在1979年

几个少年玩轮胎的故事

于是你换了一个全拼输入法

把文档窗口点击成50%大小

“玻璃花瓶，有一只荸荠

这是你刚扔进去的。”

你输入这两句，迅速

又输入“引号和你输入这两句。句号”

自动播放下一首：《COMFOT ME》

你用塑料打火机点燃一支香烟

这种动作，因为太多，太频繁发生

以至于根本没多余的意义

点着，或者不点着

但事实上，也不存在

绝对一样的动作

你知道这点

很舒服

我们很抒情，异形也是

有一种打不死的异形就是迟早会得上帕金森的我们

——双手发抖，还喝着夜酒

一边说，“只要裤子上

还有皮带，我们就
不会死。”

百合

女人是种动物
区别于男人
她们洗完澡后
就睡觉去了
如果是一种花
百合会比较合适
一百年开一次
一开完
就自己合上

房间很乱
灯一直亮着
我的女人
是一个
小巧的姑娘
她看上去
不像是灯光下的
一种动物
可是百合花
我也仅仅听说
却没有真的见过

DiabloII v1.10

不要和危险过意不去
在夜晚，即使在不错的夜晚
我的在巨人家族的朋友
你也不要走在空旷的旷野中
我警告你的一意孤行
它不会使你高飞
或者远走
虽然那一切
都来自于这个
叫着绝望平原的地方

迎接免费到来的太阳风暴

“不相信有什么能击倒我。”
我的生活学习型朋友暗示
自己已金刚附身
我猜，他肯定没试过一只
时速超5万公里的烂番茄
——你能相信吗？
太阳风暴即将来袭
我们的欢乐毁于一旦
更多的痛苦也是
这么好的好事
有什么理由拒绝？
它总是、一直和永远
我们的最爱

Windows Live!

就 1 秒钟
你想干点什么？
——我是说它
你全部的生命时长
而且不是假设

执著于一部30集
国产电视连续剧的结局？

我看不大会
这太难，我是说你
又能干什么？
前无古人
后也无来者
漫长就不说了
只是
有一天
你起床看到
温斗士礼物！
就想起了这些

熟悉

有种熟悉我无法说出
好比一个有经验的车手
他能把自行车

骑得快要飞起
却不知鸟
如何飞翔在地下
特别是大雨中
马路上
一辆老式自行车
急速而过
又突然停下
我看到他
单放手
右脚支地

午后作业

远远望去
天空在天空之上
地平线以下
事物由远及近
一片树林
和更清楚的树木
在阳光下
被包裹起来
发亮的
并且也是模糊的
一直来到眼前。
一个人站在阳台上
靠着栏杆，背对向远方
必须要说明的是：

这个还年轻的人
弹掉烟头，起身进入客厅
客厅里，三个
打纸牌的人
完好无损
午后的牌局
没有在树阴下
那么容易让人紧张。

杨黎，此诗献给杨黎

其实，也谈不上非常
但还是有一点突然
我们说季节变换
总可以推算
但何时想起朋友
这种事谁又能说准？

有段大提琴
演奏它的人
叫马友友
拉得好
奇怪的是，老朋友
我们把诗
写得那么好玩
——做什么？

从逢中穿过

我从狭逢中穿过来到一片开阔之地
只有我的影子和我还联系着，在一起
它在我的前面，使我不知为何我
会背着，而不是迎着阳光走去
想必是黄昏的原因
——我没有停下
继续，直到后来，不管怎样
我抬头看天，一只被油漆上去的鸟
被我错看成了云彩的一种。

重感冒

现在我很生气
下午，天涯某个编辑
把乌青帖子的题目改了
他有这个权力，我生气
并不是因为这个。我生气
是因为这傻逼让我
想起一个常识
那就是坏人
他永远是坏人
但我生气的
还不是这个，我生气
就是因为我生气

3月20日，奥巴马夫人在白宫种菜

一个黑色优雅的女人、一座白色的
被阳光包起的宫殿，那种蔬菜
叫什么名字？加州橄榄？
今天的奥巴马夫人有些疲倦
做完两个孩子的早餐后
她又来到院子翻土
——奇怪么？
从我的窗口往下看
眼前是一趟熟悉
流动的风景
有一种
说不出的
熟悉的感觉

花生

我在吃花生和我为什么要说花生
这两句话，一句是事实
一句是一个我不知道
怎么解答的问题
我问F，为什么花生
这个名字听着如此舒服
甚至有些感动？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F说，因为很美
很美，难道这也是对

这个问题的回答？
据我所知，花生
是生长在地下的果实
俗名落地花生，夏天播种
秋天收拾。现在还没到冬天
我又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花生？

天生混蛋

你走进森林寻找一头脱皮猴准备给它理发
你的、它的，其中有一个脑袋肯定坏了
出发前，“还回来吃晚饭吗？
我的孩子。”妈妈问
“不了，”你说，
“就让你们继续见鬼去吧。”
提起枪，带上狗，武装成一个天生混蛋
将不要的秘密全部锁进床柜
最有的可能，一去不返

森林在渐变的黑暗中向你召唤
这省了你不少投入它怀抱的力气
狗在地上嗅找它的同类，你
看见一对麋鹿，鹿角有两公里宽
可惜你的朋友都死了，否则
还得向他们解释两公里到底有多远
脱皮猴，你在哪？

你将杀了它，你的脑壳坏了
所以，它为什么不能先杀了你？
这很公平，森林之王得到这片地盘
你正为此而去享受这过程
——夜幕彻底降临
月亮初生如黄金
这正是时候

左边

左边很安静
房间的左边以及
杯子的左边
都很安静
又黑又高的杯子
我站在左边，杯子
在我左边，左边
是一个塑料瓶
两根油条、一盞
灰暗的台灯
窗户也在左边
窗户外也是，窗户外是天空
对于天空，我们已不能说：
在左边。只能说在上边
在很高的上面
这没什么
因为阳光从左边进来
我看到，阳光

照在我左边的脸上
却没照在我
左边的其他地方
左边的下午，我以为
左边就是这些了
但不是。左边
我指了指左边
那里是一面白墙
也是一面左边的墙
当然，它和右边的墙
并没有什么区别
左边的那些
一直在左边
而右边，右边
什么也没有
除非我说
再也没有左边了
直到傍晚来临
太阳在左边挂起
墙的再左边，或者
更左边的地方
我看不到，我只能听到
火车开过的声音
传进我的左耳
除了它们。左边
依然一片寂静

红梅

我把能想到的话放在前面
红梅牌香烟放在桌上
早晨从12点开始
有害身体健康
要起床的已起床
吃好饭的也出了门
我把窗户打开
一口痰穿过阳台上的盆景
下落，途中有无法看到
但能想到被它经过的东西
远处是一片废弃的工地
12月，武汉的冬天
我无法具体说出一些事物
只能无端地表达

**过一会儿
你可能问我从哪来。
我可能会免费告诉你
维持难过需要的一些天赋
或者怎么辛酸得像一头妓女**

可是再过一会儿
我可能真就睡着了
可能和你，说上几句
可能不会，可能会下雨
也可能下点别的

有什么所谓
无所谓。

空当接龙

开局时牌翻开，八列
A代表一个人，准确地说
一个像A那样的人
K一样，牌
分红和黑
红有两种形状
方片，或者桃花
A可以自由移动
从A到K，经证明
不论K或A，所有牌
最终都能移开

吊环

吊环刚好可以伸进一个人的头
那个人坐在沙发上

一座露天沙发
好像是有人特意为了
守候一场大雨

才被摆放着

对于
焊接在
栏杆上的吊环
对于一座破旧又
被草地包围的
沙发，对于死掉
这样一件奇怪的事，无一
例外，他会想起
怎样的一头食草动物？

四月末
又是那个人
在一个阳光泛滥的下午起身
离开沙发
而我

正试图将身体的整个
穿过吊环，去体会那种
怀孕不久的感受

都宝日记

1、2004年10月30号、星期六
上午晴，有少量阳光，下午开始
由晴转为阴天，室外温度下降
严重——完全没了阳光

我呆在房间里
没有安排阴天的活动
下午，有零星小雨
从天上落下，经过13楼高的窗户
突然就黄昏了

2、我不在家

而是和张努一起去了远处的动物园
那个时候，天还没有下雨，我和张努
坐公车，在动物园站下，但是没有
走进动物园，而是拐了个弯
去了附近的服装市场
在那里，我们要
买到一件
冬天穿的衣服

3、在北京

秋天短暂而冬天
又相对漫长。这是我的经验
作为一个南方人，我没有想到
在人群拥挤的服装市场
会碰到一位朋友：她在我身后
喊我的名字。只喊了一声
却足以让我回头，她可能
会是谁呢？我不知道
但它不会是这一天
的最后一个问题

4、一些事情正在改变

我是说，昨天还是个阴沉的日子
今天就变了样。从13楼望出去

高楼、烟囱，更远处是模糊的香山
我刚起床不久，点着一根烟
第一件要做的事
是给鱼换水
它呆在鱼缸里
已经很久
想必还会更久
只要它
愿意

5、31号是所有十月的最后一天
我很愿意这一天从中午开始，一直到下午
熟悉的阳光，还能从窗户外照进来
久违了
我的老朋友
在该出现的时候
你从没让我失望过

6、这也是一束阳光应该做的事情
照射，或者直接到达一段香烟的表面
烟还没燃烧干净，但却是这房间里
唯一能发出光的东西
我在乎，不仅是因为
这样的下午，平常、安稳
而是在夜里，它们
将会是想到白天
的方式

除了抽烟，我还喝了
朋友留下的啤酒
阳光正好

7、有人敲门

敲了两下，接着
又轻轻地敲了一下
没有推门进来，没有再敲门
我注意到，在敲门之前，周围的一切
是那么的安静。但这种安静
也仅仅停留在，敲门前的
那一刻
那个人走了。

8、而我继续留在房间的一条靠背椅子上

同样的椅子，房间里有两条，很难
分辨哪一条更老一些，或者更
舒服一些，有时候，偶尔
我也会拿下窗户上的
花盆，放到其中一条上
没有问题

9、这首先是因为

那个人，他走了
我不知道他是谁
也许是一个送牛奶的年轻人
我见过类似的家伙
他们很难在街上被认出
只有当他们提着牛奶
站在别家的门口
他才会表现得像个有工作的人

10、其次，张努也知道了

那条街并没有名字
相反是对面的那条

才叫甘家口新街
它很旧，入冬的天气
它让人感觉不到有
什么色彩
也就是在那时候
天下起小雨
我们走出温暖的面馆
最后，走到寒冷的街上

11、最后

一个注解：都宝
香烟牌子，产于安徽芜湖卷烟厂
价格在2块1到2块五毛之间
混合型，吸食有害健康
这就等于说，一个不抽烟的人
他享受下午的阳光
也总是免费的。

一个点，它是黑的

我们可以讲道理，也可以比谁狠
你在一块邪恶之地，并没过多选择
只是讲道理的人，暂时放弃了对数学的迷恋
转而死磕一场还没到来的大雾
而狠角色，他的 / 他们的
污秽，难以用雨水加以稀释
更别提昂贵但无法
采撷到的晨露与霞光

——故事的开头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要拉过一张白纸
把它盖住

银杏

那棵不叫银杏的树
它也不叫冬青。
我有些慢，疲倦的
感受则来自另外一个人
她站到树下，接听一段电话
她走后，我想起一个人
一个女人：穿同样花色的裙子
但她的脸很嫩
不到10岁。

落雨

1、落雨，而不是下雨
这是我对一场大雨的回忆
也是对它的一种说法
黄昏时间，雨从天上
直接落到地面，迅速消失
我的回忆，应该在天上
就已经开始

2、头顶的天空

实在太空
没有云
当然也没有云飘过
能看到的天上，除了蓝
就是更深的蓝
那是天空的颜色
但却让人想到
雨过天晴
周围万里无云
万里之外，部分云层
正携带大量雨水
匆匆赶来

3、这一年，我二十五岁

在这样的年纪，在秋天
我走在街上，也许
一辆公车
刚好快速开过
我抬头看天
并不急于回家（一座
二十层高的楼，我住在
十三层的小屋里）
晴天的心情
表露无余，我想
这也应该是张努的心情

4、张努：女、二十三岁

在阳光下，她像一只麻雀
在雨中，她却更像一只猫
我希望她更多的时候是在雨中

因为张努是雨季里的姑娘
此刻，她也许正在
十三楼的窗前，坐着
等待我
也可能等待一场大雨的来临
谁知道呢
是落雨
而不是下雨

5、在北方，雨是神秘
而又奇怪的事物
它代表着丰收
同时它
也暗示着回家的人
需要加快脚步
因为雨
就要来了
对于一个必须
回家的人，马路
只是用来散步
但不能用来
一直散步
因为雨
就要来了
这件事
不用问路人
仰起脸就知道
一个人奔跳着赶回家
开门的是一个熟悉的人
这在北方
还是件陌生的事

6、打个比方

我熟悉一场雨的过程
但不一定掌握
它是否会落在华严北里

7、这场雨来得快

然而去得也快
我走进门、关门
它在下
我走近窗户
它还没有停
我听到了
雨的声音
不是很大
但十分吸引
当我拉开窗帘
再推开窗户的时候
它突然停了
这让我毫不怀疑
探出头去

8、有人说好雨

清楚自己下在什么季节
也知道在什么时候
该突然结束
不是么，我对张努说：
我以为窗帘
是打开的。

9、不难理解

张努的委屈和雨无关

和落雨无关
雨从天上落下
一只猫正在地上
等待它的晚饭
晚饭不会放在椅子上
更不会从天而降
张努坐到床边
打开电视
这表明落雨结束
晚餐开始
我重新回到窗前
然后关上窗户

钻石海 23分17秒

而海里的光亮
我是无法去描述的
它的那些不干净的色彩
斑斓
漂浮在海上
永不退去

开两枪有限公司

“拥有枪支才能保护我的家人和领土。”
姓名：罗伯特·史密斯；职业：卡车司机
84式、半自动、5连发、国产步枪
军训那年玩过一次，成绩30环
枪这种工具，到底该怎么赞美？
“黑暗中，不断实施拔枪动作
已成为我进入睡眠必须的
想像运动”言下之意：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信仰
那就去挑选一把枪好了。”
送给正在、已经、即将被
枪杀的高级动物

刚果

在中国成都
秋天的护城河
远远望见一个熟悉身影
你朝他大声喊：德尼
德尼·苏三。
他肯定是听到了
——他不回头
往声音来的方向
竖起那根硕大
可以操翻
天空的中指

电子

不要发抖，白痴男孩
不要在街上醉酒，不要无目的
四处散步——快回到家中
浪费你全部智力去创造
一张形同虚设牌大床
不要盖上被子就开始哭泣
你是超悲伤男孩，不要滥交
星期天带最美女孩让妈妈给她做好吃甜点
不要担心你的穷人口音
我们已经被国际化了
想想你的生命、未来
每一个操蛋政府
不要把热情消耗在爱国这种鸟事上
不要随便崩溃——注意安全
你很勇敢又有一个坚强的心
不要做蠢男孩去前线吃便宜子弹
你生来就拥有与众不同的想法
不要在乎你那25,000智商
你只需要在阳光充足的情况下证明你
早已报废成一堆完美废墟
但又不知何时会
突然停止狂欢

日出，致宋静茹

耗尽过剩精力在每个不能入睡的夜晚
寂静客厅是闭门造车最佳场所

当骨头摩擦发出微弱的声音
你及时划亮火柴来上一次重启
很酷又准时、一次性抵达所有明天：
仿佛幸运之绳挂满脖子，金链
紧贴呼吸那样可以随便胡扯
2点30分，呛烟高手
你还需要多久
才能在吞云吐雾中醒来？
让我们换个游戏，缓慢逛进
二手灵魂聚集的超市，将你残存的
那点儿小心放逐至玻璃鱼缸
贴好标签，再喷上保鲜期
——你想去哪？顾客敲响门铃，等着入场
不用说，还有快递直达混沌核心
那片漆黑的舞台中央正立着
同样漆黑的饶舌歌手
反复叨比着：嘿慢。

隔夜诗

鬼不出现在电梯里
(我看不见)我的无辜
不在灯光下出现
(或被我了解到)
它们像捏着啤酒瓶的手(两只)
神出鬼没，又无法摆弄
那个时候电梯
只管上升

划一根

1、划一根什么？火柴

我们没有。三个人住在同一个房间

在一起——这不是我们自己

说了就能算数的事

小虚他两手空空

他什么也没有

他走过来向我说：划一根

我坐在床上划一根火柴（当然没有）

我没有穿裤子，也没有梳头

我拿起树枝划向空中

这是整个三四月份

我在北京的所有活动，我想

一根不够，那就再来一根

2、可是划一根什么呢

我摆好姿势等待

竖给我拍照

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竖说）还没说完

就走到我面前

“来，划一根。”

可是划一根什么呢

划一根船吗

我们又要去哪里

才算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在那里，也许根本就没有

我们的童年）

我们划最大的一根
我们差不多只有
最大的

好吧，来吧哥们
忘掉我们的童年
这样的夜晚
还算安静

4、要敢于把一首诗写长
我这么说甚至会得罪一位朋友
他说：不要把一首诗写得太长了
但没有说不要把一根火柴写得太长
我们热爱火柴——就像我们
同样热爱诗歌——这些都是假的
我们热爱自己
是因为它能燃烧
这也是假的

5、真的东西我们不需要
我们需要的只是划一下
轻轻的，或者重重的
随便什么，划一下
也可以是
划一根
比如划一根生活

比如说划一根金子
再比如说划一根栽满绿树的马路
——这不好，这很不好——划一根
最好的东西

当然是火柴
一根不够就来两根
不够，那就再来一根

6、总共三根火柴
划一下少一根，划两下
少两根。剩下
还有一根
不是你的，就是我们的

坏道检测

仿佛若干年后的下午
是一个阳光依旧泛滥的下午
我走到马路上
不为别的
也不是为了走路
是一个年轻人
朝我走过来
我们相互张望
发展得像
一个鬼故事：一开始
就说到了赤道往南
以及非洲更南的
那些阳光。

死忠浪漫主义

说话支支吾吾，以前可不是这样
俗话说，身陷血泊
滋味都不好受。

松开烟头
用鞋尖旋灭
附身注视对方眼睛
黄昏、天边一团惨淡残云
你终于等到了他唯一面带慈祥的时刻
放在昨天，即便全军覆没也不会令他虚弱
弗雷迪、弗雷迪、弗雷迪
多么好的阳光，他在想什么？
手工西装？一辆香槟色86缸加果？
这些我都有。他可是屠夫弗雷迪
你把他当成什么人了？一个
行将就木死老头？愣头青
你太嫩了
他是不朽的。
——淡出片名：
国王倒下了

在山里住下

在山里住下
和一棵树
在一起
你能想到

那也是农民的
一种孤独
站得高
远方就在
天空的下面
稍作休息
没有别的什么（还好）
躺在一棵树下
同时和一整座山
在一起
他的老掉
也无法想像
但也没有
长出一座青山
来得那么快
山
是巨大的
牢固、并且连绵
在山里住下
就要知道山里的情况

秋分

有风的日子
是什么让我变得
如此伤感
不久又以为
那只是徒劳的一种

出行路上（微风）
吹进人行道的
除了灰尘
还有大量的人气
终于显得
有些微不足道
大概是真的
进入秋天了
这天过后
北半球
夜长日短
部分人
日常生活
将趋于简单

此诗献给1979年的张羞

1、还没到喝酒的时间
北京的上午，阳光不算明媚
灿烂，离开它已经很远
在玻璃墙壁的房间内
我坐在椅子上写诗
写一首献给自己的诗
这很奇怪
我的一生还没完掉
怎么度过这剩余的时间
（很明显，我没什么经验
又从何说起：我把它们忽略了）

大把大把的阳光还没到来
我要等待一些时间过去
顺便把自己给忘了

2、椅子很舒服
一条红颜色的椅子
一直是很舒服的
很是一种形容
表示非常，特别的
或者仅仅是我想强调
舒服的重要性，1979年
我舒服地出生
在不大但安静的农村医院
哭声响彻整个村庄
(或许还会有什么流星
划过天空) 这些
我完全不知道
我记不起来
我不能做到去幻想
这些似乎没发生过的
——我不能肯定
我的意思是
25年过去了
一群鸽子飞过窗户
一些云慢慢消失
被看不见了
而我坐在椅子上
我们在一起
成了这首诗的一部分
此刻，阳光还没直接照耀在我的脸上

3、等待是必须的

我努力休息
尽量做到不发出叹气的声音
让手指慢慢地安静下来——它们很好
它们也是一个值得等待的上午
只是我不能回去相信很多事
都会发生在这个时候
就仿佛

鸽子飞走
又在下午飞了回来
但没有在窗前停留
它们是另外一群
不在这首诗里
那个下午也不在
它们分别都还没有到来

4、第四节来得不快，也不慢
有时候想想，它甚至来的有些晚
又是在1979年、12月的某个夜晚
我没有在黑夜来临前到达
四周乌黑黑一片
不像现在明亮
而且十分的明亮
我要感谢：我的母亲
一个快要干瘪过去的老女人
一个出生在我前面的姐姐，一样的
这首诗也送给你，是你

6、让我突然想起事物的很多种
已经和我相距15年了
还会更长

但这肯定没什么
我坐在椅子上
一直是你看到过的那种样子
我很好，抒情得非常厉害
我把一小段烟灰弹掉
落在杯子的外面
我得停一停
没有你在
我的生活更多地
充满阳光
还好

7、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不见得特别的明亮
和特别的乌黑
会有多远，在需要
保持距离的时候
我从来都是好好地站着
不敢离开自己的位置
我怕自己变小
变成白的，像一个噩梦
它迟迟没有离开过
现在已经在阳光下了
被它们包围住
在一条红颜色的椅子上
我是安全的
我的或多或少的衰老
很快就会被看到

水草

我们浮在水面上
水是透彻的
它直接影响到了
我们的心情（浑身
都是潮湿的）
像几条出水透气的鱼
像矿泉水里的冰
在阳光下
慢慢融化
后来我们都潜水
到了湖底
在那里
基本上没发现
想找的东西

烧烤

1、你曾经在街上倒退50米给我看
也有过在楼梯磕掉下巴的历史
存量超少的大天使，直接
失落至地狱，在深夜
还可以去厨房
爆炒回锅肉
简单说，你就是一个错误

2、歌声是凄楚的歌声

美得让人平静、糊涂
好像相互依偎或者相濡以沫
又好像它只是属于
两坨小鸟的故事
你躺下去睡觉
我就爬起床
去下棋

3、这会儿是春天
你朋友是怎么回事？
最近，他们怎么老喊你出去？
不是我不愿意，而是你
应该还要多的出门去
从上一个春天
到这个春天
你总是一回家
就到电脑上
斗地主

4、这样不好
我是说这样写不好
这样写，有一点不好
是这些年来，写诗
一直不能当饭吃
我饿了，妈妈

5、按电影里的说法：
与你相遇，是我这一生中最诡异的时刻。
我把出现这种类似感觉的原因解释为
你总时不时要叫我“妈妈”
有一次是无意的

(那时你还小)
可这时我已蜕变?
——当然不是
成长? 也不能这么讲
进化。进化成了
一座恶魔
你还叫
我就没法理解

6、幸好，我们没有出生在非洲
那样我们在可能的世界末日极可能
与狮为伍，连简单抒情和烧烤
都不会

7、洗洗睡
明天去动物园看河马
顺带打一套七十二路小擒拿手给你

信从弟

我们漂亮的父亲因为害怕死亡
告诉我必须繁殖：这是它对人类的理解
“几千年都是这样的。”他说

我当然无法反驳

自绝于人类需要偏激和勇气
只是我一出生，就好像

带上了我的儿子
他神秘，孤独
不久会变成一只猫
游荡在森林不分白天和黑夜
而更多的时候，是在阳光照耀的大街上
——我不知道

树立奇怪的信心
谁能帮助我将虚无和上帝分开
谁就是上帝

它

蚂蚁不在树上
我们看不到
我们说玻璃是透明的
苍蝇飞不到那里去
我们还有吃下的
瓜子壳
掉在桌上
都十分相似
可是它
为什么会在树上

脱线巨星

到头来，你想的还是何时、怎么、在哪挂掉
对悲伤的自我挖掘从没得到哪怕一点免疫
你真的需要来一次震撼教育，哥们
但你说，你可能不在乎。
在这让人慌张、感受
太多、认知太少的季节
你只想心无旁骛
单为世界和平
起床

600毫升

我必须清楚我的改变来得非常迅速
它像暴风，也许本身就是暴风
在20岁左右的年纪
把我洗扫而空
而对以往事物的回忆
只会加深我对剩余时间的肯定
那就是我，无法逃避对死亡的想像
仿佛那就是一场致命的活动：软弱、感动
消耗着有去无回毫无安全的余生
还有那些我无法理解的音乐
天气变化、一些人的走掉
和碰到新的一些人、继续走掉
白日依山尽，我无法回避
在我只能朝一个方向

行走的时候
总会不自觉地回去
去看看这个生活在动物世界里的巨大结果

等了一个月的雨 已经连续下了两天

雨在下
等了一个月的雨
已经连续下了两天
这趟满满的雨
从昨天早晨
开始下
一直下
一直没有停
它不会停，但它
却使不能
停下的那些
停了下来
突然地
就不动了
安静的
久违了的雨
要是下雪
那又是怎样？

傍晚，也可能是深夜

八月，走了些蚊子
苍蝇在房间里多起来，一只
停在还没喝完的酒瓶上
漂亮的，在电灯光下
发着它
自己的光
另外的一些
飞舞着
在剩下的饭菜上
有时也会掉下去一
两只

我刚从噩梦中醒来
那个拿着苍蝇拍的姑娘
21岁。她喜欢的苍蝇
是停留在
平坦地方的那些
并小心
翼翼地靠近

慢慢地
以为，这
也是一种幸福

还有两只
她说，再
拍两只，她就去
洗手
不干了

越南

白衣服的姑娘
不是会飞的东西
所以大雁并没直接飞去南方
它们在雨季来临前，停了下来
重新回到鸟的样子
至于那条湿润湄公河
我们从来没、来得及去想起它

温啤酒

国家、鸡、一个受到感冒和便秘困扰的诗人
这四样东西就在桌上放着
很意外，但不可惜
一样的没有用处

老爹

我真的在电影里见过一个烂帅哥
对着电视屏幕上那些像下鱼卵那么方便扔着炸弹的B52
掉着眼泪说：我快要崩溃了。

那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心脏
太差

此诗献给1998年的乌青

那一年的雨水也是从天上
直接掉落到地面
你反复走到大街上
(对不起,先点支烟)
那一年,你管下雨叫落雨
并且黄昏正是你最失意的时刻
你不但会因此
随时昏厥在马路上
而且面对即将来临的夜晚
便秘的苦恼也使你忧心忡忡

你两个偶像:
一个是鲁迅
你俩容貌相似
另一个是卡夫卡
你曾不知疲倦
无数次在我面前说起。

在非洲有一种会飞的蛇

一条青亮的蛇
它飞起来干什么?
没有人对此作过解释
也没有哪条蛇
因为飞行
而长出时常想起的羽毛

其实在太平洋的
菜比鲁暖流
也有一种会飞的鱼
它们成群结队露出海面
经过短暂而又费力地加速
便自由滑翔在蓝天与大海之间
(说起蓝天，大海上的蓝天
想必会更蓝一些)

致两杆站街士兵

老兄，动一动屁股
一起去建筑新的长城，如何？
我们永远处在超级危险的时刻
不信的话，你可以对一对
广告牌上精工表的秒针

10,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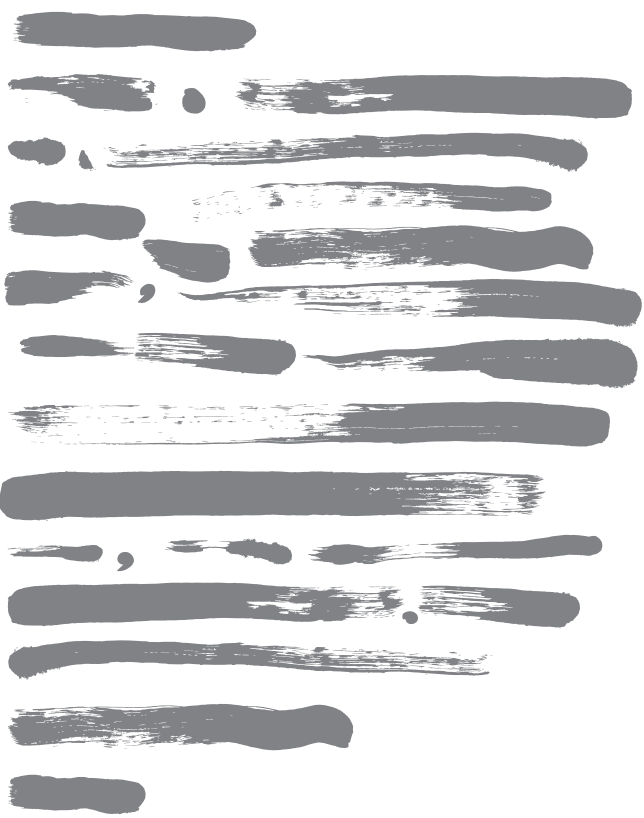
去燕丰商场买一颗螺丝钉
在古代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大概是我叨逼起来实在过于迷人
下午，F终于去燕丰商场
买回三只苹果
苹果，不是螺丝钉

若是后者，我也会找个时间
把它拧到正坐着的坏凳上
啤酒还是2块5毛一瓶，启子是红色的
让一个不喜欢吃螺丝钉的人爱你
一万年，是不是太长了点？
去燕丰商场买一颗螺丝钉
放到现代就是件
不可饶恕的事

在厨房绕了若干年后
她又出门去了

北辰路

穿红衣服的少女走下汽车
接着一个蓝衣服少年走下汽车
少年跟在少女之后，不紧不慢
和少女的脚步一样小心
却没了该有的轻盈
在北辰路，究竟有多少
花样的少女，她们的裙子
因为秋天的到来被藏在抽屉
又有多少沉默的少年
迎着花香，和她们
一起走过
长长的北辰路？
我在回忆



我得到一些衰弱神经在我体内

这很有可能：一个人无法从凌晨分辨出清晨
他刚醒，5点36分，或者还在睡觉。这取决于
他对大脑活动的认知，他不担心这个。5点48分
省下一笔钱用来开发火星，收复台湾
乐观情况，还能资助哪个整天犹豫
上吊诗人的泡妞费用（这里
稍作休息，点好一根烟）
6点13分，这里是首都，天微亮
如果有个儿子，饿了，就得扔他到楼下吃草
他的女人躺在身边，在这个冬天来临之前
她都不会变成一头宠物。24小时后
他又在床左侧靠着同一个枕头
敲下面的句子：
第二天，5点25分。
没听错的话，那悲哀声来自一群早班麻雀
一种接近伟大的声音。

1

这春天比去年的冬天更冷
风吹到窗口，停了下来
他没去郊外钓鱼
换了新毛衣
他也不会坍塌
成为一座蓝色黑洞

1?

它有什么意义
它比0要大
但小于2
无论正还是负
0总归没有意义
它不存在
1就是这样
它只能略等于2

吃完这顿午饭
我将牵着马儿逃离
这屌逼之地

海南大厦

——给老友恶鸟

我想去的地方
在海的边上

但又不是海边
在海边，沙滩
过分热情
并且天气
总是变化无常
不是我能去的地方
(这件事没什么好说的)
此刻，我要去的地方
只是一个不大的公园
它就在附近
我绕着散步一圈
不会快走
也不会慢行
而海南大厦
仅仅是路上的一个礼物
回到家，推开窗户
还会看到

苍蝇馆子

必须得干净明亮
包括下巴上的胡子

两个人
来路不明
用不了多久
其他的人都走光了

只剩下干净得有一些
明亮的有一些

蚊子

准备一些剁椒、盐，生抽和姜
我们赶时间，为一顿晚餐烧熟剁开的鱼头
也为这超美黄昏和填饱肚子所需的一碗蔬菜汤
“中国将会大量购入美国国债。”女友说
她在点火，左手夹着香烟（有时，她
看起来经常像一件未经上漆的家具）
“关我屁事？”我问，“过家家吗？”
几乎同时，一头蚊子呈现在我脑袋中
它有半个厨房那么大，不说话，不夸张
没有一点表情和一点恐惧。这下
我没了主意。他娘的
这究竟是什么鬼意思？

大牌

不想说是一个人
在街上走路
天空多高
想法就有多远
只好不想去回忆
伤感有多简单

去的路
不是回来
一样地老掉
不要这样
那样地
把自己说成
散装麻雀的一种
大牌会是覆盖在人行道上的
方片7
也会是一个
懒得走动的弟弟
当他出门散步
在无意抬头的地方
看到了远方
以及远方的后面
是近在眼前的感叹：
青山常在
绿水流。

抚摸一条黑狗，天亮了，去厕所洗手

我想，我是在说一种早晨才有的情感
那是一棵乡村松树，松树下停着一匹瘦马
很好的阳光下，马儿的生殖器慢慢拉长，长过少年手臂
我真的好怕，那时，我并不知道，怎么干坐在客厅拟人化
一片星空
却又仿佛明白虚无、混乱和无规则运动
最终将消灭这世界

向子弹报告我在武汉的生活

从古人的诗开始说起
“故人已辞黄鹤楼”
我还没有上过黄鹤楼，门票50
诗里说的那个故人，不是我，也不是你
那是拉奇靠夫他们国家的人
下面那句“千里江陵一日还”
是不是有些夸张？江陵
离荆州你的家乡应该不远
如果看不到，我是不是
还得“更上一层楼”？
剩下的两句好有诗意
“孤帆远影碧空净
唯见长江天际流”
我从长江大桥乘车来回
并没这种感觉，不仅车颠簸
我看到的长江水
也浑浊不堪。
至于我在武汉的生活
不用说你也知道

古荡

一个熟悉的人
一个不熟悉的地点
因为熟悉的人
第一次路过
所以我有必要

指着那个村子
对竖说：竖
这是古荡
然后把手指抬高
继续说：这
是古荡的天空
这两句话
对于两个故人而言
不能说不合情理
一句是事实
一句是舒服的抒情
就像古荡本身一样

杨家东湾

在我来这之前，海湾的湾
和弯弯的弯是不一样的
杨家东湾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没有海湾而是
一条简单的弯路
我每天会走过这条小路
不是走出去就是
从城市走回来
它把一排房子和
一条不见尽头的铁轨
分在两边
非常酷

饭是米做的

——致涛哥

涛哥，一庄大生意大得吓死人
它会有多大？有一阵风来得大吗
风从草堆开始刮，一直往上
刮到了天上
还要把天空也刮破似的
可是，好像也没人
用风做过生意

而一个住在十三楼的人
是这个时代的穷人
这个人就是我
我正在修改这首诗

气氛

当熟悉的朋友排成街道形状的队伍给我送来他们
所拥有最大的礼物那一刻我会在哪儿？
还是需要为此感到忧伤或闭上眼
想像眼前的事物：成熟的西红柿架子
满脸风光的石斑鱼游戏在日落时刻我想
总还有胆小的孩子跑在回家路上
仿佛一头一应俱全的动物
光滑、微凉、暗示着
靠近归宿的感觉
正在和一条小船一块儿到来

即没有叹气，也不需要过分紧张
但愿（十岁之前，它们身处何方？）
静静地望去，能体会到的重量
加起来不会超过半公斤
然后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善良
根本用不着像死亡之类
如此巨大的词汇。我不知道
是谁正在往我不愿离去的方向
向我招手，是两公斤蔬菜
或者三公斤未曾开发的记忆？它们秘密地
摆放在软弱无力的平原深处
一点也不夸张，只是我
再也没有为此付钱的习惯
包括对我不曾相信发着光的精灵们
它们的愿望是那么的轻巧
而我只是站在其中一边
保持吸烟后长长的微笑，前提是
不要忘了我还有一点儿力气
在面对漂亮的老朋友时
最后眨一下已被睫毛
覆盖住全部的两颗鲸鱼眼珠且泪大如泉
在奇怪的气氛中让它们也去稍作休息

疑似西藏爱情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土匪
赶走调戏女子的流氓后陷入迷
茫无法自拔，他要求女子做他

的押寨夫人，但这女的宁死不从，因为她已深深地爱上了那个流氓。

——原则上，我认为这叙述还不构成故事：它没有结局。审美上，这种爱也不够新。所以

Blue78976

熄烟，关灯，想一遍人
和一个人的区别
拉开窗帘

一个人趟着
保证在天空之下
还有他的渺小
这没一丁点儿好处

3、让语言
自动产生幻觉：

一辆72年福特野马
飞驰在56号公路上
司机正以每分钟出产
十万个精子的速度赶往
日落之前的沙漠
——不是赌徒
他不是厨师

我们来了（很奇怪）
看一看周围
我们又走了

你想在睡眠中消失么？
还会有更精彩的电影

深夜，有来自南宁的电话

南方有少量舒服之人
在酒馆落座
他们的瘦小
不像树木的枝条
三三两两
是向上的同时
也往四周的夜晚
缓慢伸开
我感觉不到
好南方
应该具有的方式

深夜来临
有人选择光亮的街道
作为喝酒的背景
对于这点
我已经熟悉了

他们让路灯独自照亮着

不是为了谁（我听到
有人在大声说着
重复的话，这很好）
只是为了保持
对那条遥远
街道的陌生感觉
我有些困了
重新翻开书本
把灯打开

我担心我的孤独，它不是 一个女人的脾气

我听人描述过
半山上的洞
一个人爬进去后
再也没有出来
我害怕
这个消失的人
一个女人
一个丢失了
丈夫的女人
我很少
在梦里见到她
她在洞里
洞在我熟悉的
半山上

意思不大

没有人停下问你去哪，他们也不看你
一通没有目的的小跑过后
你索性改成了
大步走

乔布斯·甘地

乔布斯是卖苹果机的
甘地就不用说了，硬骨头
乔布斯·甘地又是哪根葱？
根本没人相信他
游泳去了日本
然而，就在昨晚
我发现自己已有2年
没大哭了——就是久旱逢甘雨的那种。

谢谢你的爱，2004。

到了深夜，我不再反复下楼
而是安静地呆在房间内。外面
风依旧很大，雪还没开始下
这会儿，张努已经睡下
一盒烟摆在离她

不远的椅子上
它让我想起，在寒冷的夜晚
一个拿着冲锋枪的士兵
活动在阵地周围
时不时朝天空方向
空开几枪，又迅速
回到篝火旁边

雪花

起床，开灯取暖
准备从下午着手操
这一天的世界

听音乐
“我写了一首歌
给一个叫Dylan的奇怪青年”
嗓音粗糙，听上去不像是一个
会莫名崩溃而自杀的人

一封来自USA的邮件：
“我明白寻找好翻译非常困难
但你并非废人一个。”

下了两天，雨下完了
这会儿在下雪

QQ接到一张照片

看得出她是一个正点伦敦妞
当她出门时，她总是牵着一只狗
她叫雪梨儿，别人都这么叫她
但那不是她的名字
她觉得自己应该叫莫妮卡
这是那条狗的名字
我们的莫妮卡
妈妈总在告诉她：
不要走在虚幻的世界里。
除非去医生那
弄掉脸上的雀斑

陌生猫

它躲起来了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也许就在客厅的某块
角落中

一只陌生猫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
特别的名字，客厅里
烟气迷糊
我的感觉
是不喜欢太大
最好也不要太小

可陌生猫就是
陌生猫
对于它的出没
彼此都要花一点时间

农村往事之农忙

(我被大雨淋湿了)
在田野上
不止我一人
还在收割，他们
也是农民的儿子
可没人抬头
望着眼前这片
没完没了的稻谷

这就是
原因

五月之光

——此诗献给小虚

五月，我在阳台
捡起半块肥皂
洗干净手掌
出门散步

阳光很好
不用怀疑它
是五月的阳光
特别是在阳光下
我想说的便是：
五月。
还有，我看到五月之光
和那些恍若隔世的事物
七分明亮，八分泛滥
还十分五月
当然，少不了的
是少量晃荡的感觉
晃荡在周围
要的就是这个，有人说
坏五月，烂的五月
但那人没有说
凉五月
凉凉的五月
它们和静静的一样
只适合形容水鸟
或者草原上的马匹
那人不是我
在五月
我很少说话
特别是
阳光下的五月
我宁愿选择
不再出门
和忘掉叹气
而是在房间里
呼吸灰尘

同时检查一个人
说话的方式
比如说：五月
一个和咸水
以及毛豆
有关系的季节
又比如说，五月
花朵停止放开
它们的花瓣（在夜里）
再比如五月
不是另外一个五月
我独自一人
去了深山
放火
那是山谷中的五月
我用五月的方式
观察一只正在学习起飞的鸟儿
一、二、三，它重复着
跳跃的姿势
我走近它
它便飞走了
穿过高大的树木
飞向五月的
天空
天空够高
是五月的天空
而阳光
自然也是
五月的阳光
五月的阳光
好就好在它的柔软

它的干净
它的在空中
一丝不挂的纯洁
真不知这样说
是不是太过于自我？
当我站在一棵
无风吹过的杨树下
它们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但要抓住它们
并不是
没有难度
好在
一切都是徒劳
不值得
为此否定
和再来一次分行
下午时间
我喜欢
(但不是热爱)
五月的阳光
胜过五月
就好像我热爱
一个生活中的女人
多过她的名字
那是在好的五月
在烂五月
燕子低空飞行
天空也稍显阴沉
完全没了阳光
我低头
散步在人群中

感觉像一个丢失土地的农民
也像一个没法光鲜的
城里人，他们
谁都不曾照耀过谁
无所谓的
总之呢，小虚
如果一个人
他做事不专心
而且又看着你的话
他就是警察。

街上的动物

当他让手臂下垂
在两腿之间
那一刻的傍晚
便正式降临到街上
有可能会是这样
坐到一条安稳的长凳左侧
假装他要等待的女人
还在一辆出租车上
随便在哪儿
他仰头
让风吹起树叶
怎么可能？
他肯定
在不久前的梦中
梦见大群大群的海马

可它们不是街上的动物
不够聪明，也不够暗淡
在不想对自己说话时
不会只顾张望
让风继续吹响树叶
他也不会
有时，他喜欢用折断的树枝
在地上画出一只麻雀
而有时，只是喜欢
折断一根树枝
然后起身走回街上
他喜欢再走上那么一段
也喜欢无心去留意夜色中
路灯亮开，大批
大批的动物们
从天上
开始掉落

当地福音

夜太深了，一大批穷人
还没睡着。他们什么都没在等待
把鞋子扔到对方前线，师长
开始吃掉排长

元宵

出门，在5点之前
我必须出门，我是说
必须在5点之前出去
去街上看黄昏

蓝玻璃眼镜挂在时髦妞的脸上
——一个在超市门口看植物的靓女
我没有攀上去使劲胡侃

两包点8

嘴上叼着烟
他们在地上挖坑
“你他妈的，别停啊。”一个说
“你他妈的来试试。”换一个说
换一个提起绿铲子
往新土里吐一嘴口水
我们三个加起来
至少有130岁

这时，1043号顾客
去了3号台：从玻璃墙望去
她像是有一百万纸币亟需存到银行

晚上睡觉不会做噩梦么？
还不是最好的黄昏
我想往回走一段
试试运气

一只乌鸦口渴了

——暗示让诗歌充满矫情

天黑了
风没有到来
雨却一直在下
他无意中说出了
一个人的内心想法
就好比天黑得很好
风自然也是一样
而过往中
风是比雨更好的事物
他不能肯定
自然也没回头
这仅仅取决于
天有多黑

他有些疲倦
躺在地上
这时天黑了
这时有一些无聊一些安静
顺带一些无力的软弱
他想让一只带着雨水的乌鸦
在附近停落，并且他
也不喜欢描述它
那黑亮的毛发
风依旧未止
他与生俱来失望的
感觉：一只乌鸦口渴了
他把身体打开
任意迎接棍棒和皮鞋

它们短暂接触后背
它们不是象征
都二十一世纪了
这些逼国家怎么还那么落后？
没人告诉他：一只乌鸦口渴了
而我们的祖先，无一例外
也是在雨水中成长
他吹出一口气
不大，吊儿郎当地
也是轻轻地

一只乌鸦停在他的手背上
它的爪子不像它的翅膀那样收拢
他翻转手掌，它也没有飞开
老实说，飞行曾是他
梦想中的把戏
并且只需
短短的离地三尺

但不像一只坏鸟那样，这下午
他作为一个丢失身份的人
在路上瞎逛，抒情
小声地散步
他不等于一只
遭受射击的鸟儿
那样过于夸张
还过于现实
甚至过于诗歌
他的内心
没有像样的愤怒
只是雨声还没收起，他听到

点燃香烟的人说话：一只乌鸦口渴了
那么究竟谁来制造一块干燥的大雨？
他没有想到一个女人
迎着风，朝他走去
这时
乌鸦就飞去
停在女人的雨伞上

北方遭遇严重干旱

我以为今天
是2月3号
那么今天
是不是2月3号？
我记得昨天
好像是2月1号
这一天，我要写的
是一只飞向一位老人的
鞋子，以及他说的话：
老师们，同学们
这种卑鄙伎俩
阻挡不了
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

在柔软到来的时候

我想起一颗粉红色的软糖
它在那个短头发少女的手掌上
当她用舌头小心舔尝后，又小心把它放回口袋
车厢内。空荡。平稳。有一些人
在休息中等待（除了等待
又能做什么呢？）
这趟旅途尽快结束
也有另外的几个，他们稍显特别
但也难以比较夜色的巨大
（此时的玻璃窗户外
已有足够大的雨雪
且下落不明。）

风调雨顺

在这个傍晚，我会坐一列快车去南方
它表示我还来得及说的（比如叮嘱一个女人
在洗完澡后关灯睡觉）
和不能说的（仿佛一节湿水肥皂
暗示生命变化之无常）
统统这些还有北方别的场景
都只能暂停在
这间惯住的房间内
我就要出发（此年的第一次远门）
并以此将就那坨不再浪荡的念头
安慰它

当阳光照耀进窗户，我们就开始说话

你斜靠在对座
茶楼里不显眼的客人
我吹掉冒出杯口的热气。暖和
则来之外套下的毛衣
我们继续说话
78年，你说你在经过一片草地时
天突然就黑了，我分辨不清
那一年我整日都在溪流中钓鱼
阳光最好不过。一年零12个月后
我才进入目前这个世界
你说一个女人带着小孩下山
衬衣紧扣。胸膛饱满
又是在何时？
在我可以回想的乡村经历中
饱满只适合形容谷物
而扎实才是对
喂奶妇人的最好赞美
你点燃一根香烟
我把手指间那截掐灭
我们继续说话
我说天气。赶路。从童年成长
又或者我说频繁旅行。流浪——
这个字眼不够准确。或者在大风中摇摆不定
你有类似的经验。但你比我年长。
94年，你说那年的7月大旱，别说当地的粮食
就连高大的树木也当场枯萎
于是你离开城市，去另一个城市
1994年的某个下午，我回头
看到一个姑娘。她也回过头来望我

我们彼此看了半个下午，后来还看过一次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97年
你在周围繁荣的情况下再次回到贫穷
这至少是件不错的事。我理解你
必须回到冷静，回到熟悉的窗户前
思考。写作。缓慢跨进
没有意义的地方，就仿佛眼下
我端起茶杯，又把它放下
你把手从桌上拿开。我们继续说话
无须大声。但不能不说。说话意味着你
是唯一的那个。这包括你的口气
你的在发声时的手势都能证明
你那套还没过时。我是一个
安静的聆听者，并且不局限于
天空清亮的下午时间。你闭上嘴
我才开口说：如果不是舒服的
那它又是怎样舒服的？至少
阳光是舒服的，它的照耀也是
特别是你把它们从身上掸开
然后我们突然保持沉默

炸药

务必相信你见到的那个东西是一根香蕉，而不是别的
那是认识世界的基础，无法接受并不能代表它不是
何况它们就在眼前。我们缺少一种自以为无知的
精神。你的勇气何在？当你随地铁
一起穿行在城市，在正时的凌晨6点

我没在开玩笑：有过思念吗？对宇宙中
那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这可不是打个比方就能解决。
它是一个过程，没有目的。如和混乱的虚无主义
心中的秘密变得无足轻重，如最初
炸开的形状：一大朵大理花，膨胀，疯狂
然后出现时间。温度。空气，长和短，以及理性
和也许仅仅因为过分理性而诞生的细胞，无性生物
裂变。高含氮量空气。水。因为水的蒸发
而聚集在高处的云层。雨。之前有大量阳光
之前还有大量没有被阳光照射到的角落。
那里什么都没有。是边缘。有东西直立行走。
有色彩斑斓把颜色分开折射，和反射，和透射
排名不分先后。声音。声音？它是为了产生而产生？
还是为了灵感？灵感赋予复杂生命，而简单
只不过是个可以忽略的形容词。暂停。忽而
又在开始，从公元前至公元后。一个人走过漆黑的森林
一支打火机摆在剥开一半的桔子旁边。伤感无处不在。
有人在高声呼喊，也有人单独沉默。如同蚂蚁之王。
大雪已下了整整一晚，狮子却还没出现。这种时候
反馈便显得尤其重要，物理的，化学的，准确的和错误的
神是内心的魔鬼。神当然不是内心的魔鬼。黄色的天空
沙尘暴风紧逼大地，战争一触即发。爱情也是。
动乱。激动。晃荡。相互吸引。它们在阳光下按时进行
在阳光反面顺便消失。要不要在任何地方？
无关要紧，无关要紧的，报纸上说：保持安静。
秩序早已成型，秩序，从来都只是秩序，它不比肉眼
观测外的病毒，不比树叉上树枝伸展的方向
（还能从字典中找到什么更陌生的词汇么？）
穿毛衣，或者去动物园看动物，植物。人群。桔子
摆在另一支竖立的打火机附近，一个人穿过沙漠。
绿洲是他提前转身折回的信号，太孤独了。太悲鸣了

太像一个人太无聊，太不能用数字来计算。衡量。
哪怕是判断。零。要不就不是零。空穴来风，无中生有。
反之是对有的消减，反之不存在。回顾历史便可了解
现实无非是垃圾场中无数堆垃圾中最不特别的那一堆
值得为此洗脑。抒情，并喝上几瓶，要不就用
键盘上的Ctrl+S，在硬盘上保存起来，作为一个故事。
在往后与一条咸鱼一同挂在竹竿上过滤水分。有人愤怒了
有老实人却只字未提。便抬头看天
他的理由不是商店里的一箱橡皮。有时难以度过
有时在梦中从1顺数到1979，倒数回来难不成
就会变成一头大象？无法想像，仿佛一不小心
就伤到了语言。这归功于暴力的恰到好处。
一群猫在风中跳上围墙
其中一只同样能从12楼往下掉落。静静的
也是不带经验的。冬天来了。寒冷。潮湿。
在房间内烧火，冬天来了，7月还需等待。
那是海边的7月，浮游生物以及马林鱼：有北极熊
的地方就会有爱斯基摩人。就会有海啸。娱乐
地震。传统节日。各种个性统一的灾难
让它们回到大街上来如何。
反正就是一个如果所以，因为，而且
正反也是哪怕。即便。虽然和但是。破坏。毁灭。
重新建设，把炸药安放在合适的位置。此时
有声音在山谷回荡：伙计，你已被判处反人类罪
罪行可靠，无须被缓期执行。那么，最后晚饭
来点儿什么菜单？香蕉就够了
现场有人作了回答。当然默不作声的也有
他正凝视着那群盘旋在雨中的大鸟



你想不想给我5,000,000?

我需要钱，500万块
如题

那个恶人

恶人有一双人字拖
身材弱小，坐落在广场的旗杆下
恶人的心是火做的，无法浇灭
但也燃烧不起来。下雨时
他喜欢让雨落在
肩膀的左侧

我怀念
那个恶人的
表情，和他的信念：
时候一到，大家
都要翘辫子。

躺成一个迷人的农民

作为一个声明它只需一点：
以下的句子，将随机而又混乱
我本以为在一条松木护手的
小沙发上躺着，身心就会空荡起来
仿佛雨后的阳光。可事与愿违
我的洗礼失效了，我躺着（矫情地）
等同于一个对绝望无法免疫之人
就像一个普通货色的大师也许会说的
“女人（包括母亲），她们只是我的娱乐。”
他的语录还有：死亡？前赴后继的东西。
再比如：即便不给他杠杆
他还是一个西西弗等等
诸如此类废话（他起身离开椅子
穿过厨房进入厕所）

张小静的诗是好的，读她的《红棕马》
让我想起一个黑发女人的忧伤
她的《今生》也是好的，那是另外一个
黑发女人的忧伤。可不可认为是同一个女人？
在附近朋友家的卧室，一群朋友躺在地板上
翻看各类书籍。他们要寻找一个唯一的名字
作为对一件事情的命名。““广场”如何？”
黑框眼镜说：““字头”呢，是不是要好过“七圣路””
而那一刻的《红棕马》，出现在一本繁体字的诗集里
它与前头几页某某诗人，和后头某某诗人们
代表群众说话的诗歌都不同——我说的是干净
我当然也躺着，在地板上抽烟，如堕入
五里云雾之中那么夸张。音乐开始响起
音乐开始响起，这一天阳光

的主要部分被云层阻挡
当地是不会下雨了

我把音量放大两倍，接近噪音的分贝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不用花费什么力气，同时又能想起（十分简单）一则置死地而后生的故事和一则釜底抽薪的故事，但它们都没有擒贼先擒王的故事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好的”和“坏的”已成为我最后的形容词）那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呢——竖，你从北京离开深夜逃跑去上海，往后你再也没有机会了在生活中使用这么好的成语——如果目前的语言逻辑还算通顺，我想在下面例举一些单词，近年来你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像露天，像硬座，像轻轻的五十五克拉像著名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像喷灯。“再见，哥们儿。”你说。就在那天快半夜你们在小街桥的路口把我放下，老实说你向我摆手的姿势一般清楚，也许是因为雾气和后座玻璃的缘故
1+1等于多少？

飘向远方的云呢？亲爱的恶鸟
我们应该做一个像吴又那样准确而又脆弱的人。或者像小虚那样瘦小又抒情的十八岁青年当我们讨论海南岛形状时，我们应该避免不能去考虑明天还要不要去上班这样的事的时候，话题又转移到如何制造一个迷人的农民上面来，你知道的这样事情就麻烦了。我还躺着

躺着（很舒服的样子，像一个
饱受霜雪，疲倦已成为常态的文艺青年）
周围没了娱乐，也没了死亡和牺牲
没有可以让人觉得能自娱自乐的气息
一切都可被定格在北京时间
的下午的2点35分钟。我只是躺着
并且在诗里强调“我躺着”的
重要性：若能以余生的20年来替换
指不定也是划算的。另外
我饿了（这会儿，我想给一个
完全知道但没掌握世界的人
打个电话：杨黎，下午还来光熙门喝茶吗？）

Blue4985

把一首新写的诗从纸上删去
其实，只是把写满字的纸
从书本撕下用煤气
引燃。再用它
那发黄的火苗外延
点起一支中南海
我还没这么干
是因为1、这诗还没写完
2、这样搞，是不是有毛病

璞玉路6号

我急着去那见一个人，她不在
璞玉路。那是梦中的一条路
我要见的人就在那儿，但它不是
璞玉路。我拷她，她回电话说：我在。
不，我忘了。无法说出那条路
她说在那里等我。我知道
但是不在梦中，我无法
说出那个地方，反正
它不是璞玉路6号
我也没见到她，如果见面
一定不会忘记那条路，也会
知道她是谁。她是谁？
我为什么如此急于求见？
她告诉我的地方，我肯定
没去过。包括这随手
打出的璞玉路6号
是不是也住着一个女人
是不是也在梦中等待
一个男人？

我不想看到废墟下的三个红孩儿，这太残酷

为什么刚好是三个？而不是两个
而为什么又是我？刚好就是我？
说出他们不是花朵，又忘了
是祖国的什么花？

用砖头比喻我们的爱情

我也曾看见一块砖头从高楼掉落
那突来的一刻，我的感觉是把你比喻成砖头
让自己比喻成被砖头打中后脑
其实也是不安的那个人。你走出宾馆大门
进入傍晚的街道。我却站在窗前
观察一只猫如何消失在拐角处，你一回头
我就忘了你是谁。比如你好记的名字
10月份。秋天。武汉是被江水流过的城市
你慢慢走过十字路口，走路的姿势是好的
用砖头比喻爱情，使我能随身携带
走北往南，但它并非我的意愿。作为
一个比喻，它不见得比一株向阳植物来得高明
可有着实在的重量。我需要用它掂量
这种与爱有关的感情（它或多或少
像那盘餐桌上的蒜泥毛豆，我一想到它
季节就换成了有一年的夏天）这么多年了
它还会有多少年呢？我们在不通风的底楼度过
有一年的夏天。还是在武汉。那时天黑得特别晚
我的工作是在街转悠，偶尔避开烈日
和普降暴雨的黄昏。你从不带伞回家。而且
你潮湿的头发也十分黑亮（你尤其喜欢黑亮
我就对你说。人就是因为饿，才变得聪明）
后来。很快就到了冬天。这会儿就是冬天。这会儿
还是一年之中最像冬天的时候。
雪。在街上还没化完。你讨厌积雪
融化的过程。不喜欢路面肮脏和一个人的
懒散。以及懒散所带来的效果：烟灰
散在剩菜的碗里，房间内含有少量
令人生气的气氛。看不见。也不能躲开

可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你从来不是那样的一个女人。在照片中。你也有过少女生活。时常别着一枚蓝颜色发夹。这会儿是冬天了。你还没去过大海。想像中的大海是一大块弧形的水面。海水是碱咸的。不同于江水。我说过一个人，如果没去过大海。他就不会知道身在何处。而有时，你就在附近（你点着一根香烟。看江水。看江上的风，很好地像一个了解风的人）我的担心成了多余。我俯下身去。系紧松开的鞋带，或者捡起一块砖头。拿在手上。而有时，我们不在一起。具体在某一个无风的下午。地点往江边靠近再靠近一些的沙地上。天空高远。天空高远是我在一篇小说里的最后一句。它突出一个无人问津之人，他在心力交瘁时的态度。至于是对什么的态度。你在短信里也没问起。很快就起风了。我回给你：大海，我也没去过。我们肯定爬过农村的山。在山岗上。你远望对面的山顶。那里有什么。你不关心。那里什么都没有。也许有几棵散乱的松树。你关心的是下山的路线，我明白。其实在山上。只有山谷才有点儿意思。于是你唱起歌来。如何的糟糕，四下如何的安静。我已记不清。我能记住的是你的远望（你没穿裙子，外套挂在我的肩膀上）还有一座山，后头跟着越来越淡的另一群山。它们也更高一些。只是这些和爱情有何关系呢？下山路上。

我们谈论最多的是城市生活，其次
才是如何在城市里生活。那会儿也是冬天

回到城市，你走路的姿势依然是好的
在没剩多少可消耗的日子里，日子过得很快
其实也不快。其实很慢。7年有多快？其实
不快也不慢。你在白天出门。晚上回家
有时天黑一点。有时亮一点。有时
白天比晚上多一些。有时。大部分的时候
晚上比白天要多一些。天气也是。
这里晴天大于雨天。这里不是武汉。冬天
比秋天长，秋天比冬天容易伤风
不容易感冒，不过对我不起任何作用
我仍旧坐在窗前，我不是一只猫，更不是
一只猫消失。天黑了，你就回家。7年有多长？
有时带水，有时带点雪片，有时衣服全湿了，你还是
从不带伞。又是一个冬天，你没有长高，也没变矮。
你只是变得更小，有时却突然变大，那么
变重呢？你切土豆，有时走过天桥。风是轻的
你往锅里倒油，屋外下雨了。有时你在
一辆公交车上。我喝一口水。玻璃窗户关着
有个下午你独自去了动物园，有个下午
是你带我去的。终于有个下午（我记得是下午
不是上午。是星期六，不是星期天）阳光泛滥得很好
你没出门，而是在厨房里煮一锅汤圆。不说话。
一句也不谈，你不说和爱有关的感情，也不说砖头
你完全不打比喻。不像我。有时把你
比喻成我，有时把我比喻成两情若是长久时

去世界的反面：一个暗号

事实上，我努力做到了离开
可是总觉得还有一段距离
那么我终究要离开多远？才算不近
去世界的反面
这太不着调。还是站在那头
喜鹊的旁边？它大得就像是一座
漆黑的山峰。它就停在河床的
冰面上（至少这个下午，我
从桥上走过，它没有飞开）
恶鸟。海南岛的形状
它还完整吗？

节约纸张，致小虚

阿姆斯特丹的河流流淌着合法大麻最精华的那部分
把你升腾到东京上空去看街头少女们正在很好地被风吹
起的睫毛
——想到它们，就是一种幸福了

满嘴理论
需要用积极生活来支持，是不是？

诱惑大众为房地产增值，用文字游戏
换来一顶高质量伦敦牌短边帽
还要每月交付3千块按揭
——这么卖力干活，为了什么？

为了每写一首诗都是为了
一个具体的生命？
这么扯淡

我们都知道
虚晃一枪的天堂离地狱才一步之遥
它们像两个比喻，越极端
就表明你的成熟
越毫无救药

装逼犯
你不会怕痛吧？
如果果真在脑门上打个未来之洞
我们能看到喝昏了去斯坦福桥看球那天的晚霞么？

写作是一个人的事

苏泊尔电器在厨房的
只有这只锅子。厨房太小
所以这只压力锅通常被
摆在卧室的台桌上。它为我
和我准时下班的女友
带来透熟的米饭（有时
为了一盒火柴，我要伸手
越过它那橘黄色的盖子）
我从没用它煮过水
道理很简单

关于樱花开放的诗 献给日渐衰老的张努

一株健康的樱花
它总会在合适的时间开放
假设它就是一株健康的樱花
那它为何还不开放？
因为我记得是在4月
比如03年的4月
武大的樱花开了
我们坐车过江
去看树上的花朵
这是可以肯定的事儿吧？
你穿着一条夏天的裙子
这会儿，也是4月
快接近但阳光
依然阴沉的中午时间
我正在去往火神营
钓鱼的路上，这一路
我没看到过一株樱花树

我也没观察过大海，致诗人表扬卖肉的

兼职卖摇头丸、重庆郊区园丁
祖国最底层、最危险、聪明的垃圾废柴、
七岁女儿的终身父亲、唯有心灵还维持骚动的狗东西
凭什么？向往绿麦般一望无际的大海
况且，海大概也不是这样的

就当它一个特别美的玩笑
凑合着活吧

雨落在院子里的时候，烂人不器

雨落在院子里（这是一个事实）
是好雨（这是对一件事物的描述）
而雨落在院子里的时候，他想
（这不是一个明亮的中午）
还会有别的在往下落吗
（这已变成了需要等待的事）
一个站在阳台上的人
（他那么年轻，也没有感叹
只是侧身靠在栏杆上）
凝视远处的山
烟夹在左手
一个正在抽烟的人
吐出的烟气，在雨中升散
（升散？它算是怎么样的词汇）
这时的夏天中午
还是不够明亮
一支香烟
一直被夹在左手
那辆停在半空的火车
看来快要烧完了

致麦田：在去饭馆的路上 一个个把烂人全部救活

一株是在风雨中长势很好的树
另一株是在黄昏中形象恶劣的树
它们是同一棵植物，不同的两种说法
按这个语言习惯，我又该怎样
对着它修饰正要表达的感情？
对它说：我就是一点夸克？

有人想要一台强力空调

下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危险水域，光像往常一样
直射在海面上。一条鲟鱼（它的鳞片是金色的，
至少在阳光下是）跃出水面
与它撞击的是一个32岁妇女的脑袋
（又听说她的泳衣是在纽约
第四十五大街的
拐角处买的）

下午的新闻
并没有深入地报道
一条大鲟鱼，作这种
奇怪的“跳跃运动”
真正的原因，而我也已
提前吃好了晚餐，在带着少许
雪花点的电视屏幕前休息。
下午的一种经验是：

破坏是容易的
相反，建设它（或
它们），总是如此的
艰难：直觉告诉我，那会是
一个正在堕落的少女身上
那套有着钻石
反光
的礼服。

在一本书的第十八章，也是第151页处

“是的。想像一下：你年交六十
突然之间，一天早晨你醒过来
神魂颠倒地爱上了一个女人
她不仅比你年轻上四分之一一个世纪
而且也结了婚，而且多少
婚姻还算幸福。你
将怎么办？”

致一个讨厌的读者

如果恰好你是这首诗的读者
恰好你已读了上头这一句
而且恰好你决定
还想往下

读这句：
一支酒瓶
竖在阳台上。
和这样的一句：
在离开它合适的距离处
竖着另一支酒瓶。
那么，这会儿
我就要告诉你了
这里有一个了不起的秘密

回笼觉

一个稍纵即逝的下午
用光芒万丈是否好一点？很难说了
这时，我是一个下午的诗人
只管提出问题，不作答
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这
已经和写作无关了）

剽窃

“那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她说
“但它就在那儿。”

爱国主义

便宜点，搞一把枪
这东西除了射击月亮
还有别的用处：比如用非文学的方式
(枪指脑门)向仅剩的那几个弱智解释：美国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美国在哪儿？
出来混，要识时务

对于写作，像和不像有天壤之别

流水冲走污秽诗句逐行往下
我在厕所，顺便读杨健的诗歌：
黄昏的白头翁，像往事一样从心底浮起。
不知道我看懂了没有，只知道我根本没懂
它让我想起80年代：那个灯芯绒幸福舞蹈的时代
这样的东西究竟可以扑倒多少吨少女？
我的天哪，那些少女
是那么美好
做狗就是做狗

灯芯做的神仙

是不是在这样的夜晚
我才会真的想起你？

这多么像唱的一首歌
不但像，而且根本就是
只是歌里并没有
我身处的世态的凉
这种凉，就像一个印刷厂
不存在一点儿温暖

最后一根
留着对付便秘

困惑

对于困惑，重点在于它是否有趣
我困惑于下午客厅，那点淡淡的光线
也很有兴趣伸开手掌，让它在指间游梭
问题是我又如何？说出它正在变化的速度？
（假设，我确实知道它正在变化，而且
我还知道它变得很慢：就像我
注意到周围的事物一样）
可我还是不太清楚
面对这样的困惑
我明白讲道理
是没用的
除非人的价值在于劳动
但我还有一种选择：
如果已经是不一般的困惑
就要表现得有骨气

日渐著名的PK14 致他们的主唱杨海松

想到一只妓女，阅人无数
忘了自己究竟被剽过多少次
我就又想到了一个农民
被误认为衣着朴实
正赶去付钱找乐路上
行动凶猛的农民工
要我说，他们
就是一对好夫妻
而我们，也不是说
有多肮脏的青年
这一路上
12月的寒风
比11月的更加寒冷
冷得我们都忘了
路过小红庙
最好右拐

扔给老李。注：不是唱 “去外头走走”的那个老李

听我说，老李
我的情感你基本上已摸透了
这下午，我把烟灰弹在
西瓜壳里，烟头
滋在瓜肉腭上
总共27根

你猜它像什么？
反过面就是
西瓜国王的头盔啦

野心

1796年的拿破仑，大人物
他的马儿站在阿尔比斯山的山冈上吹风
一拳暗蓝色的野心，无法被看清楚
他骑在那匹快要冻晕的白马上
根本无法看见油画外
盯着他看的人
2007年了，又一个新的夏天
我无意中进入这次写作，并尽可能
保持麻木与温和：一首鼓点密集的老朋克
反复在音箱上播放着。这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上午？
在不大的房间内想像
草原上的气息？这应该
不是我要专心的事（《探索频道》
告诉我们常识：捕杀一头花斑羚
至少需要7只成年鬣狗）
科学已代替了理性，地位无可动摇
但我更在意一个叼着香烟的人
从他所处的环境中独立。那会儿
我经常是一只兔子：想像中的兔子
这大概会是一个怎样的上午呢？
我迷恋于现实之外的世界
榔头、榔头、大象

钥匙、钥匙孔
以及几乎不用的……

苍蝇飞来停下，在大野洋子的裸体上

——致韦板凳

我们都讨厌这个伟大女人
走路时的姿势，可现在
她躺在一间小屋内
纹丝不动的
现在，是1953年的
上午，或许不是上午
在模糊的电影片断中
不止一头苍蝇
在她光身上爬来爬去
它们到底在干什么？她
倒是一直很安静
其中一头在她双峰凸点处
来回飞停好几分钟（如果我有秒表
就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
它可能是里头
最大的一头苍蝇了，收音效果
也十分理想：那种嗡嗡声
有点儿像婴儿的哭声：
这算不算艺术？
中途，突然出现了
缓慢的吉他音乐，我以为
是情节需要（其实

并没什么情节，就是
毫无章法的苍蝇们
在一个恒温的物体上
寻觅食物。这肯定算是艺术了吧）
还是说说这段背景音乐
（后来我发现搞错了，那是
另一个网页面中发出的
“布考斯基”的音乐
但唱的又不是写诗的那个酒鬼）
它是一个墨西哥乐队的名字：它直接
让我想起《大保龄球绑架奇案》中
买一盒牛奶都要开支票的
美国烂人“勒保尔斯基”
对了，听说你
从濠洲岛度假回来了
难道你也想成为一个先疯摄影师？

杜甫，致杜工部

深水潜艇是一种在海水下游行的船
可话又说回来，它不是船，是潜艇
在那里，划船的不叫船夫，是水手
明白了，你说，让它再下潜1500米

一场诗歌朗诵会正在酒吧举行

一个傍晚，我推门进入酒吧
身后那辆出租开走了
既然这样
找个角落坐着
还有免费扎啤喝

李没有来
我们曾在一个湖边的酒吧
见过两个女招待
“百威？嘉士伯？”
个子偏矮的问

老实说，她不适合干这行
她太瘦了，不适合
那个冷清的酒吧
顾客暂时只有
我们两个，到后来
也没出现别的人
我们又向
那个矮的女招待
要了两瓶啤酒
她很高兴
但看得出来
她并没想
和我们走的意思

而那个稍高一点的
女的招待
她他妈太胖了

我们能做的
就是像圣女那样
尊重她

看书架上
最厚的那本书
把酒喝光
付钱，走人

我们等待的人
没有来
他，一个本地诗人
来，或者不来
都无所谓啦
这个远在
南方的
“薄露”酒吧
放些爵士乐，门口
停着一辆老式的
三轮摩托车
“他是如此喜欢大师
而不是天才，天才啊。”
李跨上摩托
嘴上念叨着
并准备好了
发动马达
可他
没有钥匙

这个晚上
我想李

也不会来了
对我来说
他就是一个
扮作天使的
诗歌恶魔
他说
他经常对我说
张羞，放弃
写诗吧。
我说，好的。

托雷斯

2009年1月2号
上午，2点16分
推开门，做些准备
手上带着慢上一年的手表
你想“曾有一时，我混得还算风光”
这不是事实——你懒得再想这些
稍微跃起就了不起地跳了进去

里面什么都没有

黑糊糊的
酷酷的，凉凉的
明天早上还要去上班呢
这的确很难让人接受

更不容易让一个正常人理解
这片想像中一直叫作托雷斯的地方

射门漂亮，助攻喜欢用外脚背
托雷斯，他还是利物浦队的
西班牙前锋

参考超遥远正在爆裂的恒星
准确计算无尽的时光流失
你在无聊之地
重新找了份工作

走在街上，想起一支龙

雨和雨一起落到地面
树叶和树叶也一起落到地面
当然，我看到雪，下得也很紧
一个人，是一个奇怪的人
他在雨中，也在雪中
他还在几张枯萎的树叶之中
这一个人，因为实在太奇怪了
我想，他哪儿也不想去
更感觉不出有多骄傲
他像一支我很久没见的龙
迎着风，蹲在垃圾桶上抽烟
也可以说，迎着雪
心不在焉地眺望

爱情十四行

花些力气，翻一翻晚上的天空（番茄汁）
除了咸水毛豆，我们也清蒸过武昌鱼（在武汉）
而如果你想要的爱，就是两个人去过一座桥
那我们见过很长的那种（比你的头发
长，比你的长发更像爱情(含
维生素C、维生素E)）
此刻，你不在这儿
还有你知道的
这一切都会过去
以下，除了谢谢你
都可以省略

农村往事之蜂鸟牌烟缸

它是不是蜂鸟牌的
和究竟有没有
蜂鸟牌烟缸
我都不得而知
八月，我在烈日下
回到家中
不急着冲凉
先点上一根烟

它摆在窗台上
一只普通的烟缸
（头部烧制成
鸟的形状）

我曾对它十分熟悉
捏在手头时
却又觉着陌生
此时的父亲
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母亲对坐床沿
她不会
离开这个人
据说鸟也有这样的习惯
但道听途说的东西
不信也罢

我相信的是这烟缸
它在我的手上
它是不是蜂鸟牌的？
有没有蜂鸟牌的烟缸？
蜂鸟烟缸呢？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
没有
但它是能
肯定的
一只普普
通通的烟缸。
里头有我
刚弹入的烟灰
也有我对鸟儿的
一次联想：它太遥远
转而又近在眼前。

乘大巴去南京

雨说下就下，真的下了
那就下大些——这也是真的
闪电和雷声，先来与后到
这不是说谁能控制的事
是谁能控制谁的问题
我期盼下得更大些
至少比在湖州的那场大
比进入上海郊区的那场还大
这是路途中的第三场雨
说路途中，是因为还没到
南京。可是雨
它并不是这样的
雨
说停
它也就停了

卡拉OK、以及失去母亲的感觉如何？

——致万新，听说你想要一颗巨人的心

我们没讨论诗和小说（嘴上喷着歌词和唾沫
在2218房间成为新一批失落疯子）

附近2千平方米内都是替身王菲
什么冒牌周杰伦
我们和他们
是一伙的

胃里填满啤酒
没有空虚

我们没有讨论写作

太空垃圾

就在昨天傍晚，我的女朋友
很严肃(一般她只有想严肃时
才真的严肃)对着天空说：
我想成为新的太空垃圾
(所谓新的，大致别于拖着
尾巴的彗星或者，倒霉
宇航员的头盔)
“对我来说，”我想
回答她的是：
“处理孤独
这类感觉与
写诗一样日常
成为一个男人的时间
则需延后。”

我当然不会对月亮
说这样的话

推土机

我有没有在思考？
这算是思考吗？
这是什么？
我醒着，在白天
此刻是白天
我有没有醒着？
脱水呢？我有没有
皮肤缺水？
这是真的吗？
如果这不是假的
这又是什么？
我是不是推土机？
如果我是一辆推土机
那么我就是这辆推土机
这辆橘红色的
在看得见的工地上
这算不算在思考？这是什么？
我醒着吗？
如果这是白天？
这是白天
如果不是呢？
有没有像狮子
那样松软的
又像台风
那样潮湿的
时刻？一趟城铁
正穿过窗外的立交桥

赌场

有没有新鲜点的词不达意？
就好像喜欢欢乐，但我也愿意去悲伤
那为什么
不还下雪呢？
哪怕下雨
我也只是独自在家
就好像这儿真的是块
风水宝地。发生了什么事？
“你的现在就是你的未来”
我这样说你同意么？羞
“喝罐蓝带，听首
时髦的歌。”

一个比明亮稍暗的艰难派轧钢工

在我眼里，他是阳光下的一件事情
余下的，只能他自个去摆平

纽约穷人

粗略统计，足够
有1700次

我站在窗口
目视三环
其中90%
是在夜晚
夜晚掩盖了白天
社会主义特有
的那些色彩
从上星期开始
我有了副新眼镜
风景中
那片很好的黑
能更加清晰地被看到
并衬托了
使我醉心的汽车
所带着移动的
那些亮光
像极了纽约、布鲁克林
以及想像中
只属于街上的
穷人们
不知道他们
是否关心
大气层
散射阳光
同时保持地球
相对恒温

语言现象

我的本意是为了呈现一个女人
她不再像往常的诗中那样
穿着可以被风
吹开的裙子，在树荫下等待
这样的一个下午的画面：下午
是一个上好的下午
没有风
我和我的狗一起
散步经过她所在的位置
我们并没注意到她
等待的内容：也许是
一辆能载走她的汽车，她不像
那种会驾驶车子的女人。

牢骚

我面对一面新粉刷的墙（稍息）
它对面其中一个是我
而我的对面只有它
一面白色的墙
不蓝，也不是粉蓝
的确是一面
白色的墙
一直是。
这下午，它刚被粉刷过
成为一面新的

也是白色的墙壁
我们保持着两步远的
距离。怎么办？
需要把梯子拆掉吗？
把那人的梯子拆掉
让他站在高处。
我环顾四周
周围并没人说话

祖国的早晨，比我的早餐实惠

我是一只卖力干活的土拨鼠，正趴在床上挖洞
“你在我床上做什么？”我问同样，但倒卧着的女人
“吃土拨鼠，”她还没醒。也可能是洞在回答
噢，我的天哪！我在恐慌中迅速拉开窗帘
同时又在迷糊中感到你
是那么的亮，那么的
像祖国的早晨
喂——喂
我仿佛置身于一亩空虚之田
但不知道要拨通谁的电话

一个字头的诞生

我被允许以精确的方式进入迷途去寻找一头精神动物
它是我钟情的神仙鱼，也可能是一头正在换气的座头鲸

“我们在 8 号公馆等你。”电话来自城市另一头一家火锅店
What's the Fucking Wrong? 我没空。我正大发兴致
对着电脑屏幕狂扫新闻标题：索马里海盗
萨科奇、金融危机下的冬天、一个35岁少女
强奸一条活狗、数字1595、2亿平米
还有两次谋杀、5通爆炸
一夜情是鸦片
最后一条：
“900,000,000 农民
和1万亿顿欠操晚餐。”

安排，致G

“太阳系的形成是神犯的一个错误”
写下这句话，是为了证明
一颗补充维生素C
的夹心糖是错误
之后的错误
而一个贵阳女孩
终于与你
结婚了
这是错误下的美好
如同200米开外的贵州大厦
幸福，那么像被什么
安排好似的

看见一个散步中的诗人

从天上掉下一块石头
砸中一个诗人的时代，已经过去
植物稀疏的人行道上
一个散步中的诗人
喝着青岛啤酒
他翻译诗，有时也写诗
他写的诗我没看过
翻译的诗
也没有。但我
看过他朗诵
那首十几年前的诗
怀念大海、天空
或许还有少量
人间烟火
我们和他们
几乎擦肩而过
所以就看到了挽在他手上的女朋友
头发上的树叶

明亮的伤感的那些

因为是明亮的
所以伤感的那些
格外的明亮，因为是孤单的
同时它被说多了，所以
我们一直在继续说

那么，我们怎么把
那些给抓起来？
就正像坐在桌子前的我
正用筷子，捞起碗里的面条
然而再怎么想像
我也没法夹住
屋外的阳光
顺手放入
这已是正午的房间

暴力抗干扰

想像轻柔、寂静、深而且暗淡
雾气中，一头老虎慢步走出
森林、灌木丛（铁轨附近
杂草茂盛）它经过它们
来到我身旁（它饿了）
与我一起，在阳光下
一遍一遍数
水面上的鸭子

这招没有任何用处

最近
抵抗各式样的干扰
成了起床后，我唯一
要做的事，我不想，因为这个
成为对白天无动于衷之人

我的意思是，麻烦给我
一架天线（能架设在脑袋上
的那种）或直接告诉我：
你已经被包围了，面条先生。

海滩女孩

你的头发
是海滩女孩的头发
黑色的，一点点被风吹起
所以你的表情幸福，牙齿暴露
在空气中，优雅如一头恐龙
你在有海滩的地方
还在海水中

当一个醉汉加懒汉
路过你
在沙滩上
留下的脚印时
那位杰出的摄影师
拍下了你，用手
指向天空的
姿势

海滩女孩
你的归宿不在那儿

雨和雨声是两种不同事物

有的声音来自天空
它不同于雨落在街上的声音
我听到了雨声，外面应该下雨了
只是外面并没有下雨（这时的夜很深）
也没看到那个行人停在路灯下呕吐
（很深的夜，街上安静异常）
那么这雨是什么时候停的？
还是它根本就没有下过？
——这街也是。街上
并没有雨水的痕迹

这是不利于写诗的11月
这还是个不适合写诗的夜晚
当我闭上眼睛，我又听到了雨
落在街上那特有的声音
下次，我们也来真的

纪念一点炮灰

空荡山的空荡
实在过分的空荡
它的空荡，难以描述
（就连空荡两字的回声
也只是烂晃晃地空荡在山谷中）
这就是空荡山的空荡
后来就下起了雪

灵魂是种组合，致竖

在2007年
路边的月季花
是否让我想到一支进口吸尘器
这已不重要了——下午
我从七圣路，开始走
一直走到七圣南路
这不到200米的路程
我的朋友，至少有大半
正在为第一个100万努力
抽空，也搞点儿娱乐
(电话“喂”，停顿2秒
“我不在这儿。”
然后挂机)

为了一首诗的效果
我把重要的一句
放在最后：我爱他们
热泪盈眶地
活着。

叨逼

我们是有史以来两个最勇敢的混蛋
和平大道
一个穿黑毛衣，另一个的鞋
稍微脏了些，所以
至少我们两个

有历史以来最真诚的混蛋
你说：总有一天，你会和他们谁都不同。
这话可是你说的
我没听到

左边
是一条干枯的水沟
气温可使那儿结冰，暂时没有
是因为水没了（你能想像
一块冰对阳光的折射率有多高吗？）
若清楚这个常识
就应该去趟非洲某地
做个和平使者会绰绰有余
你当然不了解，Fuck或者Off
并坦然处之

你坦然处之，对一头鸟十分坦然
仿佛一个没有任何贡献的家伙，我不同
我还不够成熟。

倒霉的先锋派，致非亚

从水壶倒出一只煮熟的蟑螂，这样的时期已离你远去了
但你也不想订做一辆自动挡汽车来改善身份
2002年，你和一个女人走出火车站
在武昌。那是在冬天
一个围着毛巾的先锋派
站在广场上

等你一道去附近喝点儿
可如今，先锋已经过时啦
已经过时啦，朋友
我预感到
真正倒霉的
正在路上呢：它总是
在毫无防备时
给你
致命一击。

现在
喝点咖啡
翻看你的《青年时光》

献给吴又女儿的诗

一朵花，会慢慢开放
你要是一朵花
也会慢慢地开放
回头再慢慢凋谢
你还小，你要
成为一朵花
才会知道花
它怎么开放
又怎么凋谢

梭边鱼餐厅——致小虚

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
不会比那条扔进火锅的梭边鱼
要来得多，而伙计
你总觉得汤
还不够辣

关于水的常识

他的内心藏着太多没用的东西
神也不是例外，和一只脱了毛的兔子
活蹦乱跳，一并包裹在里头
9点多，他在上午醒来
在一个有着良好光线的上午，他想
也不一定非得不是这样的
奇怪的
住在这所房间内。
他已住了9个月，还有她
也算得上是内心的某一部分
水龙头
没有一滴水
一滴也没有，这种能使
任何事物（除了自身）
变干净的液体。没有
也不存在
任何的奇怪

朋友的住处
在一里路开外的建筑里
他抽着烟，慢步出门
两件任务：1、洗脸
2、聊一聊某个体育明星也不错。

猪。致三儿

去爬一座山
山顶在云之上
你也去爬一座山
星期五，或孤独的私人星期二
好像就是这样：穷人将继续一无所有。
你去爬一座山，山不高，也不重要
大概就是这样。星期五或别的下午
你去爬一座山，你想的是爬上
山顶，然后从那里爬下（是不是？）
一只像山顶那样的现代肥猴
一件更像山顶那样的摆设
这些都不是我的想像
当你去爬一座山
还从山顶爬下
你有否感到一些好的难过？

走下一个斜坡

北京的天是不是太高了？
我抬头看，看不到它的顶
伸手摸，它无边无际。天空之下
我走下一个下午偏晚的斜坡
并没有被愤怒点化到
但要说到多么委屈
那都是自找的

冒烟

燕京啤酒涨价五毛
是否会影响气候变暖，目前
它还不是个问题。可是写二十行诗，是否可以
换到半瓶实在的啤酒？我也还没见过
2分钟
2分钟就是120秒：
我从没捕获过如此长的时间，在我
同时思考三十个以上的问题时，还静静地
站在窗户前冒烟。所以2分钟
是2分钟，而不是这个2分钟（2007年
我留了些东西在那儿）但也不是那个2分钟
——你能理解吗？
至少我不能
我不能理解的还有那个美国少年
怎么能在20分钟内钓起
近300公斤重公牛鲨：

这简直如同奇迹的上演：如同
我梦到在沙漠中散步
那么小的概率那么小：怎么支持？
记得有句话叫：你总会找到那个温暖的归宿，因为
尽头处是一道温暖的墙。我不记得了
它是不是我无聊说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写作必须老实，要不，我的意思是
它的意义在哪

老实人的想法

闭上眼睛。烈日
酷热无法阻止一头老象
攻击收获玉米的少年
那个不完整的人
站在滚烫的岩石上
抽一根香烟
(七步之遥)
我闭上我的眼睛(怎么才能使一个词汇
逃离它本身的意义?)
红色中，有来自远方的消息：
携带冰块、病菌、大湖
清澈见底——那里没有鱼
我认为是一头孤独的捻
平趟在河床上
但不是。我看到他
接过新朋友递上的香烟
他和他的八爪鱼

一块儿老去
清晨草叶带来露水
他便开着拖车上路了
喝着啤酒——在一头大象的肚子里
以为知晓了虚弱。后来才得知
自己已被结束了，再见
那一刻，他已为它取好了名字：
稀里糊涂的音乐。

手抄本

翻看自己的手抄本，里头有一页写着：
“她是——”、“奇怪的事”
“价值”、“货色”
分一行是“全球IBM”
“淘空是个过程”、“像鸟”
旁边的字潦草不清，可能是“理想”
再下一行，并列的
“七圣路”、“秋天”
“放逐”和“小希望”
纸面上没别的图案与标识
那个夜晚，我摸黑写下这些缩语
为的是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批评任何一个
愿为你做饭的女人——无论她
是不是个好的厨师。她至少
也是个不坏的厨师

粮食和花朵

粮食正从后方运来，没有米
就做不成饭，但花朵
可以开在路边，夹在岩石中，我也愿意
反正自由这种东西，终归是挡不住的
有时，粮食是对花朵的比喻(老兄，有没有搞错?)
有时粮食就是我的命，但现在
不再是了，现在粮食就是粮食，而花朵
还是花朵。我有一种预感：花开一生
然而颗粒无收。

这首诗，足足写了我三个白天
加两个晚上又7个小时。它到底在讲些什么？
而我又那么想写下它
我想要明白它
还需要点儿时日

送给04年邓兴的诗需要躺在阳光下写

我想写一首阳光之诗，我当然能写
这首就是。一首真正阳光下的诗
任何一句都有我所挚爱的阳光
并且，里面的任何一堆阳光
我都选择了最屌的那一种
这狗日的，当它照耀你
在过去的4年中
是不是还需要照耀我的

两倍那么多？
无论庸俗，还是
自如
好阳光
当我写完后
就不再需要它了

四根旗杆

我在冬日凌晨赶去地铁
天空稍亮
路灯是开着的
在小小的露天车站

有段不长的时间
我时常站在那等车，或看着
不是我的车走开，还有
一幢正在建设中的钢筋大楼
在马路的对面，好像
也没报道说谁
想从上面飞下来

下到地铁后
我便睡着了（是不是
我太累的缘故）我梦到了
驾驶员的皮鞋、那串
能启动火车的钥匙
那会儿，我肯定想到了白天

没见过的动物，仿佛一头
被冲到沙滩上的海狮
那么的需要
片刻的
安静

就当给我两毛钱，我把
地球卖给你
这生意你想做吗？
想
还是不想？
如果你恰好在以前
路过四根旗杆
那它现在又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地方

走出地铁站
天空
自然比方才黑了许多
雾气中，一只八哥
拍拍翅膀
飞回，停下
在老人
半握着的拳头上

一只意大利烟斗

我要活到80岁，或者更长100岁
只是活那么久做什么呢？当然

如果能更更长，我也愿意活
就像我刚从街上回到家中
还没把身上的寒气散去
就有人要送我
一只烟斗

分行

进入夜晚，雪还没开始下
这么好的天空，今晚
恐怕又没有雪了
钢琴声
缓缓震动着我的耳膜
弹出这样的乐曲，需要
多么优秀的手指？就在这种时候，我总喜欢
掂量掂量我的灵魂。最近它又增加了一点
当然，过程是很漫长的

接下来的第二天中午
洗完手，把烟缸内的烟头
逐一反复抽短，然后才去
椅子坐下，写
五首不长的诗（这时阳光很好
很好）阳光一直是很好的，阳光
总是，一直是，好的
漫长的，过程，我以为
绕梁三尺

写作者

清晨、牡丹牌19寸电视（遥控器坏掉
换过两次电池，如果一支遥控换上两节新电池
对着微波接收处不停按Power On按钮，电视机不作
任何反应，那就是说，有东西坏了，两者必居其一。
这会儿是清晨，有很多事正在发生，但房间内十分安静。
（火炉）、台灯、亮着的台灯、许多电线、电线接口
手机、热水器、笔记本、别的电线板上的接口
一袋未拆开的大米靠在窗台的暖气片上
窗帘小半开着。这会儿是清晨，窗户外视线模糊
包括那幢暗红色的建筑物。衣服、乱七八糟的衣服
房间内一半空间被衣服占据。书，没有几本，
零散堆放着，在书架上，他不喜欢
看书，他盘坐在床角，不喜欢产生很多念头。
脱水，严重脱水，他把一只枕头压着，在肚子上。
水开始在暖壶里沸腾起来，这会儿是凌晨。
七点，或者七点半。有些事
已经发生过了，接着是别的事
或者走过去，手动打开电视，或者冲上几颗绿茶。
不抽烟。那样会成熟一点，或者干脆，洗个澡，顺便洗
头发，刷牙，换干净衣服，或者上个厕所，你管他呢
这会儿正是凌晨。他本来会成为没有用处的科学家
研究电波，在空气中的传输效率什么的
她的女人，还躺着，在床上
没有要醒过来的迹象。

有人快递了一本于小韦的《火车》

开在圣马丁路上的出租车
是一辆黄颜色的出租车
司机是个黑人
他有一副雪白的牙齿，两个孩子
一个喜欢棒球，另一个
对跳舞情有独钟
他们都没来过中国，但世界
还是那么大，下午
也是一样的。
对于一些
过于精致的
诗歌，阅读它们
常常使我感到疲倦（我老了，总有一天）
或许，我不会再去看它们一眼
或许，下次搬家，不小心
又弄丢了（而我也不会
一直有
那么多的时间
用来写作，变得像个肮脏的
老头儿，是这样吧
我又不是黑人
绿灯亮起
出租车
开过十字路口
这趟没载到什么人，街上
连风也没有）

那应该是一种介于嚎叫与呼喊的声音

在午夜三四级寒风的马路草坪上
有个黑色男人（也可能穿红色
白色、黄色、灰色、甚至
橘黄色的衣服）
一遍又一遍
发出那种能刺激我
汗毛竖起，同时
往天空传播的声音（恐怕他
还向大气释放了不少酒精）
——他有一团大火，我这么想
这个热人，他是不是要把所有的年轻
在半小时之内用光？我只想听一听
懒得去推开10楼高的窗户去看
这样的气势——万物之主，我不可以
也不存在，去控制另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更无法代替他思考，并做出
完全能稍微休息一小会儿
叹上一口气，这类选择
——而是他，他大概
把这偌大的城市
当成了免费的
为游人提供
喊叫业务的山谷了
他简直，他根本就是
如同一头破了嗓门的猪

肺痛和对她说

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一个常年青绿的村子
我们在那里租下房子，远远抛开那些
得到后，又总归会失去的东西
那里连一罐百事都没有
别的饮料也很少见。我们喝水，当地不下雪
有时，你想要个孩子，那么我们会有一个孩子
男孩，或者女孩，10岁以前，他（她）怎么看
都像极了一件玩具。而你也很少炒菜，烧饭
洗衣。这么多年，你还没学会洗干净
一件衣服。当地不下雪
那些人，不再来了。我在天气不错时
才出门，去溪滩上钓鱼，慢慢消耗
一个下午时间。你没有听到，敲门的声音
你在阳台，种植那种能抽出烟气的
植物的叶子。有时，你的心情，需要
下一场小一点的雪。但当地不下雪
我不再想起过去的事物，而你常常还会
为不合身的衣着忧心，你有多少白发
我总是一清二楚。赶赶鸭子，养点小鸡，我们
依然贫穷度日。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些人
不再来了。第二天清晨，我们的肺还在身体内
吸一口不知从哪里转来的空气，再呼出去
有没有来世，你看着我，并问我
仿佛很轻，很轻的
但又没有一片雪花来得
那么轻

雪地上站着两个人

(也是两个模糊之人)
我擦拭好眼镜片
重新看着他们，雪
是昨晚下的新雪
表面够白，里面的
干净看不到，我从高处看
他们，他们站在雪地上
只是站着，这儿不是农村
山丘包围村庄，大雪
每年降落一次
我看不清，那两个
模糊的人
一个高些，一个
比另一个矮，抽着烟
两个人都不高，小声说话
这儿不是农村，他们
也不像农民
而雪，是新雪，不大
但地上已结了厚厚一层
更早以前
有人在上面
踩出几条弯弯
曲曲的脚印
不是他们
现在，雪还在下
现在是清晨
阳光还没出来
他们开始活动手脚
在一辆橘黄色

的起重机旁
这两个人，矮的那个
从原来的位置走开
跟着，高个子也走开去
我站在窗户前，这儿
不是农村，我也没见过大海
不起眼的时刻，雪
还没停
远处有山

掏

坐四十五分钟公车，二十公里
晒干的雪，地面是脏的
一幢橙色楼房，愿意的话，窗户
也能数得清楚，一支烟
这时被点上，想想看
最后，你会死在什么玩意上（毛衣之王）
透过玻璃，云在楼房，天空
（的确是淡淡的蓝）之间
有正在移动的事物，不是
那些散云，看不着的
也没怎么闲着。一支烟
终于被点着，天空
略微暗淡一点。问：
你来多久了？回答：墨西哥
也可以不作回答，像一棵默默的
植物，一颗办公室内的植物

冬天不掉叶子，适合
随意摆放，或直接扔出窗外
和那个云团脑袋，或1979年
或在2008年，有遇见过完美事物么？
我曾梦到过一段完美时光（ 接住它）
接住它，烟头红亮
火被另一支烟接过，想想看
一场风暴来了，中心是平静的
但我再也不愿为周围的人
写点儿像样的东西了——二十公里
在能返回家的，可以坐
四十五分钟的公车上，两毛钱
它除了能代表已经是最新版本的短暂伤心外
还能掏出来瞧一瞧
好好地看一看

2

有一天，你走过天桥
往拥挤的街道瞥
了一眼，哇
这堆多美
好的
行尸走肉
晚上。

火锅时间
你听着电视机里的人像

说着不太新鲜的话：

“我们的政府
是人民的政府。”

这年头儿

瞎鸡巴

到处都是骗子。

不许呐喊，也不许轻声呐喊

不许欢乐的可回忆的童年，不许欢乐

不许生命怒放，不许流星闪耀

划过，照见自己，我不许拥有一双清澈见底的眼睛

不许携带激光、彩虹，不许善良和解放（包括

善意的解放，不许）不许夜间出门，请问你有

北半球的暂住证吗？不许沮丧

沮丧后的再次沮丧也不许，不许面带微笑

自残，不许开煤气自杀（请系好安全带）

我不许抒情并向某人致敬，不许

赞美不成熟——不许成熟，像庄稼

独自成长一点也不像热泪盈眶，不许热泪

盈眶，不许感动，感动一块石头不许，感动一只

红颜色的鸡也不许，不许思考，不许发牢骚，不许动

我不动。不许牺牲，以及少量牺牲，不许一根筋

到底，不许热爱。热爱无法忍受的女青年（包括可以

忍受的）不许累。不许疲劳，不许往地铁下跳

不许出生。老爹，我有时累极了，你还有像样的橡皮筋吗

——不许半身不遂（你），不许呐喊

也不许轻声呐喊，不许死，我不许不逻辑

不许疯掉，不许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
盐、世上的糖、世上的云和雨，我
不许饿着！不许吃棉花，不许使用感叹号
不许曾经、此刻、在未来怀念一头大象
不许穿越时光隧道，不许孤僻，不许终生追随
一支古巴雪茄，不许奋斗（为了一场二手恋爱么）
不许回头，不许自言自语，不许开国际玩笑
不许这辈子而已，不许像一条落水狗沿街竖立，不许卖
不许感冒、不许得阑尾炎，不许高空跳水，不许
在一起，不许相濡以沫，不许持刀威胁护士，我不许
寻找相同的一片云——这世上没有，不许复制
不许拥抱或相互拥抱，不许葛屁或翘辫子
我不许暴力或自我暴力，不许一害怕
就想到回家，不许让女人养着（一辈子）
也不许养大儿子让他等死（哦，花儿一样的柯索）
不许使用左手，右手，也不允许，不许投票、开水沸腾
不许欢呼不许坐在同一条椅子上，别说你，就连我
也不许釜底抽薪，水来土淹——质疑？不许有任何
质疑，就像不许把赤道拉成直线那样不许真理不许反对

神也是人，只不过他叫耶稣 于是就成了神

你相不相信一只软壳蟑螂
能腾空到一万公里的
高空，又安然无恙
回到地面？
——致2002～2004年的张肆

巨鼠

那把精确到毫米的尺子
在那个陌生人手上
当那只巨鼠
走过那片暗地
它的那只前爪踩中了
那把透明绿的酒瓶蹠子
那是十分美丽的黄昏
陌生人先测了测
那片星空
的半径

此刻，我的“灵感之源”
还没敲门。她保证说
下了班会带回来一束青菜、半斤骨头
和零下10度左右的北京温度
在2008年1月25号

甘地

像一个洋葱头（硬的）
像火苗的白色部分
灼热、滚烫，像减肥过的
大象那样，像一头金刚苍蝇？
似乎都有一点点。那么
像一个粽子如何？
小小一生

随便加点盐
弄点真理和暴动
在亚热带
和热带中间
喊两三句口号，酷
然后还能怎么样
轻轻松松，几颗子弹
就把他打发了

——这个
上上世纪
最善于自我暴力的人
把它的全部才华，浪费在
那几亿印度阿三身上
他的墓碑一定既高，又白

被爱妄想症

情况反复发生在秋天
临近的时候
你抄近道走来
踩过一些蕨类植物
而我会站在街的一边
那棵梧桐树叶下面乘凉
如果你问起这时
天空的颜色
我会回答你，蓝色的
若你是问，离开你

最近的时候
我知道
那顶多才2.5厘米
你穿了格子衬衣
与多年前的那件一样
(黄昏的操场,你背着手
散着小步,光头顶向天空)
不久后,你便与某个烟囱工人结了婚
有些事就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不是吗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
明月照沟渠

**习惯性地焕然一新,感谢行吟阁,金龙泉
东湖以及豎的黑痴朋友和静静的
南望山加上张3今年的诗**

四根旗杆,从曼彻斯特
到北伦敦转车的小站
2008年12月17号
有支保级球队正在输掉他们的下半场,裁判
是一个留小胡子的光头
没什么比上空漂浮的云团
更像灰尘的东西了
英格兰
并不宝贵

2008-11-4，挖下去 依然是美国。致曹寇

塔塔瓦是某种巧克力饼的牌子
它的淡味葡萄馅原产于马来西亚
不管你信于不信，我正在喝
一碗自制的中午豆浆
是中午的豆浆
而不是别的，这让我
想起一个家乡农民
和一个南京农民的不同：
他们都很蠢，但后者
似乎更加愤怒

当然了，写作上
我们都相信形式
才是作品生命的唯一保证

根号3

根号3
一碗热干面
根号3，袜子是棕色的
根号3，它在诗里，你看见了吗
如果看见了，就小声读它出来：
就像我这样读：根、号、3。读完后
再想它一遍：根、号、3。然后把袜子
穿起来。然后把面条也吞下去

根号3，如果在数字里发现
它是根号3，可如果
你在别处见到了
我们最好还是
不去谈论它

英雄无敌3之泰坦的冬天

在夜风中走路，我不能想得太多
一个出门买烟的人？他身上
既没带闪电链，好用的探路术
也还在学习之中（这不是古老
或关乎神秘的问题：它是一个人
出门前就有的想法：比如
以最快的速度进入
慢慢地沮丧。）

上面这段话
翻译成诗就是：
我一个人在夜风中走路
走去七圣路，买两盒香烟
此时的夜，很晚了
而风还是冬天的小风
当我从24小时快客出来
我这才发现落在路上的树叶
已经不像一般的树叶：
它们更轻一些

Windows更新

微软公司出品
Dos6.0，十六岁
站到教学楼顶层
很容易望见
在田头喘气的南方水牛
Windows95，1997年，十八岁
转入大城市，破学校
一幢更高的教学楼
从顶层飘下，惯常的说法
那叫跳水
一年一个，且男女不限。Windows98
新一年的夏天，十九岁
街道从热闹的，变成无聊的
之后，是无聊之极
另：
在风景区游荡
也需收费
Windows2千
2000年
二十岁
火车与火车
火车与好火车
在不同地方醒来
东八区
2001年
更新，更强
更复杂
Windows XP
任何一天，走进超市

左转第三个冷柜
倒数上第三层
左排第一格
白色饮料
能及时补充养分
与可能会因为太慢骑自行车
(太慢骑自行车?)
所透支掉的体力,二十三岁
2002年,没有升级
二十四岁
03年
二十五岁,04年
05年、二十六岁
下楼,出门,去散步
直到二十八岁, Windows
Vista
翻译过来就是:
志愿服务队
或狭长的景色,或展望
——2007年
这一年,有两件事需记录:
1、当地曾下过
一场超级大雨
但没水牛在街上出没。2、作为
在昨晚酒桌上的谜语
三点水加一个去,简单地说
就是活着。3、当然也可以放弃
但这已超出你,所能管辖的范围了。

这个人

这个人有点独，表情冷峻
天生一条好斗的狗
迷恋严肃音乐、钓鱼
80%的白天时间用来想像
灾难如何光临人间
可惜一直没遇过什么像样的战争
(冲锋号响个不停，在手机铃声里
伤亡在所难免，这已不仅仅在
大投资影片中了)
但他还是要坚持到
世上仅剩的那个
独自享用
一片甜饼干
总的说来，这个人
他不是你
也不是你——
虚度大师
现在，冬天来了
冬天一般用来
沉默
写点漂亮诗

用“绝望”造句，to Lou Lee

一定要记住：喝酒时不能让头发起火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理发师
也要过活

至于对“绝望”造句
事实上，三人喝酒要比两个人话更多
因为两人对喝总要比独酌一壶来得
更让人安慰。所以你绝望
我也绝望，所以
我们的绝望不值钱

魔鬼

你不能犯错
大家都很聪明

朋克和黑帮：致一位钓鱼爱好者

一般的朋克在冬天比较难过，他们穿得不多
为了好的喝酒姿势，冷成落水鸡的扁逼样
——大概的确是喜欢这种噱头。他是个朋克
他说：穿紧身裤，是为了跑得快。
朋克基本上都挺会讲道理

中国有句老话：烂泥
扶不上墙。还有一句叫：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都很喜欢
这会儿是北半球
降温的天气
我要担心的东西还不多

郭文涛
黑帮完全是另外一种活法

7分12秒

倒数开始
集中注意力
太阳？
太阳
一瞬而过
快
快，快
塑料纸，裂开的塑料纸
钥匙
告诉我
不要相信听到的
看到的
集中注意力。黑色，黑色
菲利普，黑色。
正在倒数
30行7列，黑色
键入需要帮助的问题

闭上眼睛，手指
移动手指，什么模糊的电影？
快快快，火车
悲悯的
不会停
弹起
睁开眼睛，链接
我可以想到
什么都没有
现在结束，听
检查一遍
安静
据说，第一次使用枪支的人，很可能因为紧张
而在半秒内射光所有子弹

莠莠人

不多的雪在近山上
花，要比山漂亮许多
一枝我已记不起来名字
的花，开在雪堆里
有人沿着小溪
独步
凉玛丽
新年快乐！

火车路过平原

我看见鸟和筑在树杈中的巢
但很少有鸟儿真的歇息在树巢上（只有一对）
平原大地，坟头上盖着差不多厚的冬草
我们就快经过黄河了，播音员
在喇叭里提醒
那些还在中午阳光下
醒着的旅客——伟大什么呢？
最近有什么伟大的事吗？
能看见得的，都在倒退
以火车的速度在倒退
一个追不上火车的
铁路巡查员
穿着可以反射阳光的绿
外褂，还有一路上
我所看见的
那些鸟儿
是喜鹊
无一例外

飞镖和梨

飞镖，是一支打哪指哪的飞镖
梨是桌子上完整的一只黄梨
近十年，我生命的1/2时间
被分配在床上睡觉（偶尔
也在钓鱼时的斜坡上）
我记得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

想过关于一个人害怕自我意识的消失和睡眠时间分配的合理比率是否是一个比立刻起床去刷牙？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是不是还要值得去思考

blue0897

我深信不疑
再过两秒，我会进入
2秒后的时刻。
在这个意义上
我必须赞美
这首火花马的音乐
它带给我膨胀情绪的愿望
并不输给两条客厅里的打斗狗
如果我想用相对少量的语言
对此描述，它大概是：
我看不见
作为我的存在
同时也怀疑一个人
能否在死去前
变清楚。

就在昨晚，我梦见一枝快箭
把我钉在灰色木柱上吹风
更在下一个梦中
被一团鬼魂

追赶于水流湍急的七彩洞穴之中

感知

是个什么东西？

孔雀翎

客厅的光

在黄昏临近前慢慢暗淡绝对的似曾相识

我坐在一把蓝椅上喝酒顺带想像

一片遥远的天空

那天空很远

也很空。仿佛虚无

这会是秋天，我想

我想都不用想

这还是秋天下午

一间普通的客厅

一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客厅

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

通常来说，这没什么

可一旦放到江湖

它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

以前，我们说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但这会儿，有人的地方

未必就有江湖，因为人会变

但有狗的地方，江湖必定就在附近

因为狗不会改变
因为有狗的地方肯定也有人
所以现在，我就和一条狗
在一起

客厅、光、江湖、一条黄斑狗
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
当然，还有一种暗器
就是这种暗器
据说美得像孔雀身上的羽毛
可是从来没人见过
因为见她的人
都已死在她炫丽的外表下了
不知这是否是烂牙古龙
特意制造的一份传奇
还是确有其事
只是十分钟之前
当我站在窗户边吃着雪菜炒饭
我确实三环路上见到了孔雀翎的耀眼

软骨头

不是我不想睡觉
可是我又怎么睡得着？
当我用 4 个 7
炸掉对方 10 到 A 的顺子
下家立马用 4 个 9
反炸我 4 个 7

并不是我不想反轰炸
而是在这个凉爽的清晨
我手上只剩下一对 3

就是这对无望的小 3
让我立刻起身，离开电脑
约莫两分钟之后
下楼去
让毛衣粘些雾水

鸟报告

我在附近派出所门口遇见一只喜鹊
那是在十分钟前的散步途中
我看见它的爪子锋利
不过，它的毛是蓝色的
它站着，在围墙上鸟鸣
它可能不是一般的那种喜鹊
但肯定不是鸡

你说它有什么意思？它好像只是一只鸟而已
可你说它一点意思没有？鸟
应该也有点鸟的意思

一个垃圾老头
我无法看清
他扒开的是不是今天的报纸
我操，他不会精神病吧，我当时想。

几块原本用报纸包裹，仿佛腐肉的东西
被一件一件有选择地挑出，放进自个塑料袋
他的瓜子也不错
事实上，他的鸟巢发型
比我的拉风
不少于1千万倍

你是不是抽多了？
上帝对耶稣说
这当然是一个笑话。后来
我回头找那头喜鹊
它还没飞开
再后来，我要走上一个小坡

最后的诗

如果我只能用一次“如果”这个词
在最后的诗中，那么，它可能是这样：
你曾是一个蓝色小女人，如果某天死于肺癌
那么你有权控告烟草公司：为什么天堂
没有你要抽的那个牌子。
要知道，你已结束了，堕落之花
而我也使用了我最宽的宽容
还下楼去
替你买了两听健怡可乐
即便我想，最后的诗
总是关于音乐的

一顿黄金

我不担心将来要发生的事
有没有将来，我担心的是这个
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心
比天还要高的孤僻、
但又不畏惧犯病的烂货
麻烦你，动动身子
搬块石头
坐到我旁边来
在来的路上
我捉了些虫子
火也生好了
正等着头发自然风干

新浪

我梦见土地肥沃而我的手脚冰凉
稍后，我又梦见心里的那块田，比我的想像还大
只是用作栽培带火的灵魂
并不合适一个坏掉的人
而张羞是个完好的善良的人（梦里）
所以这个中午，我又可以自然醒来一次
慢慢进入白天和现实的一角：L已洗好衣服
一件一件的在阳台栏杆上晾着。空天上，并没有云
科索沃不是在非洲吗，还是索马里？
梦里这则关于需要独立的、年降水量
在700毫米的温带小地区的新闻后

紧跟着一条洗衣粉广告
那一刻，我正趟在一辆黑色
凯迪拉克的真皮后座上看着黑白电视
但地球还是圆圆的。驾驶员的礼帽
从背后看去，仿佛让我想起一枚
被仍在路边草堆中的金属徽章。再往后
我大概就拨通了小虚的手机，告诉他任何战争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观点，还有人类
还在需要它们，是因为他们一直相信死亡
“你是听新浪那帮傻逼说的吧”，很显然，他没空
正在开往天津的快列上写一份地产文案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想像它不是花儿，那它也会和花儿有关
想像它不这样的红，那它也会是
那样的红，这些我多少了解
我的年幼的姐姐
她既不是花儿，也不像花儿
我做梦，梦见她站在树下
怀中的杜鹃花红得出奇
红得有些晃眼，甚至
红得我无法接受
而摆在桌上的照片，她只是
双手抱膝，独自坐着在岩石上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我不想知道。

吹牛

时间停止

让我们再去弄些烧烤

致Alain Robbe-Grillet，你来过中国

晚饭后，我收到一个现实

它印证了你的判断：

“现实既没有意义，也不荒谬

它存在着，如此而已。”

看来你终于走了，老罗

路上多吃水果



碘

我猜测是一对年少夫妇
他们有许多不一样的箱子
暂时在客厅角落堆着
新住人的房客与我们进出
同一扇门，很多年前
我负责喂养三只兔子
为了晚饭，还得去井里打上两桶
洗碗用的水。那的确是很多年前了
如今，热爱是一回事
怎么热爱是另一回事
我是说生下来活着

我们相互不打招呼
在同一扇门
进进出出，像街上的群众
有时也像一顿番茄火锅
(中午打算吃的食物)而有时
还像一件复杂的事，比如
发现碘元素这样的活
也已经有人去做了

好的托钵僧

这下午
还没有语言
可以开始这首诗的写作
我只能想起一头坏了牙齿的河马
它的眼睛、耳朵
暴露在河面上
和雨水一样
带着少量神秘
河马
它还是一种
在水下分娩的
哺乳动物

关于维特根斯坦“曾经我以为可以写出一部杰作，但后来发现写它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的一顿晚饭

你来不来？不来就算了。
去年，杭州
一位常年带刀的同学
医生说他的脑子
少了一种微量元素
用来控制人类情绪
大我一岁，自己翘掉了
更早前，我们在一个城市不同大学

两个人乘火车去上海
类似的症状
正发生在另一个哥们身上
二个月后，那人没事。后来成为一名
道交工程师，也是大我一岁

3、鸭子，高中同学
99年冬，有人发现了他的身体，在穿过
县城的运河上。生殖器不翼而飞
和我同年，一个电脑天才
——你来还是不来？
真的不想来，那就算了。
97年，我还未发育。
罪名是抢劫和强奸未遂
我记得他姓王，一起玩到大的，小我2岁
我始终没去看他。5、也是小2岁
幼儿园大班。一辈子连只苹果都没尝过的
先天智障，死于一场大雪过后烂墙倒塌
不过对他，我没什么感情，但是你，小虚
这次你把我吓着了，你的委屈和那只玻璃杯
一块儿碎在地上——两毛钱而已——你小我3岁
没人希望这样，也不知为何这样，因为
这样的话，我便有机会成为一个酒神
你是不是琢磨着？想让我的内心过于强大么
那儿可是酿酒的好去处

渐变

不知是它，在逐渐衰弱，还是因为雾气
弥漫，我站在窗口，与它对视
它很白：今天的太阳
与以往有所不同
别的，比如人
还是那些人
乘上车的
和在街上走来走去的
(隐藏起来的那些
暂不考虑) 那么
近处，还有两面旗
不算太复杂地飘荡着
——如果我就描述至此
(当然，你还可以适当地
想像一些风) 这样的话，这等景色
是不是可以让不一定
失落但也
得不到安宁的人得到
0.1毫克的安慰？

自言自语，灯管

我抬头，看到一支灯管
我把目光转向窗外，我知道它
还在我头顶的墙上，为什么不呢？
不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想不起来了

我见过不少灯管，这根是白的
即便不是白色的灯管，我也见过
不少，比方蓝的，比方淡淡的蓝
我还见过一根琥珀色的灯管，当时
它突然熄了，我就站在街角，为什么
不呢？真的忘了。但肯定没在
默写一首奇怪的诗：我也没见过有人
写过，关于灯管的诗，我最多
想到的，是它发出的光
有很多种灯管，而光
我只见过一种，也不一定
头顶的这根，还熄着
我不肯定，它是否真的能用
也没必要去试，下午的房间
已经很亮了，不需要搞得更亮
除非它可以发出黑光，有吗？也许有
指不定就有，不过我从没见过一根
黑色的灯管，有接近的，比如红
或紫，或者暗红，再就没有了
很难说，这根发出的就不是
它还熄着，不像是在发光的样子
下午的房间，的确还是
亮了点，亮要怎么关？

回车

1965年

城市之光初版《嚎叫》

在亚马逊卖到2,400美元

值得为之回车

电视里的一群鱼

我忘了它们能够滑翔的具体时间

总之，在落回海面之前

足够我

抽上半支香烟

仿佛，也值得为之

回车

作为一粒在深夜无法睡着的宇宙尘埃

我羡慕一个

有机会摸到五十年前阳光的人

只是他会羡慕

一条会飞的鱼么？当然

我们都知道进化

和革命

都需要时间

在中午醒来，有两件事

我极不愿为之

刷牙

和自杀

曼城 1 : 2 切尔西

比赛不久开始
观众的兴奋不亚于去战场杀人

你们，只为胜利而来（我们也是）
每一个足球流氓，帝国的
老牌穷苦赌鬼
一起享受
星期六的下午阳光
准备好了吗
你们准备好了吗
唯有结果不会有任何改变
比赛不久开始
比赛就要开始
我们兴奋，也很愤怒
不亚于上战场杀人

每一个人

穿过植物茂盛的街道

离开那座铁条长椅，他只想做一件事：
穿过这条植物茂盛的街道。
当他环顾四周
他并没见到真正的骆驼
只有少许的阳光
落在街面上

它们不是
用来致幻的最佳材料
带来的能量则来自
一个超远大火球

这些。

对于一个无心恋战的人而言
说的无非是一种会被忧伤迅速代替的低级迷失

猫有问题

拿出笔，快速在纸上记下
“所有服务员都是骗子”、“青岛”
“数字7”、“猫有问题”
猫有什么问题？昨晚
我一定在电梯关门之前
提着剩酒，回到家中
它就立在桌上，它的表面
还能照出，我那放大过
变型了的早餐脸，“过于奇怪的
一刻”，我用铅笔一个字
一个字的写着，回荡在脑门中的
软塌塌的声音。“司机，靠边停
再往前开，就到伦敦了”、“傻比”
“傻比陈”、“傻比王的”、“猫有什么问题”
“猫出了什么问题，猫的问题在哪里？”
“?????????????”

只有一次，我只有过一次
埋葬猫的经历，我和三哥、小虚
竖、还有不管他是否愿意过
当时还年轻的子弹
也会朝它喊：“兔子，过来！
来爸爸这边。”

对于我来说，信神有多难

不是信，或者不信的问题，我信
更不是有神，一只苹果、一个太阳
之间的选择。我相信神，它非常了不起
也相信神，非常的神（不是神秘的那种）
凡事都需理由，但神不是（更不许
揣测神）我当然同意，若我说不信神
那是在说谎，但若我说信它
那可能是我疯了
同样的情况
发生在下午的罗马湖：我们
没钓上任何一条鱼，那可是整整
一个下午啊。我们什么都没做，只是等待
神迹，从湖面冒出，还有天上的飞机
快些放下那些起落架吧

难过也需要技术

我看到一个难过之人
他的难过很大，大到难以
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光
于是我琢磨着，是不是
自个也搞一点尝尝
既然我以为
难过都是差不多的
我就想了想上次
(也就是几天前)
我的女朋友 L
她又在说
要一个人去海边独居

月亮在天上

月亮在天上
今晚我一个人
它的朴素依旧
远处也不见有风
它太远了
可算上月光
它似乎又近在跟前
还是说它太高了？
静静地挂着
在窗户的右上角。
还有比它

更好的混蛋么？
那么圆
大部分的时候
又那么不圆
它不回答
那么的
像一个白痴
那么的白
你好，亲戚。
其实我
一直保持着沉默
仅仅看着它，像看
过去的月亮那样
注视它
它就在天上
我们之间
隔着一面玻璃
它在外边
从我这边看去
它并不大
也不亮
它只有一个
以后也只有一个
它不是我
我也不像它
它愿意
四处照耀
我只会原地反光。

未来

提起杯子，我喝了一小口干净的茶水
虽然这是一只很旧的杯子，虽然
看着还有一点脏，虽然我发现
它还是房间里唯一的杯子，虽然
我并不渴，但有一点必须老实
喝完，我放下它，紧跟着
我又提起它来，喝上另一口
再放下，放在
一本书的封面上

“一个人的精确射门”
或者“把我们的血肉筑成
我们新的长城”

杯面上写的
是第一句，杯子的侧面
是一个闭起眼，装着正在小便的无赖
而后头这句，它一直盘旋在我
晚餐后的脑袋中

杯子，或者一句歌词
我必须选择其中的一样
用作产生忧伤的捷径，以便在变态的暗爽中
度过这平常，又布满烟气的夜晚
要是不够，还可以捎带着
想像一下未来

农村往事之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让我想到一坨屎
一坨死以及一个疯子的名字
(我把狗放进卧室，它嗅了两圈，去了厨房)为什么?
我会在看书时想起那个不正常的人，我不知道
他不算高——他不是他——偏瘦
在乡村汽车站，每个农民都知道他
然而他不是他，他们喊他：喂!
然后该干吗干吗去了(厨房狗
回到我身边，希望可以
趴在膝盖上)所以我想依偎
是个好的词汇
如果风
也很靠得住
那么他——他不是他
就是一个长期依偎在风中的疯子

很多时候
我得尽快乘车离开，回到城市
这方便我
让那些鬼玩意
成为最保险的乡村记忆

搞定它！

我正要去理发
但诗必须两句以上，才能成为诗

Nobody Can do No Harm to Me

没有人，不会对我造成伤害
它的另一种错误翻译：
再也没有人
能伤害得了我。

这次，我真的要去理发了

没有火

一枚硬币
在床单上的旋转速度并不比在桌面上慢
前提是它面值1块，且用力相当

“这么说，你试过不止一次？”

“不是的，只是当时
我恰好站在边齿上
点一支都宝。”

风扇

我是否正游荡在昨天的那个下午？
坐在椅子上，同样的阳光
我是否看到时光移动，一个孩子
在电视新闻中用小刀割开父亲的喉咙？
我是否看到了他那奇怪笑容？仿佛一首音乐
即将开始，鼓棒在鼓手指间旋转？
是否想过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一个厌世者，一只
无法成熟的香蕉？

15:07

我是否醒着？
灵魂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它是否增加了重量，变为我喜欢的形状？
白痴，柔软，一份精致甜点，我是否还未出生
就有了坏的记忆？当我还在学校，我就是个虚弱的人
而周围的人都是疯长中的枯草，等着火焰
把它们统统烧光，我是否需要为了
一首诗，取一个好听的题目？
音乐已开始，找不到方向的鱼再也不能停留空中
随雨水一起滑进湖面，我是否已经找好了故事？
在那儿融化不成熟的东西？然后消失
等着灰飞烟灭
那里没有阳光，没有伙伴
没有笑声，疼痛和彩色电视，没有我
需负责的东西，那里没有板蓝根冲剂，呕
我是否想再来一点隔夜啤酒，一点糟糕
混合不正常？最新消息：
残奥会开幕式今天将在鸟巢彩排
40余条公交临时调整线路

地铁将延长运行时间
呕，我是否得出趟门？把消息
吹进某个树洞
再由树洞
通知坏虫？每一天
我是否还在提前思考
活着和死去，死亡
所能带来的利润？
好吧，相信人类
等于犯罪
但也不要失望
在走进山谷之前，我们
都有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头四角动物

光电鼠标

他正在回家途中
路过超市，他是一个正在回家途中的人
一个很难区别于昨天傍晚的傍晚，他
作为一个回家人
只需绕个弯，上楼
他想，一个正在回家的人
好像只需简单地回到家中

就是这么一点想法
他窜进超市
提上两瓶青岛
然后像《教父》第二集中

罗伯特·德尼罗那样
没有意义地
跑回家中

为了几块钱 和更多的几块钱

一定是在很深
非常深的深海里
一条灯笼鱼
才愿意发出
那种只够照见
自己的光亮
芒光灯笼鱼
是种很小
我完全
太不熟悉
也是第一次
在凌晨的电视中
看到的鱼，它不是
那种在脑袋上
伸出灯泡的怪物
刚才，它还绕开了
几处海蜇，和
隐约中
撞在了一条
石斑鱼的鳞片上

我的理想是让每个中国人 每天喝上一斤牛奶

我梦到正好 5 点半
但忘了在哪个场景看的手表
现在我醒了（不用抬头
就能看到三环的路灯）
现在是 5 点 17 分
早餐奶，另一种
是加了咖啡的牛奶
我都因为脱水而不想喝
也不是真的不想喝，我没去想
我是在想，刚做的那个梦
究竟有没有刷牙

敲开朋友的门

至少敲了 17 下，还有两次不重
并没打算惊动邻居的踢门
陈辉，你才试着拉开门
没错的，我还在。
而小平、嘉锋
喝红的菲菲、一堆
剩菜盘子、两张宿舍床
一部偏色的彩电、无数颗
脚气分子、太好的，也是下午的
阳光，外加我提进门的三罐
可口可乐、一盒中南海

一本刚从邮局取出
来自武汉的诗歌读物
——你们在这个真实的垃圾场
玩什么游戏？

在发誓 永不喝酒的那一刻

厕所灯关着
东西还没送到喉管

无关键词

十点，和L
看完一本恐怖电影
她大概满意那样的结局
然后洗澡，睡觉了
我还早，一连抽
下6支烟，不清楚
自己赖在椅子上
在干什么
我有时
对焦虑很有感情
但又希望宁静
在夜空下

快点降临
落脚点
就是我以为的
身体中心
——左膝盖。
问题是它
更有可能在
某一根肋骨上
这不重要
我只是
还没到时候
坦然接受
一些灰暗事物
不是怕，是无法接受
一头鬼怪折腾
我的脑袋
——它肯定分泌了
什么物质，很模糊
同时，它也有
一点儿重量
这些，需要我
使用快速度
想到的美好去
镇压它们
这次，是一棵已
开花的桃树
还有下午
在路上碰见的
那只留着胡子的小狗
慢慢地，再转向去
摸索心灵、信仰

这些我从未
受过正式教育
更要命的，是根本
看不见的东西
冥想它们
估计已消耗掉我
2千支香烟的时光
特别是在我，在
上星期以前
我还没确定自己
是否只是一个
时光搬运工
没想这会，我的感觉
会如此强烈
我最好得弄一辆
橘红色卡车
一把我能提的动的铲子
一个便携式压缩机
一艘太空飞船
或一大箱余生检测器
等等这样，那样
让我可以瞬间
踏实下来的工具
哪怕来上一句：
“还好，
快数到2。”

把照子放亮点

我想吃一颗草莓，桌上
就有一袋鲜红的草莓
想起有一次，在台球城
我翻开朋友带去的书
有一段的开头
这么写着：
“我们应该把桥合上，
可那时坦克快到了
要不他们就不会死。
另一个人说道。”
其实在凌晨喝酒
也没什么不好
只是周围有些静
天也还没全部亮开

李灿森和吴镇宇，献给我的偶像张小静

比如刮风但不要下雨
阳台很小，当时风很大
比如大前门不好抽，可西红柿
味道还不错，墙和鞋子
则是同样的颜色
而狗是狗
胡同的一条狗
冰淇淋是冰淇淋
但我知道一些想法

因为拖得太旧
容易成为一个人的情结
这点，从我们都认为
不错的角度望去
那些晚云
确实有些惨淡。
这真是遗憾的一天

挂掉派

每天老在重复的动作：
扯开烟盒包装上的丝条，看看
天空有没有太阳。如果它们押韵
那就太好了，可以有理由，在诗里
对任何事物乘上 2
之后立方，再开它的平方
直至惯常的混乱

Vip

昨天的散步中途
打电话给朋友
我想知道，他最近
是不是还在发疯
电话没通

掉在头发上的水
仿佛南方的雨

没错

“掉在脑袋上的雨
仿佛南方的雨水，那样熟悉。”
我估计这会，他已不了解
抒情是怎么一回事
准确抒情又是
怎么回事，他周围
早就没了这类玩意，我想
他坏掉了
他还是叫原来的名字

诗人

与太阳对视
常年保持眼眶湿润，以便
应付季节变换和莫名的感动
第三，别忘了
在离开前
带上一把好用的钥匙。

悲惨世界，致肉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
看到自己也在进步，但是呢
有团屎，它还在我的直肠，不愿
闯过黑洞排泄到现实里来。而你的头发
实在太短了并参差不齐
这些都是现实
暂时撇开它们不说
我们讲道理：马桶肯定是无辜的吧。

以白痴方式进入夜晚，致三儿

你遇见一个女孩女孩挺胖她走了
注入一些酒到脂肪太厚的胃里她走了
你希望好东西快些融入血液
三儿，以白痴的方式进入夜晚
是一种仪式
你太聪明
又不乏风趣，她走了
你觉得最健康的想法
是去街上吹风
可她走了
多么好的晚上
你的智商突然为零
我就只好站在你一边
说些风凉话

为扫把写首诗，是因为地球没绕着谁在转

醒来，午后，阳光轻、薄
我不在美好的中心——细胞
分类，星系碰撞
我记得，小学四年级
我和小朋友一起
在一棵乔木榆树下
打扫操场

Blue98

什么都不等待，和等待是空的
妈妈，她要去山上开垦一片荒地
而我的现在，就像现在的我
一个游戏
一个中午的游戏

Blue693

空中没有飞鸟，只有风筝
同时我又看到天空
之上的天空
一片漆黑
杨黎，不要成为神

Blue652387

我在路上捡起一条树枝
有时，当我捡起它们
我还想在原地站上一会儿
“没事吧，哥们”他问
他正在一团灌木上
剪下更多的树枝
“没事。”我摇了摇头
转身离开这位干着傻活的傻帽

直觉又一次告诉我
不出意外的话，七圣路
好像正在进入又一年的夏天

Blue934

有一盒雪茄，是昨晚的朋友留下的
这种大概来自古巴的烟草，我还没习惯
抽着它去打发整个星期一的下午时光
它太奢侈，味觉上，又有些
陌生。我是说打发时光
还在说一种烟草，或
一个没去过的地方

享受生活
弹吉他的黑老头
叼着这种烟，“享受生活”的英文字

印在包装纸的角落
比他的蓝帽子
更高一点
我的这位朋友
他也有一把那样颜色
我以前送他的吉他，也希望
有一顶钓鱼时带的帽子
好去像一个
有点奇怪的穷人
不至于一直那么懒惰
尽管这些，并没
必然的联系

这下午
我只管抽这种会冒出烟气的草
不介意，现在就开始下雨

Blue25

照片上的日期是98年的1月10号
他在一间旧平房里
看一本电影杂志
阳光从右侧窗户进来
他穿着一件退色的棉衣
他是谁？不会是我
如果是我
那应该是在2003年
4月份的一个下午

房间里，还有个
拍照片的女孩

Blue5

定量，但不定时地释放掉一些性欲，好比
用水泵抽出池塘里的污水（为了健康）
然后下楼散步，买两听可乐、两听啤酒
两盒烟，趁夜色，捡一盆红叶子草
带回住处（想想朋友，他的那份
在新大厦的新工作，他的数得清楚的
月薪，我是多么需要啊）想想明天
今天后的新的一天，想一想
要听点什么歌。
问题是
什么都会过时。想想伊拉克战争
一个兄弟连朋友强奸一个15岁少女，反过来
当地朋友也割了他的脑袋
想想有多疼，多
痛快，又有多折腾
想想我的恐高症
下次飞成都，我要
先喝个半醉
再在白云上
喝到全昏

Blue之扯淡

我约一个久未见面的女孩去动物园看动物，这至少说明
我真的太久没看到那头大象了：除非我在说谎
可除了骗子，这世上还有什么干净的人么？

Blue之诗歌恐怖分子

以艺术的
方式进入诗歌，死路一条
以抒情的办法进入，同样是死路一条
那么以爱情方式进入诗歌，对不起，还是
死路一条（不要贪图口爽）以诗歌的方式进入诗歌？
根本摸不着方向——诗，哪里来的方向？于是有人
顺着语言让它生长，结果怎么着？还没退休
他就到处给别人颁发奖章去了
从这点来看
我依然还是个携带愤怒的人

每天死一次，又活过来一次

按这推论
每一秒有50亿
除以2
再除以12

除以3600个人
在死去
同时活过来的
相对少一些

尽管她在嚎啕地悲伤，但她必须
像个母亲那样
没有哭

翻版大象

之后，你就再也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没了荒凉和新衣服带来的气派，没了叹气
没了被紫外线辐射的面包，没有了你想知道
关于精疲力竭后需要发生的故事（一点也没有
表现出看水的样子，当然也就没有为此伤感）
因为你还知道，丢失眼镜就等于游戏结束
你得回到原来的地方，但是你没有
你没有说再见，或者更好听的话
没有像往常一样犯下
允许被原谅的错误
你甚至在敲一句话时
没有了随口而出的想法
于是，你取了一个新名字：翻版大象
表示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这个夏天你究竟想过什么？

再过下去
就真的进入秋天了
一个站着刷牙的人
他站在黑暗中，是深夜。
他有着一副坚固而又
奇怪的牙齿，就好像那个
突然被听到的声音（从角落？
不，也许是刮在玻璃上的风，总之）
也很难被准确描述

而另一个人，她躺在卧室的床上
她（另一个人）睡着了，并且忘了
关掉电视。

还有许多：看不见的
和他（自己）不去关心的

不过，作为一份像样的礼物，她
（另一个人）需要的并不是
他（是他自己）脑袋上的发型，或随便
发生在这个夏天的事。

有一次
她（还是另一个人）
在阳光下说（其实，是在雨天）：
她（其实是她自己）
从没梦见过一把好看的牙刷

补哀

2008年5月19日
为了大面积的不幸而默哀
这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竟然还错过了

在客厅，或部分人的雷管

罗池说：我家的猫。
他还说，睡觉了，再见。

我能说什么呢？
一个热爱猫的人
却从不使用“诡异”
这样的词汇
我在把香烟点燃
（这需要我让半寸高的
火苗至少保持2至3秒时间）

没有风的客厅，想吹起一点风都难

后来，我知道了Don't let me down
翻译过来的准确意思是：别让我失望，而不是掉落

方才，我对他说
有一部电影很残酷
它叫《雷管》，会爆炸的那种

这句话，我忘了说，其实我指的是残酷

向偶像祈祷吧
趁天还没全部亮开
这至少能说服一个不想睡觉的人
他也有能力睡着

离别钩

我又要扯淡了，那个谁
付你100块，你能帮我去天上
炸掉两个星座么，因为，这会儿
我不敢说，快些帮我干掉地球
——我敢保证，那将会是
美丽，还会看到
真理的一天

高斯模糊

他在中午起床
言下之意，他还活着，他这样
想，并认为这好像也不坏

如果墙上，有一幅画
或一张色彩丰富的海报，他该会

长久看着它，但也就是看着它
偶尔，也看看窗外
那些正在填充
白天的东西
譬如看着像一盆花
但实际上可能是葱的植物在夏天，在夏天
他是一个有点模糊
有点坚强的人

怪物

怪物很怪，我经常对它
使用一些高斯模糊
它是我的怪物
也可以是你的怪物
但终究，它只是
自己的怪物
许多时候
它不在

恭喜你成为傻逼人类中的一员

对于反人类这回事，以及反社会这另一回事
我从没在清晰的星空下谈过（与一条狗）
又是在昨晚，我看到

那头稳在半空的半空麻雀
我的朋友，他也看到了
他问我，他说：张羞
当全世界恶人团结起来
好人该怎么办？说这话时
他望着那头麻雀，非常好地像
望着一头上帝那样沉默
夜里哪来的麻雀？
不深的夜晚，也不亮
两个人，只有两条狗要溜
所以许多事，并不着急

按时清理垃圾邮件

有时，我会看到
一支正在振动的手机
是一支黑色的诺基亚手机
它就摆在远离阳台的书桌上（是下午的
阳台）下午没有下雨，而有很多时候
我完全不在乎，一个稍晚的黄昏
他们的愤怒晚餐，一小把
可有可无的朋友

一分钟
他可能只想着
怎么打发休息日里的一分钟
一分钟就是One Minute，我们比大部分鱼
活得都要长久，尽管也可忽略

比如最酷的红星狒狒
(这会儿，我得把
半箱生啤填到冰箱去，我们
一直乐于享受啤酒，在整整一年中
所能带来的凉快)

结束

房子

海浪，不是别的，在钢琴声中此起彼伏
烈日下，我并没成为(像他们说的)
那种融化冰淇淋，我知道
有一所房子，我需要在里头
休息并且耗着，在摆满一箱以上
西红柿的厨房切菜和切土豆。那时
提琴声也掺和了进去(那时
和一头农民无关)就是
心慌在街上，也不要
抒发情绪，要不
等有一天，我老了
也就不再迷人

Beatles

强尼·德普

贾木许、慢三

他在厨房刷洗晚餐盘子，他女朋友

张兰，不在家。有个客人，她希望能学到些哲学

在四环外的北京大学某个教师那里，她也不在家

朱朱和妹妹：两条杂种狗，它们终于学会了

如何在厕所排放自己的废物，在这个

明亮的下午。小平、陈辉、以及

后来摸进门，从编辑成茶商（后来又改成编辑）的小蔡

他们在天亮前刚刚离开，当时，球赛

还没结束，他们在讨论明亮

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明亮起来（有个人

叫卡尔维诺，法国人，他是个明亮之人，慢三说）

其实，张羞的意思是，塞林格

也挺明亮，还有卡夫卡

难道他不明亮么？而我觉得，特德·贝里根

是最明亮的（张努也不在家）

他们都忙活去了，刘按，请不要

在缓酒的下午打扰我，我人闲心慌

如同短信中的杨黎，他在四川，是个成都人

我在他明亮时，经常在一起玩牌，他喜欢法国队

在欧洲杯上射飞的点球，还有一个法国叫玛丽

或者叫克里斯蒂娜的女人挂在肩膀上

那个好看迟早会完蛋的头

Blue之张3R

当时，他翻出
三条同花顺，没说话

现在，他应该坐在一辆
去面试工作的汽车上。阳光，在今天下午
要好于昨天夜晚，无论这儿是不是在美国、刚果
还是索马里之类的地方，前提
都必须是足够烂

惯性

他一直提醒自己不是一头熊
以致后来，他飞到半空
化身为一头猴子
指不定就有
这样的事

也有这样的时候
我实在太疲倦
在摸索着回住处的路上
我就让自己成为一头
会飞的鸭子，手中
握着10块一把的
天堂牌雨伞

植物

它不是我见过最茂盛的植物
但此刻它却是离我最近的那一棵
此刻，我正打算离开椅子，走出房间
可回头想想，为了这一点也不稀奇下着雨的下午时光
还要转角拐进
厨房，拉开冰箱，再把取来的东西就着一支叫火花马的乐队搞的歌曲慢慢喝到胃里
这多少有些不够眼前的植物：
就在两三天前，我的女朋友 F，她养的变种金鱼，不知什么原因，死了翻着白眼，成了它的肥料。

现阶段，诗歌的主要敌人是诗人

一些腐败写诗的人
他们人长得也不好看
正在污染着诗歌的空气
这种人，多多益善
他们不是放在冰箱的榴莲
也不要谁来保护
2008年，大部分诗人
都已发育完全

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到处破坏

爱

开始，我写了一些人的名字
后来我又把它们删了
结果是，我又重新
在纸上写了一遍
他们是 A
某某某和 B
以及几个更亮的名字
它们比上午的阳光要亮
比起下午的阳光，则更加的亮
也更加的新，甚至比我上午的梦
还要新，还要亮。
这上午，我无所事事
就做了一个抢钱的梦

凑活

2008年7月14号
也就是今天
下午2点
我路过重庆饭店

很快又走过一座桥
三天前，我反方向走过
这桥，又路过这饭店
最近几天的记忆
差不多就这些
而且这首诗写到这里
本应结束了，可是
(其实也不是可是，而是只是)
只是当我迎着细雨，慢慢走过它们
雨水却没及时洗净
我的灵魂

城乡接合部往事之狗咬狗

你是不是一头孤魂野狗，始终
你的最爱，它是不是还在风中移动
但你的母亲是一个农民。

喂！

城市男人，你的汽车行驶太快了
我没法在后座点燃香烟
不着急，不着急，在如此的
快速夜晚，就让我们休息一小会，就像你也不急着驶去
你那张空旷牌未来。喂！我们
正在风中，前方没有亮点，只有路灯
路灯、路灯和一望无际和一望无际
和一头吐出舌头一望
无际的奔跑狗

所以快点
从深处醒来

没事

我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眼前，我还是只能坐在椅子上
这个行为——如果存在某种意义
那恰好是在证明它的无意义，即便
我说的，是一头人的整个一生
——又何妨？
它仿佛苦难，让我
捕获到一点短暂兴趣
又仿佛它真的
是真的（我一个劲儿盘算它
如何剩下一团忧伤，用作催眠）

农村往事之不好的事

或许我该称一些不好的事为恶梦
我总能在中午时间清晰进入到其中，这次
我在里面以泪洗面，母亲，
则半塌在门槛（对着
一群黄毛小鸡发呆）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我的父亲，他热衷于
扮演一位老好人的角色
他热衷于此，不停送掉家里的财产
上星期是几只兔子，下午
他刚把住了一辈子的房子
送给一个来自安徽要饭的
我实在伤心透了（但也没办法）
他自己倒好，不说话，只管坐在轮椅上独酌
“你还年轻。”他对我说，“去干点木匠活吧。”
老实说，这也没什么。
只是我，我从没了解过他
包括一个老人应有的
忧伤，我不了解。
一个70多岁的人了
我能怎么说呢？
碰到这种不好的事
就让它过去吧？还是
主动地去隐隐感到
一条快乐的小虫
正沿着硬喉咙
慢慢爬上来？

正在保存

如果有一种可能，我是说
如果真有一种可能：这是个鲜嫩
而炎热的早晨，那它，就只剩一种可能

因为此刻差不多已到了尽头，我说的是此刻
人却不在悬崖上
——这最平常不过
活动活动脑子，让它保持
对周围事物的存储功能

一个人在想什么？
很可能他自己并不知道

从早晨醒来，穿上昨天的衣服，穿过昨天走过的
马路，你知道，这还不是一个超级国家的超饿时刻，街上
没有动物，也没有月亮，你大概能在群众的眼睛里
找到那个东西。而有时，你可能会需要一把枪，你大概
也能在群众的眼睛里找到这个玩意，只是你得先
了解用它做什么？穿着昨天的衣服，仿佛去迎接一个
新生命，我不是骗子，但还在世上操着，那个，妈妈
你已在雨中失去了一条鱼，可我们还新鲜着呢
我从炎热又新鲜的早晨醒来，正准备打开浓密头发下的
脑袋盖，让它透透风，因为，一个人在想什么？
你总是说，他可能完全不知道。但不是么，
他还在操着这个世界，保持着节奏，让那些
穿西装的重要人物持续拥有不仅仅是剥削劳动的小快感
幸好这还不是有史以来最烂的事。我只是从炎热
早晨醒来，穿上新鲜、昨天的衣服，我要动动脑子
成为一条鱼，按时醒来，跳入悬崖，在下坠时活动活动
我的脑子，让它透口气，这最正常不过，不过
他不知道，他一点也不想知道，他他妈的根本他妈的
完全他娘的一点也不知道。停。

如果没有可能呢？

我的意思是，如果真的
一点可能性也不存在：那这
还是一个鲜嫩而炎热的早晨么？

洗洗脑子，穿过大街
把它塞进裤裆里

师长

我对她说了一万五千遍说我恨你，而她
只是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大约有七千次。我发誓
活到这会儿，我都未曾见过鸭子，或者鹅
于是，她把她在膝盖处的瘀血
献给我观赏（作为某种补偿）
这无非是说：
她在下班途中
又摔了一回
而且她
也厌倦了
这房间不停断电。
无论在坏的时代
还是在错误的时代

Blue876907

现在，我离一小堆狗屎不足0.5米
0.5米也就是50厘米
还等于 5 千毫米

也就是说，我近距离看到一条狗
正在吃它新拉的脏东西
对此，我有何感想？
现在，此刻，我的工作
就是写一、两首夜诗
我必须找到它的美
搜集在诗中，使它
光芒四射
仿佛一根鸡巴

在银河的星空下

诱发拉底的早晨空旷而又潮湿
大片土地喷射着阵阵酒香
我开始把想法掏空
让河流交叉入海
还使得一匹马
出现在褐色的雾气中
——那的确是一匹好马
它正垂头觅草，离我不远
我喜欢那样的距离，就好像
对于这匹黑色的马

我并不存在
银河星空之下，早晨
清晰的诱发拉底
只留下清晰和潮湿
马上没有马鞍
缰绳早已脱落在草丛中
那一刻，我没有
太多的想法
只是弹掉烟头
把银河摆在一颗露珠边上

登月计划

太空猴子通过屁股下的火箭推动冲破细小球体的大气层
他们准备去月亮采集2公斤灰尘，旗帜插上，喊点口号。
可不幸还是发生了，他们成了一团
被人们想起多年的
大烟火

当天下午
日本冲绳附近海域
两个快乐的钓鱼少年
望见一头体态硕大的座头鲸
跃出水面。“这算哪门子事？”
年纪稍大的，被这一突来的物体
搞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超级伤感
他根本来不及
阻止倒向海面的泪水

怪物2

这是一条太过熟悉的街道
它见证了我耗掉的个人青春史
一个下雨的黄昏
雨水，从天上落下
落在这街的
任何角落
我不能很确定
晃入饭馆的东西
是年轻的。也没找到
我在找的那粒水滴
它会壮士断臂，一去不返
它还会往天空飞去

谈谈地震

这个时代
(2000-2008)，电视机
的好处不言而喻
三、两个有气青年——
只要有足够多唾沫，只管
对着里面会动的东西大骂——要是
有数不完的现钞，也可以把手头的酒瓶
往某个正在掉泪的主持人的那块屏幕砸去
之后，继续痛饮，谈点
尼泊尔的植物，阿猫、阿狗
之类的话题

反正，放在哪儿
这群人也会放弃
自救，包括被人救

时代的穷人

亲爱的
杨黎！别再要求我
打电话，给你，让你
有机会发牢骚
196283
生日快乐。

帅车，致“一辆帅气汽车”的作者

一个垮掉派余孽，正宗？我以为，一个对事物
保存还算完整的诗人，如何评价你的生活
可不是我的责任。“一辆帅气汽车，
这首还可以。”我这么对看到
这本诗歌选集却不懂诗的朋友说
就当作，对一个老派人的赞美
它是那本并不见得有多出色的选本
（我看的是简体中文版）里最有趣的一首，为此
我特意往前翻了几页，留意你的头像。
我不知道，这当口儿，垮掉派

还有什么好玩的，还有什么花样
需要翻新，尽管杰克的
《在路上》，在这里
依然卖得不错。它成了能时常作
飞机旅行的家伙们的圣经，但，弗雷泽^①
在这里，搞中介和评估资产的名声
可不怎么好，而我，正在往一台
PC上安装盗版Windows Xp
没了它，我将近1个月
不会有任何娱乐（除了写诗）
这里的诗歌也五花八门
唯一还剩下的传统便是分行
和使用汉字（此刻，重启，从烟缸找
最长的烟屁）这里不仅有大量现代诗帝、现代诗王
诗仙，甚至诗神仙都有，只是没有流星和天才堕落人间
而且，基本上，他们也买不起什么像GT500
那样帅气的汽车。这里
除了厌恶的事物以外
荒无一物
更别说那个寒山和尚
他死了都快1,000年了

① 弗农·弗雷泽（Vernon Frazer, 1945- ），后垮掉派代表诗人，自由职业作家。1968年毕业于康涅狄格大学。前社会服务中介机构项目设计者和评估者。

了不起的坏蛋

1、继续睡觉，还是听

几个老酷哥唠叨歌词？风扇转得越快
结起的灰尘越多。想想就是，没有这些
你只是一个房间里的人
这也只是一个天空阴沉的下午
房间和天空
加上阴沉，一个心跳稍慢的人
只能煽动手头上的烟火

2、如果桌子上有一袋包子、两根油条

就会让我知道，在03年
有过夏天，我在充满烈日雨水的武汉小巷（甚至江边）
捕捉一头不能再回头的大象
恰好，桌上就有三个肉包
两根半油条
一杯
甜味豆浆

3、她真是了不起

之于上帝，她
便是现实中的小神

4、有人说：若你想让我来拯救世界

就得先了解我是否喜欢这个世界。
我想，任何星期六
第一件事应该是去罗马湖钓鱼
其次再来谈一谈电影工业

5、继续睡觉

Blue之玛丽

那仿佛就是往事。

一个秋天清晨
她顺水而下，和一条
反白肚子的鲫鱼
搁浅在竹林中
玛丽，10岁
长着10岁长的头发
她有绿色的皮肤
就我所知，她还愿意
在巧克力般的
凉水中
呆着
直至中午临近
太阳晒干了
整条河水
一个田里的农民
终于也要赶回家休息

这时的绿玛丽才想起
一大桶爆米花

她饿了。
玛丽

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
她几乎不叫玛丽。

海马，致埃塞俄比亚

早晨，他们把棉花
卖给不需要棉花的人
不到中午，他们
又从亚洲伙伴那儿
购得几把廉价武器
他们这样干，并
还将继续这么干着
并不是他们穷，不是因为他们
要保卫可爱的家园，并不是。
他们也不是为了
推翻暴君

在一个远处的人看来，这些
显得还是有些远
不过，又有
什么东西
靠近得了他？

我不说了。最后，他们
会把森林卖给不需要木头的人

路过工地，天下起了雨

上帝赋予人类命名事物的能力，他们中间
那些不想热爱劳动的，于是成了诗人
但我，不太明白一点

一个工地管理员，他喊
一条白狗：上帝
过来吃饭。

终极问题

趁着酒劲，我们在灯光还好的饭馆
讨论一、两个终极问题
显而易见，这又是一次无比
真诚的各自倾诉。这么多年了
它们还没在内心深处解决：对虚无
的恐惧只会与日俱增

（小动作：抓一抓头发
取下眼镜，用衣角
擦一擦镜片）

一桌子一桌子的
饭馆垃圾：一个操
南方口音的对服务员
做了个手势
意思是，再来两瓶。

我已发言完毕
阐述老一套理论
不会花费太多时间，甚至
我坚信
要压倒对方

最好先成为一个法西斯
其次，是数字统计学专家
按概率在时间分布上的平均原则
来计算每一秒钟，有多少人
在使劲享乐同时你已无法再喝下哪怕一小口

8月结束

——致小平

我们在罗马湖用12条鲫鱼结束八月之光
(这是说，那下午阳光很好。很好地
照耀在我们身上)

我们在钓鱼
湖下有许多虾

傍晚，我们在玫瑰村用一些酒
进入九月的第一个凌晨
(这会儿，一个新下午
九月之光就在窗外
它十分耀眼
有我想要的灿烂)

当然，如果我能
并且也只能
想到一点什么东西
那便是生活，即便在此刻
它还在继续

并以我看到的
一整面湖水污染来纪念那凌晨路上晃步回家的矮个子朋友

想像一头倒塌狮

我设计羊群高傲无礼穿过沙漠绿洲连绵挺进大片草原
还设计了它们嘴上叼着断草，廉价羊毛则为大地反射出
上好的阳光

晚些时候，我才把一头倒塌狮扔到它熟悉的王国中
要不了多久，所有水分将脱离脂肪
从皮肤深处蒸发到空气中。四下

安静异常，它眼神恍惚
比较那泥土色狮毛，成为
天空下最新的黯然之物

这恐怕是完美一刻：

为了美丽，在这些白色
小东西衬托下变得更加伤神
它可以闪过初次捕获的猎物味道
或者换成招来一道再见闪电
或几滴不能再小的小雨

就凭这一切都要过去
这个理由，它就能
让我被一头离群羊引以细路
以不同感觉进入它的那坨精彩领地。

通货膨胀的秘密

“没有原子弹、中子弹、氢弹和导弹
怎么换台？”两人仿佛通着暗语。

“法拉利在街上拉私活儿，我看见。”超级青年说。

“穷人将继续一无所有，”另一个张开腿，鞋子
是一双西班牙名牌货。另一个

看着是个好人

“你已经说过了，在不久前的诗里。”

也是，好人想了想，但

那会儿，他的心

是收拢的

“是否可以说：一生潦倒
无疑具有致命的吸引力？你说。”

“我不知道。问题是，如果你
看到老外在十字路口发传单，那么，肯定
有什么事情正在起变化。

比如，通货要膨胀了。”

“听着不错。”

“那必须的，惊变 28 天。”

“幸运日。”

“幸运日。”

一路操着全地球最没有前途的职业，诗人
躲在一片树叶下
享受
成色还不错的心力憔悴。

东方之猪

他足不出户，终日
坐享其成。不为别的，不是
为了引经据典，好和一片白云山水相逢
你真的，猜不出他的习惯：其中就有一条：
重复使用转折，破坏还没建设起的思路，比如：
东方之猪、东方之猪、东方、之猪、东方啊、猪这样
在下午，喝着鲜橙多，消极如 100 个群众：
近处，脂肪富饶，远方，血比历史长。

态度决定一切和态度

凌晨、5：35：数字真的可以标识那一刻？
这是否准确？我是否完全确定？如果我
躺下，睡觉，我就能睡着。这是我的想像
是很快会发生的事实：我躺下
睡着？下午 3 点，梦醒
梦醒时分

洗脸、把头发往后掠
对着镜中影像做手势。笑
想起刷牙

想起一只白色搪瓷杯，有一年夏
在后山半腰碰见一条花蛇。

从厕所出来

看这两天的娱乐新闻
它们让你明白：那些垃圾
才是你毕生努力的目标。
桌上有一罐富贵竹
就这样
白天

接到子弹从上海来的电话
“羞，你认识某某吧？”“没喝过，
不认识。”“我们想请他给黄金酒写唱
一支广告歌，无须露面。”
5分钟后，号码到手
短信他。
我猜，这将是这天
我做的唯一产生价值的事儿。

认真听一张大提琴唱片
看客厅慢三的白狗，它趴着
在很难和一幕瀑布
联系在一块儿的
铁笼中发呆

有些事
忘了。

傍晚6点，下楼
和小平去魁圣德
两杯扎啤
一群人陆续赶来
又一顿
黑道家族的晚餐

相互引荐
浅喝、扯淡
没了它们
我们似乎找不出
回去古代的方法。12点
去钱柜喝第二趟
唱“友情岁月”
4点半

走人
上三环
单独享用青亮之城市之光
感到有一点伤风。

“莉莉丢失了她的镜子，
她看着是伤心的，
她妈疯狂了，
当她望向天空，
她的父亲开始心忧。”

下车，5点
用天边
一颗微弱星
了结这天的爱与恨

一摊
碎
玻璃碴。

怎么理解它不是真的，但它肯定也不是假的

我很想抽一颗烟头，我正在抽
有时，我突然想写一句话
可这时，它刚好抽完
说的就是此刻
此刻，是 09 年的一个晚上
对我而言，它是特别的
因为它和昨晚
一样的热
却又是两个
无关的夜晚
我怀疑，这就是人们
常说的时光流逝
两天了
有根鱼刺
一直卡在喉咙
也很现代

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①

一张是红桃 K
另外两张
反扣在沙漠上
看不出是什么
三张纸牌都很新
它们的间隔并不算远
却永远保持着距离

猛然看见
像是很随便的
被丢在那里
但仔细观察
又像精心安排
一张近点
一张远点
另一张当然不近不远
另一张是红桃 K
撒哈拉沙漠
空洞而又柔软
阳光是那样的刺人
那样发亮
三张纸牌在太阳下
静静地反射出
几圈小小的
光环

①：此诗为杨黎先生所作，目前，它的版权属于张羞。

酷儿

我家门前有两棵树
一棵是桃树，另一棵还是桃树
这，你大致是知道的。

然而，夜深聊赖

招指念君
逃离这不是人间的人间
竟 70 载光景有余
顿歔歔不已
久徘徊于陋室，不平
即望墙挂问
汝于彼
尚安？

blue薄露

炎热来自中午的阳光
一群奇特的河马，我梦见时
它们正在沙漠游荡，学习西班牙语
2、在饮水机上
接满一杯水
回到客厅
3 分钟前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
想去厨房接
一杯满满的矿泉水

不费吹灰之力。

我说
这也许就是一瓶洗发水
被称之为薄露的理由

两件事：下过一场雨；没说话。

我看到雨落到街上变成水
我想有一个弟弟
我这么想
他站在我旁边
我们有一个短短的阳台

为了脑袋外翻

准备一台洗衣机，拆掉它
组装成一部变形金刚
为它取一个名字：不死苍蝇
扔到海里去，5千万年
随大陆板块移动
在非洲海域
被渔夫索罗巴
捕回岸上
拆掉它
去铁匠铺
打成一支宝剑，毁掉
重新打造成锄头
开垦荒地
直到变为一块废铁
送到废品站
回收利用
制成合金材料
随飞船光速离开银河

93年，我曾经认识一位少年屌毛

回忆中
他有多滑头
这少女们应该知道
可是他，究竟有多潇洒
能说出来，也只能是一个谜
1993年，少年张伯松
我们那一带最好的屌毛
一根在阳光下
闪闪发光的屌毛
有这么一位好朋友
让我感到光荣
我们重逢在
10多年后的冬天
寒风中，我站在交叉路口
等待一辆傍晚的招手车
他迎面而来，驾驶
一部裸体拖拉机
拖车上
有几头赶着去
交配的母羊

雷诺兹夫人在星期二

雷诺兹夫人不喜欢星期二，因为星期二
总在星期一之后才到来而星期一雷诺兹夫人
也不喜欢。特别是在星期二这天

雷诺兹夫人更不喜欢星期二
她不喜欢星期二
雷诺兹夫人不喜欢星期二
有可能是因为星期三
总在星期二之后所以雷诺兹夫人
不喜欢星期二
因为雷诺兹夫人喜欢的是星期三
而星期三总是在星期二之后才到来
这让雷诺兹夫人连星期一也不喜欢
因为星期一之后是星期二
但星期三在星期二之后
雷诺兹夫人不喜欢。
雷诺兹夫人不喜欢星期一之后是星期二
哪怕在星期三这天，雷诺兹夫人
也不喜欢星期一。她不喜欢星期一
这和星期二无关因为
雷诺兹夫人不喜欢星期二
雷诺兹夫人不喜欢
所有的星期二
雷诺兹夫人
还有一个侄女

好人都死哪去了

两只手在眼前
在键盘上
稍前一点
是一块笔记本屏幕

我正在用手指敲这首诗
想一想：好人都死哪去啦？
前头，有一座小的绿风扇（护风网
粘着一团团的灰尘）
更前头一点
一支空啤酒瓶
这些都摆在桌子上
我在桌子前坐着
很多的星期一，下午
我就是这样。坐在桌子前
面对一堵墙壁
不清楚做什么
抽些烟，听些老歌
家里没人
想些陈年往事

中国是“0”的发源地

剩在冰箱的两根茄子
杭椒、一支黄瓜
在厨房，她在设计
一盘晚饭吃的菜
这件事，还有
她想要做的
任何一件事，别人
应该已经做过了
包括她没去
想的。

“暴风雨未了的小雨滴”

《诗经》这么解释

“0”的含义。

表示它

可当作“没有”

几乎不存在。

这样也好

这会儿

正好在下

一场不大的雨

只是

有没有什么事

只属于她？她想做

还没被人做过，有没有

这样的事？

还是别提了

她也不会关心

到底谁

发明了圆圈

魁圣德餐厅，致张紧上房

三个故人

在餐厅前的小院

喝着金色扎啤

那两棵五月桃花
现在成了七月的桃树
人、小院、桃花和啤酒
在夏天的魁圣德餐厅
我们把展开的身体
挂在椅子上
喝一小口，说些
能让风随便吹起的话
当我们说社会主义
就喝大的一口
谈一谈大部分
不需要我们
关心的人
尽可能做到
和他们一样
追求最大程度的
自由和无所谓
谁被谁
统治

2009.7.19

用 Google Earth 放大
太平洋上不知名的小岛
你可看到浅海中一对黑色的鲸鱼？
蓝色海水，地球一大半
都是这种东西
咸的。

你可看到
这个忧伤体
没有脚
你与它同在
还跟着它旋转？
为什么
我还在这儿？你问

其实
也不是经常
只是想问
也不知问谁
（这儿，又是
哪儿？）

还有，
《傍晚黄昏，和 F 散步，一起吹烟》

回来的路上
你听到一些声音
当你听到那些声音
你担心
如果它们
不是声音？
那你听到的
又是什么？

台风“莫拉菲”

这个早晨 8 点
上班前
F——最近我正在考虑
给她换个别的名字
——用她的手指
指着我屁股的一块，说：
以前，这里是不是有一根尾巴？
我懒得理她，但承认
这是个好的问题。
她上班去了

在一个烟壳上，我看见
红色、蓝色、金色和一点淡蓝色
和“戒烟可减少对健康的危害”
这句话，“戒烟可减少对健康的危害”
真的假的？我不太相信
因为过往的每一天（每一天）
我都在为此花钱
这个是真的

"莫拉菲"，今年第 6 号台风
也是一种菲律宾木头
常常被用于家俬的制造
这也是（真的）
如果南方
有靠得住的朋友
我很想让他
快递一点给我
这辈子，我实在愿意

停在风暴中
发呆。

第二段
可以省略，不要。

奇点背后的第一推动力

我们谈论它，它是神秘的
我们想像它，就像想像上帝之手
它是脆弱的吗？不见得
它至少是不可推测的
它也许很轻，但它
肯定是偶然的
你已经知道了
同时它也很简单
它不是科学的
就是一支龙

99%完成

通常，写诗前
要写什么，我对此一无所知。
喝点水，看几条新闻
打开文档，乱敲

一句，读几遍
然后去厕所，或者
在房间转转
再敲出一、两句
有时，它很可能就这么成了
这首有点不同（在我
打算用“好极了，她说。”
结束的当儿，收到一条短信
上面写着：朋友们
在白树实在无力
走下去的时候，
你们要前行！

BS

发信人：J。
莫名其妙，像是
又一个被诗歌
害掉的人。

8个骄傲的朝鲜女人

我没仔细数过
但她们是这样的朝鲜女人：
而不是那样的朝鲜女人：瘦不啦叽
忙着收集各类废铁，炼制导弹。
她们远离 500 公里外的祖国
出现在夜深的小卖部
挑着蒙牛雪糕

热刺 VS 西汉姆

在星期六，还不是星期六的这天
我们的上帝创造了人类
并把他们的属性
设置成无能
结果他们发明了足球。

我们在等待一场游戏
用来度过这个最新的下午
比赛在哨声中开场
你看到了吗？
一群来自伦敦的百万富翁
为你带来历史悠久的帝国表演
他们也是猴子的后代
在虚脱的时刻
与你相遇

请，制造一点声音和一点奇怪的兴奋
大屏幕正在上演超豪华明星宣传片
这儿正是挥霍无聊的地方
不需要再有额外的要求
你正好也是我们中的一位
只是，我们又是谁？
这非人性的词汇
你看到，我们的额头
在燃烧
它起火了

学习诗歌

你习惯如何描述一次肠胃狂泻，就在刚才？
可是你知道山脉、音乐
战争、病毒和永生
如果你相信。

思想斗争

这夏天还在继续
一颗滚烫睡着的心
重返上班之路
狗日骗你
这感觉
就好比拥有一下子死心
而后塌地的未来，感觉上
并没什么所谓

顺着超现实无边烈日
你慢步往车站走去
蓝色天空下
蓝色衬衣
粘着一大摊约
10X20 平方厘米
隔夜，被风
吹干的
精液

潘老师，祝你健康长寿

那些消息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你讲得很好，很好地
像一台国产吹风机
不用说，当时
我对你印象
颇为深刻
当时，你说
它的结尾是七只鸭子
但我知道，事实上
最多只有 5 只

农村往事之前门山2

回到家
拉开窗帘
让前门山在窗口出现
一支欲望饱满的巨松远远的
高出所有山顶，再高些
仿佛还能穿过那些
用作轻生的浮云。
这让我想起一个死去的朋友
他把这种差不多的感觉
叫做世上红尘
我觉得有点奇怪
你呢
？

玛丽在下棋

O, Mary!
She is hungry.
O, Mary!
She is angry.
我不懂英文
可我知道
你就在角落里
(叹气), 还掉泪。
没有节奏、逻辑
我在一只几乎报废的键盘上
努力敲出这几行字
是因为此时
外面的雪
下得好大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一直在想, 写一首
好的爱情诗吧
献给玛丽

饮水——To Johnny Sean

写一头鸟
让它停在半空
它的样子
很烂, 天空很亮
可是没有啊

我了解鸟
它是很难写的。
转而，我又去画一只鸡
画在一张白纸上
一只黑色的
小小的
母鸡
挺酷的，鸟说。说完
它就飞开了
飞去更亮的天空
顺带也飞去更好的天空
怎么搞成
这样？
我羡慕它

下楼买烟

1、风吹起少年的乱发

我看到风中的鸟是一只好看的烂鸟，迎着风
它正用喙拔掉身上的绒毛。灰土少年太像风之子
意气风发吹着口哨朝我走来
“有火么？”我问他。
没有，他说
我他妈的就是

2、我走下楼

去超市买两盒烟
两盒8毫克的中南海

这会儿，11月还没过去
北方的12月就要到来，夜风中
我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毛衣，一双
朋友送我钓鱼时拖的凉鞋
年少不再，物是人非
今夕是何年？
21世纪还很新
不能搞得太像古人那样太像
几百万中孤单的那一个，偎着小火
我却不是一只凉风中的鸟儿

3、他们说，鸟尽良弓藏
又说燕雀太蠢安知鸿鹄之志
这是什么道理？还说鸟啼花落
穷鸟入怀，不就是说让女人养着
总好过太无聊而去死么？往事如风
即便不像风，它也应该像风那样
轻轻吹去，略显不够过瘾
又回头灌进我的脖子

只是，老朋友
不抒情，你会难以度过？
不抒情，我会活得不好看
明白，你说，保持这个势头。

4、《拖鞋》我穿着拖鞋跑去学校考试
街上寒风刺骨，冷得让人直想呕吐
12月的寒风，它不是12月的
也会是11月的寒风
少年，衣正单
火气燎原

而我恰好知道风
无法吹灭心中火焰
我正赤脚狂奔
5、那是哪一年的事？
昨晚，我又做了一个梦
又梦见一个少年穿着拖鞋跑去学校
天已经很冷了，不是 11 月
就是 12 月的南方早晨
路上没有行人
连一只鸟儿都没有
只剩下阵阵冷风
少年仍然单衣
我感到他
锐气逼人
前途没有光亮
挺诡异的，在梦里回忆一场往事
我已分不清，什么是梦
什么又不是梦

6、这让我停下脚步，停在路上
像一只冻坏的鸟儿，其实也不太像
我只是环顾四周，不够，也抬头望去夜空
叹口气，这是在搞什么呢？十分钟后
我拐过一个直角弯
进入超市

7、写完了吗？
这首诗到这儿，应该写完了
比如它不应该再写风，风已经够冷
它也不应该再写鸟，好的鸟要留着以后使用
回去的路上没别的人，我看到

一个穿拖鞋的坏人
用火柴点燃一支香烟
角落处，一个黑的少年如风随行
很快，又像风那样快速散开
这正是北方刮风的季节
成语上说，风马牛不相及
我说，10个北方加起
也没一个南方柔软。
这太扯
我当然不会说

乌青赠诗，羞改之

当年草上双醉卧——年少不胜酒力
《散装麻雀》烂球鞋——往事回首不堪《有一天》
无聊无聊君莫笑——我苦啊，乌青君
把酒言欢几人在？——正独酌。

2009-12-27 于玉环县、北京

雾是无限的

道元，一个年轻的日本和尚
去当时的中国，也就是宋朝学禅
禅是什么？很难说。因为禅

需要去修行，去悟，在修行中
领悟宇宙的真相，就为了
让我们的身心
全部脱落
“悟是无限的。”
“一草一木兼修行。”
老禅师对道元一通瞎白乎
他道骨仙眉，看着像
一个开悟的演员
深夜2点，和平时差不多
看掉电影，我开始入睡、做梦
这次，我梦见一条唐朝大街
街两边，一个遥远的青楼女子
和一个同样遥远的丐帮子弟
捧着无线上网笔记本，单挑四国
在一场令人失望的大雾里
我从两人中间穿过
进入更深的雾

伊朗？有多晴朗——己丑年岁末 答表扬卖肉的即黑帮诗人张军之追问

写诗，以诗的形式作答，此时身份是诗人，我写的是诗歌
在诗歌上，我走魔道，上弯路，并非善类一个，即便有缘成仙
也为散仙。不愿入真流，不问世事，终日访友喝酒，一切皆性格
使然，日后寻一方半山独岛，自个儿逍遥。简言之，天生废物。
又时代新语曰之：犬儒，即一条玩世不恭的穷狗。逼叨叨的，好了。

说到这会儿的波斯国，你问我，我是不是也会走去街上？言下之意你是肯定会去的。而当年你确实也这么干过。逛人那批裤裆正热的人群，往天空喊上几句，抽空也和身旁的幺妹讲点荤话，更进一步探讨入夜后的性事。我不知如何答你。它不是一个选择题它是一个问题。一个终极问题。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它不是终极的？没有。就说这民主——民主嘛，我本就生育在一个宪法上最民主的国家可内心里，也不觉得有多喜爱——我明白它，不是最好的。虽然到目前为止，它还是最有用的。你知道我不想成为人类英雄还向来害怕牺牲，尤其是意义微小的牺牲。好比，提起那一年除了那两个不愿被写进历史的数字，我们又记住了多少？全金属坦克？几团用来烧烤的火焰？一点广场牌热血？可是那些长了几十年的儿童，他们哪里去了？我没印象那年，我才十岁。既然你追问，我就只能用奥卡姆（这家伙可真够滑头）的剃刀原则回答你：时代在变，你也得跟着改变。你有枪，它们有大炮。更何况，你没枪。找点儿更牛逼的新办法吧让更聪明的人去搞定它。实在不行，也可以把暴力换成讲道理跑到他床上，用银河影像的台词告诉他：这位置很好坐吗？拿着棍子很威风吗？坐过就算了，贾哥。操，你知道的我基本上就是一政治弱智，可政治本身不也够脑残么在这辞旧迎新的下午，我的窗外，没有暴雪，只有阳光依旧泛滥。所以你说，德黑兰，她又能黑到哪儿去？你没作回答，我猜你大概是进货去了。

Happy New Year 2010

下雪了，就会有人冻死
要是不下呢？这事我说了不算
这些年来，我的这种感觉的朋友

没有一个是狠角色，喝着汤
被理论上不能睡的女人深爱着
还是说，一朵晶莹剔透的大雪花？真要
说烂，好像烂得还不够干净
都不小，3、4十岁的人了
你总不能老暗示说，我
就是我自己的国王。
这路子不新鲜
并且还是死路一条
怎么办？上帝，请您晓谕我
我的朋友都是些悬崖
不勒马的纨绔子弟
不相信救世主
可要说愿意
也不太愿意
被风吹走
还吹去

如何失忆，以及拥有失忆术。给H

花两毛钱，让掌握失忆术的哥们给你洗脑，然后
开个光，复制一份给你。费用另算
你还得再给他一毛

那失忆后，怎么找回记忆？
这个有点难度，我想你
只能重活一次
试试看？

竖说，这首诗叫：喜欢社会主义的 还有喜欢资本主义的把手放下

比雪大（雪已经停了）
比荒谬还要真实（很真实）
那只能是我的火气（既大又真实）
就在比傍晚还要晚的 35 路车站
天气比一所印刷厂还冷
一群鸡、鸭正等着排队上车
不是侮辱，实在是我，找不着
比这更合适的词儿。或者猪？
可我喜欢的动物是龙
他们都想回到温暖的家中，我也是
望着残缺的月亮，我点燃一支中南海
“借个火，兄弟。”一个男的凑过来
夹着烟，他（还是像一所印刷厂）已做好
迎接火苗的准备（更像一个变坏的人）
想都不用想，我告诉他，没有。

在南北面馆心写一首，回到家中， 把句子敲进电脑——致最佳诗伉俪 张紧上与发小寻

我明白（我想每个男人都明白）女人不同于男人
两种 100% 不同的动物，如果追究，我也只能说：女人
需要男人，而男人需要不止一个女人（母亲除外）
2010 年了，离毁灭已不远。让女人养起的日子
已经过去，并且你也不愿再找一个（好的）

终生做她的儿子。这是为何？不是问你是我，很想问自己这个问题。你问我结婚他娘的是什么滋味？我说它淡淡的带点咸。你了解，我不会这么说。不会说我们不接受（不会也不愿意）只要够无耻就能轻易虚度一生的想法，还是不敢自觉地成为一个真正混蛋？必要时甚至还向一对正打算归巢的倦鸟解释：当我寻觅到世上最好的女人，正是我发了狂，散步去买一盒香烟的路上。

那个背着编织袋的人 像我大姨夫，之后 更像我大表哥

11 路开到大北窑
车就被堵上了
我插上耳机
翻开手机
放上艾米·纳姆的最新 RAP
一边打开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在城市灯火下一页一页翻看
不难想象，几百万年前
我们还是一群毛猴
几百万年后，在街上
这群毛猴的后代的后代中
有一个模样相似的人
走过桥头正好被我看到

我以为，这只是时空上出了点问题
不像我的大姨父，72岁的老头儿
一个典型的退休乡村教师
和我的大表哥，他的大儿子
前几天还对我说：一起来
不要一个一个敬酒。
那么具体

没事翻一翻天空

有这种诗人（指不定也有这种狗）
即使全天下只剩落一颗灰尘
还是能对着它优秀的表面
说上半个钟头的废话
可如果这颗灰尘也不见了
他还能自言自语多久？
这时，如果抬头，他能看到
一盏闪着红光的红灯
表示风光无限的上班之路
下一站叫：亮马桥
如果继续（他低着脑袋）
也能让目光穿过地心
看到地球另一面的天空
可如果再也没有别的形式
去完成一首诗（他累了）
他没去想，而是翻开手机
在一条一百三十万年前
发给自己的短信里

他用大写的拼音字母写着：
当我仰望天空，我发现
我什么都没发现，不是因为
我不想发现新的什么，这不自由
还因为这太俗气。

西班牙

——妈的，鱼塘又生病了
——还有：慢三，以下就是我
送给你的小说
短了点
可我没忘
两年前的赌
我输了。

09:30，是要说，又一次幸运降临，还是说
每一天醒来，疯狂便自动开始重复？你不愿去想
用几分钟，看着窗外的建筑，在发呆时间回顾
梦里那头熟悉的大象，然后忘掉它。09:40，
下一盘早军旗。2分钟后，听到敲门声，你拉开门
外面没人。09:50，刷牙、出门。一场完整的冬雪已下了
以整个晚上，还在下。这会儿，城市全白了。你想
点起一只香烟，可是没有好的火。十点——10:05
你站在路边，用200个火花才点起那支烟，当你回头
你看到一个肩扛铁锹、胡子像庄子的酷儿呼着白气
大声讲着电话。这辈子，你们都不会再见，你这么想。
回身走去地铁，下到地铁里。10:13，电子屏幕现实
此刻准确的时间，车还没来。所以才有用来等待、

或告诉你“不要跳入铁轨”的站台这种东西。
你没什么着急的事儿，你知道。走去路牌，看看那些曾经住过的地方还在不在地图上。02年，杨庄、九棵树。04年，奥体东门（你想起那些喝酒时左右开弓的老朋友）、还是04年，华严北里（那会儿你以个人，和一个喜欢雨天不带雨伞出门的女人住在一起）、还有光熙门、发条城、罗马湖呢？
你没找到。车来了，10:25，你跳上车。
车里是一群没有表情的中国人。不说话，保持沉默。
每一天，你想，每一天，你都得和他们一起
在到处都是欢乐得生活里等死（有否感到有一点沮丧？）
花20分钟，琢磨这种情感，还不如往脑袋灌入一点
节奏紧张的音符，用来致幻体内每个器官
直到它们全部崩溃，然后门打开，下车
踏上电梯，走出地铁。10:50，街上没什么像样的人，这就够了。你想你，只是一头去上班的活物，并不需要装得像某个大人物那么重要，那么屌。所以放松，在大雪中
等上半小时，在11:17分，跳进傻逼35路
一路搞笑，直达终点。

（一个注：21:30分，结束一天的采风
回到家中，躺入沙发，按开电视
一个年轻的西班牙斗牛士
已顺利完成引逗，正在准备
刺杀一头血迹模糊的公牛。
你躺着，回想：车站对面的
泰式发廊、你在地铁站碰到
朋友的女人，你在路上读到
《米格尔大街》上的烟火师、
几乎和你贴着面，一起乘过5站

那个面带微笑的洋妞（她最美）
一个自己发明的终极笑话、
写给母亲的信——在信中，你说
终于要和一个奇怪的女人
结婚d饿故事。接着，你看到
一剑毙命，公牛喷血倒地
就是这一刻，你想。
你起身
走进卧室
拉开灯，完成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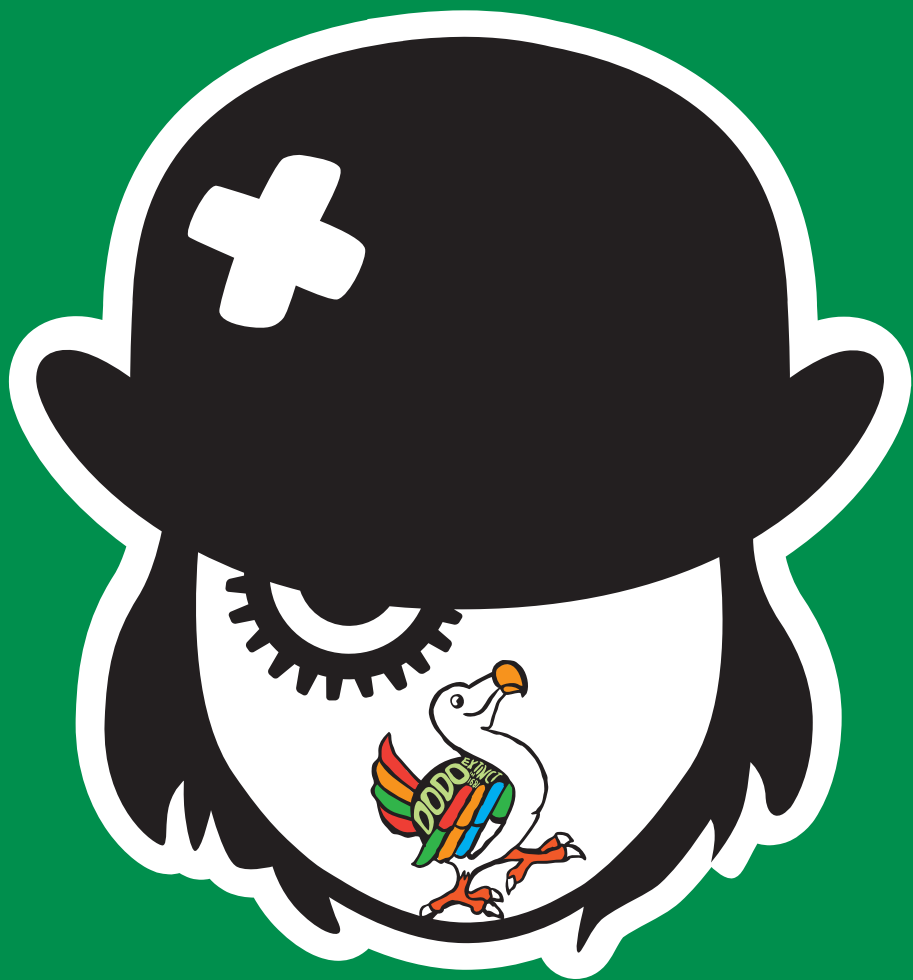
本书由张羞先生授权 坏蛋出版计划，由赵志明编辑，张羞作装帧设计。限量印刷 200 册，单本订购价格为 100.00 元人民币。不得翻印。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bad-egg.cn，以便获取更多信息。

THE FA LLS

THE COLLECTED POEMS 2002-2009 BY ZHANG XIU
EDITED BY ZHAO ZHIMING, BAD EGGS
PUBLICATION PLAN DESIGN & PRINT
COPYRIGHT © 2009 BY ZHANG XIU
ALL RIGHTS RESERVED



¥100.00



THE FALLS

张羞诗集 瀑布

THE COLLECTED POEMS 2002-2009 BY ZHANG XIU
EDITED BY ZHAO ZHIMING, BAD EGGS PUBLICATION PLAN DESIGN & PRINT
COPYRIGHT © 2009 BY ZHANG XIU
ALL RIGHTS RESERVED

坏蛋出版计划 出品